

而通者聖人也。察天性感物而節者君子也。昧天性感物而動者凡愚也。是不以感物而動爲有得也。更請垂誨。大時答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格知至。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於物也。人化於物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觀其下文。明白如此。則知先賢之言爲不可易矣。且味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兩句。亦有何好。而必欲舍其正意而曲爲之說。以主張之乎。程子云。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天理具備。元無少欠。不爲堯存。不爲桀亡。父子君臣。常理不易。何會動來。因不動。故言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便感非自外來也。又曰。寂然不動。萬象森然已具。感而遂通。感則只是內感。不是外面將一個物來感於此也。又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此言人分上事。若論道則萬理皆具。更不說感與未感。又曰。蓋人萬物皆備。遇事時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纔見得這事重。便有道事出。若能物各付物。則便自不出來也。以此四條之所論者而推之。益知先賢之言不可易。而所謂感物而動。性之欲者。不必曲爲之說以主張之矣。湘山詩云。聖人感物靜。所發無不正。衆人感物動。動與物欲競。殆亦與聖賢之意相爲表裏云爾。

附錄

南軒答季隨書曰。遺書所謂未容輕議者。非是爲尊讓前輩。蓋未易明。不應乘快便據目前斷殺。若果下工夫。方覺其未易也。只據前人所辨。亦須自家胸中見得精神乃可。不然。只是隨人贊歎而已。頃年編希顏錄。如莊子諸書所載顏子事多削去。先生云。諸說亦須玩味。於未精當中求精當。不可便容易指以爲非而削之。此事是終身事。天地日月長久。今十二年。愈覺斯言之有味。願吾友篤沈潛之功。以輕易爲戒。(補)

忠肅彭止堂先生龜年

彭龜年。字子壽。清江人。得程氏易讀之。至忘寢食。從南軒質疑。而學益明。登乾道五年進士等。授宜春尉安福丞。用薦爲太學博士。累轉兼嘉正府直講。除起居舍人。寧宗立。選中書舍人。尋陞吏部侍郎兼侍讀。慶元二年落職。嘉泰初。復官。奉祠。開禧二年。以寶謨閣待制致仕。卒諡忠肅。先生言大學格物致知之外。非別有所謂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其疏於各條之下者。卽格物致知之事。未嘗有闕文也。又言大本者。卽此理之存。達道者。卽此理之行。未有極其中而不和者。未有天地位而萬物不育者。不必分說。時中者。以其全得此理。故無時而不中。非是就時上取中也。皆與集註不同。(雲懷案。先生著有止堂集二十卷。)

文定吳畏齋先生龜

吳龜。字德天。醴陵人也。學者稱爲畏齋先生。遷居善化。年二十二。見張宣公。稱其宏裕疏暢。曰。吾道知不孤矣。先

生謂聖賢教人莫先於求仁。乃以孔門問答及周程以來諸儒。凡言仁者。萃類疏析以請正。宣公是之。以進士主  
平南簿。宣公帥廣西。檄攝靜江教授。劉焯代宣公。辟爲司屬。李接作亂。連陷州縣。先生以方略復鬱林。言於焯曰。  
有罪不誅。有勞不賞。師所以久不克也。焯乃大會將士。鬱林之功。而誅南流尉等數人。一軍皆用命。不踰時禽。  
六州八縣盡平。磔接於市。膾其心肝。以祭死事者。南流尉者。宰相王淮甥也。初盜之起。焯責刑獄司。供捕。轉運司  
分餉。二司懼且怨。至是欲中先生。以并中焯。且迎宰相意。乃劾先生。焯上書爭之。先生適以憂去。焯亦改鎮湖北。  
刑槽二司遂劾先生左遷。并及焯罷之。焯亦尋卒。先生服闋。上書爲焯訟冤。言六州之功。犯不測者四。爲其難者  
六。且臣今不忍負劉焯。乃不負陛下也。不報。先生時當赴徽。命以焯寃未白。不行。趙雄林栗趣之。乃赴明年。調  
桂陽軍。酒庫監。賑荒有勞。趙雄薦之。紹熙四年。知無錫縣。陳文節公止齋言其平李接之功。訟劉焯之義。桂陽荒  
政之勤。召赴都堂。尋召試館職。先生對曰。大義不明。而委兵民於交病之地。此今日所患也。靖康之禍。天地之大  
變。而古今之所無。使南渡以來。君臣上下。朝思夕勉。如句踐之報吳。田單之復齊。則將必其將。兵必其兵。上無賄  
取倖得之門。下無虛籍冗費之敝。民力庶其有瘳。而紹興以來。厄於權臣之和議。乾道以來。格於幾會之未集。馴  
至於今。又非前比。以儉安爲和平。以不事事爲安靜。天經地義。陷溺而不知。竭州縣之力。以養不耕不戰之軍。不  
惟不可用於外。亦未保其恬然於內也。除祕書省正字。六月。召姜特立。先生率同列上封事。命隨寢。秋九月。率三  
館之士請過重華宮。不報。冬十月。與同列三上疏。不報。又自上疏諫。不報。又因慶節奏曰。慈福有八十之太母。重  
華有垂白之二親。不於此時問安上壽。何以慰二宮之心。五年春。白宰相乞召朱子揚誠齋。夏四月。又率同列上  
封事請過宮。又自上疏極言之。不報。時止齋亦以爭過宮不從。求去。先生爲書留之曰。今天下安危之機。已判然  
可見。而未聞有叩頭流血牽裾折檻之士。方且曰。是不宜激。激則已甚。公不於此時有所奮發。爲士大夫倡。第潔  
身而去。不欲歸過君父。身雖退。奚益。止齋改容謝之。寧宗卽位。遷校書郎。俄除御史。其冬。以災異陳五事。一曰居  
喪次以答神人之心。二曰審最殿以徹宗社之福。三曰寢御札以專廟堂之責。四曰體乾綱以強主德。五曰建皇  
極以正人心。是時韓侂胄已用事。累以御批行。故先生及之。有詔侍從臺諫言事。先生請廣之。百執事悉許。盡言。  
上將移御大內。先生上疏略曰。壽皇破漢魏以來之薄俗。爲高宗服三年之喪。陛下輕棄喪次。無以慰在天之靈。  
況大母春秋高。壽成又當大變之後。皆悲切而不自聊。今陛下在行宮。瞻前顧後。猶有憑恃。一旦舍之以去。兩宮  
何以爲懷。陛下卽位以來。未見上皇。其間必有幾微曲折。非外庭小臣所能盡言者。陛下宜篤勵精神。俟上皇和  
豫。徐爲覘見之謀。何苦爲是趣迫之舉。而況行殿之次。三年之喪。所以祈天永命之意。實肇基立本乎。此其後御  
札日感。復上疏曰。陛下臨御未數月。今日出一紙去宰相。明日出一紙去諫臣。其他令由中出。不知其幾。昨日又

聞侍講朱熹以御札畀祠祿。中外惶駭。謂事不出於中書。是謂亂政。熹當世老儒。清議所出。陛下無謂天下爲一人私有。而用舍之間。輕易快意。尋駁史浩議。集議孝廟配享。先生謂艱難以來。首倡大義。不與賊俱生。不以成敗利鈍異其心者。張浚一人而已。孝宗皇帝規恢之念。一飯不忘。歷考相臣。始終此念。足以上配孝宗在天之靈。亦惟張浚一人。議不合。求去。外除江西運判。半載罷歸。於是學禁正興。先生入慶元黨籍。五年。學禁稍弛。復官奉祠。嘉泰三年。除廣西運判。改知鄂州。尋以戶部員外郎總領湖廣江西京西財賦。時則有開邊之議。金人謀知增戍。先生移書當路。請號召沿邊忠義人。以保疆場。刺軍中子弟。以補軍實。增棗陽信陽之戍。以備衝突。分屯陽羅五關。以捍武昌。杜越境誘竊。以謹邊隙。選試良家子。以衛府庫。且謂金懲紹興末年之敗。今其來必出荆襄。官有儲峙。乃舛輪湖南米於襄陽。得五十萬石。芻豆倍且過之。又以湖北漕司和糴米二十萬石。分輸荆鄂安信四郡。又儲銀一百萬兩爲軍費。拔董達孟宗政柴發等。其後皆爲名將。而襄安鄂之圖。卒賴儲峙之力。人心不搖。閏月。召赴行在奏事。尋除祕書少監。對言臣所聞於師友者。唯大義是究。未嘗舍是而言他。今縱未能一舉以大快神人之憤。亦宜簡收人才。蒐練軍實。使一日有一日之積。一歲有一歲之功。其次招勇敢。實險要。廣招募。明間諜。光鄂當經理。江黃當增戍。於良家子中增爵賞。以募閒探。擇近臣授之節制。視前請加贍。又言恢復之計。必先內後外。日積月累。使規模先全。異論不搖。侂冑方銳意尅期用兵。弗善也。乃以上流告饑。除祕閣修撰。知江陵。理賑貸事。辟黃公勉齋爲司屬。先生念金人萬一窺襄陽。則荊州爲天下劇。方高氏有國。嘗以二海爲水防。乃大發緡錢。首築金鑾內湖。通濟保安四櫃。以達於上海。而注之中海。拱辰長林藥山棗林四櫃。以達於下海。又分高沙東漿之流。由寸金隄外。歷南紀楚望諸門。東匯於沙市。爲南海。又於赤湖城西南。遏走馬湖。慰斗陂之水。西北注李公櫃。水勢四合。高可注而下。卑可限戎馬。深可舟。淺不可揭。隄上有路。路端有隘。而隄穴以相灌注。其後金人東至竟陵。北窺荆門。而不敢窺江陵者。以此。又請募茶商水手。調荆岳鼎澧義勇防城。是冬。金人犯棗陽。先生謂棗失則郢重。郢重則荆危。請調兵援之。未報。金人已圍襄陽德安。乃以二千人援郢。以一千三百人會百頃。義勇千人援襄陽。有詔節制軍馬。金人迫竟陵。遣張榮以八百人援之。又招神馬陂潰軍得萬人。以三千人援襄陽。以八百人援德安。有詔除寶謨閣待制京湖宣撫使。竟陵將魏友諒乞濟師。以一千五百人應之。又遣章彥珍金安世各將五百人駐龍澗。又使馬瑾以一千四百人再援竟陵。遣應城將董達郝思各將兵援郢。陳椅以四千人守荆門。張榮敗死於竟陵。金人圍郢。而吳曦反書至。會魏公鶴山罷官歸。道出江陵。先生留爲參議官。委以西事。募死士入郢。令王宗廉以死守。而調諸軍分道夾擊。始解郢州之圍。乃督諸軍自京山進援德安。而自黃陂約山砦諸軍進解襄陽之圍。始爲西討之計。以軍扼秭歸巫山。立柵石門。控均房之險。轉夔峽之粟。以待王師。又募得斷士趙

師濟。令往說夔州僑帥祿禧。於是寧宗除先生刑部侍郎。手詔付以西討之事。而安丙誅曦。露布至夔州。亦誅禧。先生並上其功。請厚其賞。當事之殷。荆湖人情岌岌。徵先生支柱之事。且殫。寧宗乃復以手詔令先生諭蜀。且商善後之事。自夔趨河。與安丙定議。區畫分屯。首奏揚震仲死節。李好義有大功。皆應賜諡立祠。劾蔣介不忠。將歸報。會除數文閣直學士。即授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先生列上倡義之士十有五人。守節二十九人。去官二十三人。受僞命九人。又上人材五十二人。請養成之。以爲異日用。又請蠲賦役。以幸蜀民。其略曰。竊惟蜀之利病。莫甚於賦斂。姑以養兵言之。歲有二千萬之供。取民百端。未易毛舉。鹽課之在建炎八十萬緡。後改行引法。遞增至四百萬。今雖數數寬減。尙存二百餘萬緡。酒課在建炎一百四十萬緡。後改場店法。遞增至六百九十餘萬。今寬減之餘。尙存四百餘萬。茶產本無幾。元豐紹興增倍以來。今二百餘萬緡。布估不過六州。天聖時。每疋給以本錢。建炎不給本錢。而疋二千。今一百三十七萬緡。以至二百萬緡。畸零之錢。與三十萬緡激賞之緡。當時固云軍興暫科。事已即罷。其後取之自如。展轉滋甚。異時養兵費二十萬緡。今已增倍至五十萬矣。不知何以爲繼。兩界錢已五十萬緡。今又添印五百萬。且增一界又二千四百萬緡。不知子母何以相權。重以揆吳之變。總取之積。耗於妄賞。關外轉輸。焚毀殆盡。今平賊之後。諸軍累資俱高。每歲俸給增添。何啻二百萬緡。軍興之際。起夫運糧。固不可絕。地遠者出夫庸。是亦權時之宜。然有令人寒心者。臣始至巫山。土民遮道。謂巫山科夫五百。每夫爲錢八十緡。以鄙小之縣。刀耕火種。裁自給。而輸緡四萬。餘可類推。方軍事之殷。非財莫濟。願以蠲減之議爲獻。似不知時宜者。願廟堂之上。明詔侍從郎省之臣。有懇惻愛民。備諳蜀事者。相與討論。行下宣制總司。研窮節目。條列利病。凡無名之供。煩重之賦。一切蠲減。庶幾與民更始。咸被實德。祈天永命。無越於斯。時不能行。嘉定元年。至成都。祀周程於學宮。配以朱張。與士子講正學。先生以蜀之楮幣。舊號交子。隨聞更易。曰兌界役。以二千五六百萬爲界。惟兩界並行。今增印至八千萬緡。漸不可繼。與宣撫使總領所共請以帑金三萬兩銀一百五十萬兩。更自朝廷賣僧牒。收回增數。未報。而總領所忽下令於利州收兌。人情皇駭。先生截留九十三界新引五百萬。就成都置局。且諭民以收兌不盡之數。行用如故。浮議遂止。然自是與餉臣不諧。有詔召赴行在。會羌人寇邊。尋請降。先生謂但須增戍防守。而安丙必欲擊之。反敗。自是與丙亦不諧。次年東歸。荆之土民夾道迎拜。像而祠之。先生歎曰。吾昔守此。正南園未解。西禍又作。嘗指天誓心。幸得濟事。卽幅巾歸里。今又累年矣。乃上疏請休。徑歸長沙。而臺臣乘間論之。落職。尋奉祠。次年卒。詔復學士。諡文定。恩卹如制。先生聞言必復。見義必爲。勇不可奪。而未嘗有威氣矜色。聞人之過。曰。此必非其本心也。蓋徐察之。有善不啻己出。其在荆南也。外而幕府十餘人。內而士友十餘人。賓客之往來不絕。每且卽出見投獻利害者。以大紫袋貯之。歸輒以示人曰。又得一囊。送之書院之士友。令

參考之。又會通以幕府之議論。將晚。士友及幕府各以所見來告。初與和齊斟酌而求其當。然後從而行之。間舉酒一二觴。夜漏數行而後退。則以言語慰藉諸人。察其有無而周卹之。以是事無不知。知無不行。勉齋嘗曰。近日圖維國事。善資於人。未有如吳公者也。鶴山亦曰。吳公之碩大寬深。山嶽鎮而江河流也。(修)

祖望謹案。先生畏齋集六十卷。今無存者。宋史本傳甚略。不足以詳其本末。如先生者。有得於宣公求仁之學。而施之於經綸之大者。非區區迂儒章句之陋。而其好用善人。則宰相材也。惜乎宋不能大受之。以極其施焉。

文清游默齋先生九言

游九言。字誠之。初名九思。建陽人。十歲爲文。詆秦檜。及長。銳志當世。初筮古田尉。入監文思院。被旨視行在災傷。歸白都堂。放苗八分以上。張宣公帥廣西。辟幕下。宣公弟構帥金陵。復辟撫幹。時禁方嚴。先生記上元縣明道祠。痛譏之。調全椒令。開禧初。爲淮西安撫機宜。尋知光化軍。充荆鄂宣撫參謀官。卒。贈直龍圖閣。諡文清。先生始學於宣公。宣公教以求放心。久之有得。嘗序太極圖曰。周子以無極加太極。何也。方其寂然無思。萬善未發。是無極也。雖云未發。而此心昭然。靈源不昧。是太極也。欲知太極。先識吾心。讀者稱之。號默齋先生。(參閱書)

梓材謹案。南軒文集答先生問忠信諸條。先生自名九思。朱子文集答先生三書。旁注九言。蓋一原名。一改名爾。

雲濠謹案。謝山跋攝山游文清公默齋題名云。默齋兄弟。並爲張氏湖湘高弟。而受其學於漫塘劉公。宋史不著漫塘之學所出。非也。

附錄

劉漫堂吳氏義堂記曰。默齋先生釋孟子善推所爲之言曰。推者。自近而推之。若水盈科而後進。若近有所遺。則遠必不行。(補)

莊簡游受齋先生九功

游九功。字勉之。建陽人。用蔭補官。嘉定中。興元失利。先生知金州。將兵備禦。收復鄰疆。除湖北運判。知鄂州。召爲兵部郎官。入見。首言守邊必先結人心。又言征役無已。以資苞苴。囊橐。而民心失。將帥險削。功賞不以時下。而軍心失。倚仗諛佞。諱疾忌醫。而士夫之心失。出知泉州。端平初。召爲司農少卿。疏論好貪多佚。罰諸賢。或號召未至。又論沿邊夫役之弊。兼樞密副都承旨。知慶元。以循吏稱。入權刑部侍郎。巧祠。再召。不赴。除待制。加寶謨閣直學士。先生清慎廉恪。與兄九言自爲師友。講明理學。號受齋先生。寶祐中。諡莊簡。(參姓譜)

鄉舉周斂齋先生

周爽字允升。湘鄉人。乾道間。鄉薦再舉。不第。南軒問天與大極何如。先生曰。天可言配。大極不可言合。天形體也。大極。性也。惟聖人能盡性。人極所以立。南軒以爲然。題其亭曰斂齋。

梓材謹案。先生又及戴岷隱之門。說見胡季隨傳後。

知州趙先生善佐

趙善佐字佐卿。邵武人。以宗室子授將樂丞。累官知泰州。常德府贛州。卒官。雲濠案。先生別傳。奉法愛民。以勤儉自約。不妄費公帑。干請無所應。在贛踰年卒。民哀思之。著有易疑問答。先生嘗受學於南軒。亦嘗從朱子遊。(修)

簡先生克己

簡克己。南海人。不求仕進。

吳先生倫

吳倫字子常。零陵人也。南軒帥江陵。以先生從。臨終。謂先生曰。蠶蛭人欲之私。春容天理之妙。(補)

蔣淡巖先生復

蔣復字汝行。零陵人。隱居南山。介然自守。非其人。不與交也。所著有淡巖文集。零陵之從南軒者。先生與吳倫最

有名。(修)

機宜陳克齋先生琦

陳琦字擇之。號克齋。臨江人也。乾道進士。張於湖。招入幕。因從南軒遊。進進日新。南軒甚屬意焉。主衡陽簿。有殺人於野。而主名不立。提刑鄭丙責主者急。吏迹一驛卒。其擔有血。掠訊誣伏。先生疑之。診尸。得死者。視署曰。羅仲美。乃懸之。有見之者。曰。吾子也。與吾族子餘皆商。今乃死耶。先生卽命逮餘。一訊而服。蓋仲美資倍於餘。以此致死。而驛卒乃得白。南軒帥桂林。復招入幕。邕州歲市大理馬。馬來已二千里。傳致諸軍。又數千里。多道死。先生令修圍而飼之。瘠者止。良者行。後者至。先者發。自是馬無耗者。遷贛。縣丞。政最。知興國縣。留衡公帥蜀。辟爲機宜。初。蜀之民私以楮券爲貨。謂之交子。至天聖中。官始權之。再歲一易。謂之交界。其後有司因以爲弊。凡券之微壞者。皆沒入之。不賂不易。蜀之民爲屯十有八。所隸之將三。士之廩給。當折物爲錢。必視其所屯之地。稱其土物之直。以直之低昂。爲錢之多寡。故米之估。則龍州得仙關之半。絹之估。則興元得西和州之一。銀之估。則大安得龍州之半。而過之。乃有軍在某州。反見他州之估者。衡公憂之。謀於先生。杜交界之奸。以信楮券。平廩給之估。以

魁士心。蜀人大悅。朝議欲用爲郡。會病卒。論者惜之。先生負用世才。遇事迎刃而解。事至不拒。事定亦不自有其功。與人絕無崖岸。而亦不詭從也。(修)

祖望謹案。南軒弟子。多留心經濟之學。其最顯者爲吳畏齋。游默齋。而克齋亦其流亞云。

附錄

□□□曰。陳擇之通曉民事。但講論多有成說爲礙。

山長鍾先生如愚

鍾如愚。字師顏。湘潭人。南軒之弟子也。年十六。以書問仁。因留受業。弱冠中進士科。刻意學而不仕。晚官嶺海。引年而歸。除南嶽書院山長。監南嶽廟。

張錦溪先生巽(父寓)

張巽。字子文。泉州人。父寓。知臨江軍。嘗與南軒共學。遣先生從之遊。時晦翁之學盛行。惠安劉鏡。晦翁之及門也。先生數往問之。未能釋然。曰。恐晦翁之教。不止是也。乃走武夷謁晦翁。以所嘗與南軒講論中和之旨告之。曰。此某與南軒晚年畫一工夫。臨別。又請教。晦翁曰。南軒記嶽麓某記石鼓。合而觀之。知所用力矣。先生退而喜曰。吾謂其不止是也。既歸。日從事於涵養體察。久益明淨。或勸其著述。曰。於所聞所知。尙未能加意。安敢妄作。有草堂在錦溪。稱錦溪先生。

進士王先生居仁

王居仁。字習隱。常寧人也。嘗與襲蓋卿同學於南軒。登進士。(補)

忠肅趙先生方

趙方。字彥直。衡山人。早從南軒學。(梓材案李臨川先生數南軒弟子。謂趙方。未必可指爲受業。見謝山奉臨川帖子二。考宋史本傳云。父棠。少從胡宏學。嘗見張浚於督府。浚奇之。命子栻與棠交。方遂從栻學。是明言忠肅爲南軒弟子。史傳又言其提舉京西常平時。劉光祖以耆德爲師。方事以師禮。自言吾性太剛。每見劉公。使人更和緩。是忠肅又以後溪爲師矣。)淳熙中。舉進士。歷知青陽縣。告其守臣史彌遠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刑罰中教化。以爲名言。又知隨州江陵府。寧宗時。知襄陽府。牒知金人謀犯境。上疏力陳不可和者七。戰議遂定。其後累敗金人。進至顯謨閣直學士。大中大夫。刑部尙書。俄得疾。進徽猷閣學士。京湖制置大使。力疾稿師。第其功上之。病革。曰。未死一日。當立一日紀綱。引扈再與臥內。勉以協心報國。貽書宰相。論疆場大計。尋卒。是夕有大星隕於襄陽。贈大師。諡忠肅。先生起儒生。帥邊十年。以戰爲守。合官民兵爲一體。疆制總可爲一家。其歿

也。人皆惜之。先生嘗問相業於劉靜春。清之對以留意人才。故知名士皆拔爲大吏。諸名將多在麾下。推誠擢任。能致其死力云。

教授梁先生子強

梁子強。字仁伯。不知何所人也。南軒高弟。嘗官潭州教授。(補)

縣令鍾先生昭之

鍾昭之。字彥昭。樂平人也。紹興進士。爲善化尉。司教官陽。遷宿松令。從南軒遊。南軒手書淇澳一章。期以學問到。則天理明而本心立。先生服膺終身。所至。士民皆敬愛之。(補)

蔣先生元夫

蔣元夫。清湘人也。從南軒遊。亦嘗學於象山。(補)

直閣沈先生有開

沈有開。字應先。常州人也。少嗜學。志其大者。張宣公守嚴州。士從之遊者尙少。先生首執贄焉。時呂成公亦仕嚴。喜曰。吾一日得二師。已而二公入京。先生又從之。薛良齋陳止齋至常。先生又從之。訪經制之學。而歸宿於求仁。遂謝去。文字華藻。煥然有得。時人罕知之者。而先生有以自樂。不顧也。晚乃奏名上舍。教授處州。歷遷工部刑部。架閣文字至大學博士。與諸生講學罷。杜門讀書。爲樞密院編修兼實錄院檢討進祕書丞。先生不事請謁。留衛公異之。延之問當世事。先生爲言淳熙末年。知名之士多滯下僚。當振拔之。於是衛公令先生條具人才簡用之。士氣頓奮。衛公以此得人望。然先生未嘗以之告人也。久而稍知之。而不悅者。遂忌之。以著作郎充嘉王府贊。讀兼兵部郎。先生進講。反復於君子小人之際。寧宗卽位。先生與於趙忠定公之謀。遷起居舍人。起居郎。皆兼侍講。時嘉邸故宮僚多。時時宣入禁中。賜坐。問國家大事。及民間疾苦。於是忌者益恐。以爲先生輩且大用。乃合力相與謀所以排之者。首以危語中之。先是光宗不肯過宮。中外胸胸。或傳先生在忠定座云。外間傳嘉王出判福州。許國公判明州。王軍士庶已擁戴相公。先生固未嘗有是言。忌者遂據以入告。於是遂得七十餘紙。皆忠定賓客也。彭龜年徐誼會三聘與焉。且將置獄治之。直閣蔡璉所爲也。范仲藝等力解之。乃已。家居十年。起知徽州。奉使江東。連疏求去。復以知太平州。遂乞致仕。詔加直龍圖閣。家居又十年而卒。水心銘其墓。謂先生之學。不銜於繁而守其要。可謂善言德行者矣。(補)

撫幹會先生揜(父信道)

會揜。字節夫。建昌人。其父信道。以學問識度爲呂紫微輩推重。先生隆興元年進士。從南軒遊。(補)



附錄

南軒與會節夫撫幹書曰。左右天資之美。闢處正宜進步工夫。不可悠悠。且須察自家偏處。自聲容氣色上細細檢察。向在長少。或者多疑左右。以爲簡忽。此雖是愛憎不同。要之致得人如此看。亦是自家未盡涵養變化。異日願有觀焉。

縣令宋先生文仲

宋文仲。字伯華。安陸人也。景文之後。寓居衡陽。南軒高弟。其知長沙縣時。止齋爲漕使。將薦之。曰。具官有通務之才。而發於謙和。有及物之志。而安於靜退。蓋文仲雖生長南土。其家學則中原文獻也。頃丞萍鄉。藹有名譽。方臣假守桂陽。得其爲人。就訪之。而文仲嘗爲桂陽錄事參軍。授臣本軍會稽錄一卷。臣遵行之。所以能蠲除宿負。罷弛斜科。不得罪於其民者。文仲之助也。尋領使事。訪以九郡利病。無不周知。前者倉司糴補諸郡米僅十萬斛。今者漕司蠲殘亦數萬緡。皆文仲發之。臣以爲文仲雖衡陽人。實國士也。召赴都堂審察。其後不知官位所至。(補)縣令宋先生剛仲

宋剛仲。字仲儼。文仲弟。亦從南軒。嘗知高安。與兄齊名。(補)

文肅吳竹洲先生微

吳微。初名僈。字益恭。號竹洲。休寧人。紹興進士。歷知泰州。晦庵南軒東萊龍川梭山石湖止齋皆與之友善。其倅邕也。南軒以書告晦庵曰。吳益恭忠義果斷。緩急可仗。未見其匹。及歸。而得對南軒書。孔子之剛。會子之勇。南方之強。三章以諗別。既又以書相勞於中都。先生以親老請祠。餘閒與從遊窮經論史。考德訂業。分齋肄業。如安定湖學之法。以爲教。卒諡文肅。(參竹洲集附錄)

雲篋謹案。儒林宗派列先生於南軒門人。程篋墩序先生文集。言其知邕州時。南軒方經略嶺右。而先生獲受教焉。

知軍曹先生集

曹集。不知何所人也。其知南康軍時。揚誠齋薦之。曰。具官胄出世家。躬服寒素。少從名儒張栻講道。以爲士君子之學。不過一實字。再列朝班。皆在六部。不事干謁。不肯附麗。皆以爲任。及知南康。其政一遵朱熹之舊。如乞均減星子一縣穀賣。如輟郡廩以教育白鹿書院生徒。皆朱熹欲爲而未及盡行者。南康地瀕民貧。每歲流徙不絕。今皆安集。無有愁歎。望賜旌擢。以爲良吏愛民之勸。誠齋是疏所薦二人。其一爲王道夫。其一爲徐居厚。而先生參之。賢可知矣。因歎南軒弟子脫落者。蓋不止十七也。(補)

知州蘇先生權

蘇權字元中仙遊人侍父洸官賓州因學於南軒淳熙中登第歷梧州推官調福州教授改秩知餘干縣終辰州守有春秋解三卷(補)

通判周先生去非

周去非者永嘉人涇泚先生族孫也學於南軒嘗從之桂林有嶺外代答十卷所記皆桂林事也成隆興癸未進士通判紹興府(補)

法曹謝先生用賓

謝用賓祁陽人也少跌宕負才氣嘗讀南軒晦顏錄而慕之造謁門下求一言可以行之終身者南軒曰其敬乎自是守之不替以特奏名任橫州法曹(補)

蕭定夫先生佐

蕭佐字定夫湘鄉人也其父為黎才翁壻故從五峯胡氏學而於張宣公為同門先生因受業於宣公授以居敬之旨朱子帥長沙先生以進德之說請益曰守先師之訓十五年矣今見先生如見先師也鶴山嘗為作師友堂銘

文懿李雁湖先生壁

李壁字季章自號雁湖居士眉之丹稜人文簡公燾第三子也先生少英悟日誦萬餘言屬辭精博周益公見而異之曰此謫仙才也孝宗嘗問文簡卿諸子孰可用文簡以先生對以父任入官後登進士第召試為正字寧宗朝累遷禮部尚書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葉紹翁四朝聞見錄稱開禧初韓平原欲興兵遣張嗣古覘敵張還大拂韓旨復遣先生先生還與張異詞階是進政府云云是先生附和中原以致顯要令人歎文字之為虛車然其爭邱宗卿之賢用張威以平寇亂雖功不足掩罪而知人之明則不容沒也嘉定時卒諡文懿先生嗜學如飢渴羣經百氏搜抉靡遺於典章制度尤綜練所著有雁湖集一百卷消塵錄三卷中興戰功錄三卷中興奏議若干卷內外制二十卷援毫錄八十卷臨汝閣書百五十卷先生父子與弟文肅壘皆以文學知名蜀人比之三蘇云(參史傳)

雲濠謹案謝山劄記文懿有雁湖集消塵錄臨汝閣書百餘卷

梓材謹案真西山跋劉靜春與南軒帖云是歲淳熙戊戌眉山參政李公年甫冠其季今制閫侍郎十有八耳靜春皆以蜀中師表許之又屬宣公成就之侍郎謂文肅參政即先生也據此則在南軒門者不獨文肅

附錄

矣。

口口口曰。大參薨。背海內瀝氣。方其壯年。銳於立事。論論豈無少差。要於大義無愧。中間維持善類。破除姦黨。厥功不細。至於掩貫古今。臨事商榷。憂國憂君。一飯不忘。今世如斯人者幾希。(補)

文肅李悅齋先生墓

李臺。字季允。丹徒人。文簡第七子也。學者稱爲悅齋先生。文簡以史學傳家。七子俱有文名。而雁湖與先生最達。受業於樓迂齋劉靜春。遂從張南軒遊。時先生求道甚銳。南軒戒以勿急於求成。自是循序而進。紹熙庚戌。進士聲華籍甚。以召試爲館職。廷對忠讜。累官至知潼川府。改知常德府。以安靜爲治。當時蜀患未靖。備卒內訂。先生繕兵訓戒。盜不敢犯。卒以自斃。改知夔州。時與士子講學。夔人愛之。內召累遷爲禮部侍郎。理宗請倚甚。至將引之參議。而先生正色立朝。持論侃侃。政府忌之。出爲沿江制置副使兼知鄂州。金人犯蘄。皇甫退。朝議將總領所招親效軍。張勇軍參商軍皆隸制司。而制司又別有帳前一軍。其漢口舟師。則鄂州守所屬也。先生以諸軍皆因烏合之衆。未訓未練。而舟師亦惰於講習。大爲振刷。武昌士氣始奮。然先生卒與諸司爭曲直不能。請罷。詔知遂寧府。遂寧故文簡文懿所治。有遺愛。聞先生至。曰。吾舊郎君也。其政不肅而成。蜀事日壞。朝臣亦多不願往者。乃以先生爲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漫塘劉文清公貽之書曰。制使以世家子帥梓里。人望所屬。甚不易副。此政府內懼。爲誘以分責。尙謹旃哉。然先生以安靜鎮之。蜀中稍治。已而以禮部尙書召還。淳祐元年。奏請以周程張子從祀。又言王安石雖罷享。而因循未黜。乞亟進三人者以易之。詔可。(梓材案先生以嘉熙二年卒。淳祐在嘉熙之後。當是端平元年。故其次年。詔議胡孫邵歐周馬蘇張二程十人從祀孔子廟廷。)累遷資政殿學士。知眉州卒。諡文肅。先生父子兄弟以文章著。眉人比之三蘇。後溪劉文節公爲老泉請賜諡。雁湖助之。故得一字之典曰文。或諧先生曰。吾子卽他日之卯君也。然先生立朝。始終一節。不肯詭隨。所以終不登二府者。有得於伊洛之正傳。而其所至。皆有吏聲。要屬有用之才。固不徒以文章。亦非任談道學者比也。所著有李文肅集。蓋元祐有洛蜀之爭。二百年中。其學終莫能合。及後溪與先生兄弟出。鶴山繼之。遂合其統焉。時蜀有張福之亂。逐制使。戕總領。剽殺縱橫。吏或死或逃。無敢抗者。已殘削且及。潼先生疾馳至任。提刑曹叔遠方謀死守。見先生至。大喜。亟集義壯。治諸縣墮堞。設木隔礮。凡可以壞賊之具。無不集。上下激勵。賊規知有備。取他道去。先生之兄文懿守遂。亦感爲禦賊之計。用是以因賊使自斃。而成都亦以此得安。城西牛頭山極險。先生謂叔遠曰。昔日相里貴據此山以攻城。幾爲所破。今可委此山於城外耶。乃跨山包之。逼西溪之集。以達武江。而天險爲城中所有。遂恃之無

恐（從蔣氏所藏稿底錄入）  
附錄

口口口口曰：侍郎曠昔立朝，稍稍附致，則立致卿相。在鄂落日，置是非不問，則亦可緩西歸。而一節凜然，可謂不覓出處之義者。（補）

祖望謹案：時季允以鄂州制置副使改知遂寧，尋改四川制置。遂寧，巽巖所舊治也。又案時侵堂薦荆門張元簡荆湖機幕，羅愚文恭子。

運判劉退庵先生強學

劉強學，字行父，衢之西安人也。刑部侍郎穎之子。侍郎受知張忠獻公，令與其子宣公爲友。其後嶽麓之教大興，宣公帥泉州，令彪先生德美掌書院事。先生既納拜，宣公授以伊洛源流，而德美又爲言其詳甚悉。以太學生奏補官，累遷至知南康軍。饑民曠聚爲亂，向多以招安得官者，姦宄益豔之。至是復曠聚，先生大發粟賑之，而僂其幸亂始禍者，建祠以祀周程。以近思錄教士子，擢爲廣東提刑，改運判，尋爲湖北提刑。嘗曰：今吏多斂法以活人，此東坡所謂外徵雪冤之賞，內希陰德之報者也。豈辟以止辟之意，故先生於獄事最盡心焉。尋復改運判以卒。先生學有原本，嘗誦孟子求在我之言，以之名齋。又自署曰退庵，其於仕宦泊如也。（補）

鹽事宋西園先生姓（附子自適）

宋姓，字茂叔，金華人也。初從呂成公學，論通鑑貫穿不窮，成公大奇之。已而學於宣公，卓然自立。成紹熙進士，主高安簿。江西帥漕如王公蘭邱公密尤公袤皆重之，引爲上客。邱公使金，引爲書狀官，歸除融州掾，秩滿，辟爲廣西鹽事司主管官，諸司亦皆拭目待之。周益公稱之曰：茂叔氣象和平，議論堅正，明敏足以決事，廉勤足以厲俗，其於經史皆究本原，年四十餘，卒官。君子惜之。先生雅工爲詩，嘗次放翁韻曰：欲求平易多成拙，稍涉新奇卻未工。得句直須參造化，此身何必問窮通。西山謂先生詩之閒淡，蓋亦得之宣公者多。子自適，字亦佳。（補）

學博潘先生友端

潘友端，字端叔，金華人，年十七，卽從張呂。（補）

雲懷謹案：會稽續志載先生淳熙甲辰進士，爲太學博士。

彭氏家學（胡劉二傳）

知州彭澹齋先生欽

彭欽，字仲恭，一字仲敬，忠肅公龜年子也。以任入官，忠肅作初筮箴勉之曰：處事必公，舉職必勤，馭吏以正，撫民

以仁誠以事天。和以接人。惟儉與廉。治兵及身。嘉定四年。以忠肅恩。擢軍器監主簿。次年輪對。其略曰。人才者。治功之本。學術者。人才之本。今貪冒奔競。欺罔苟且。為害極矣。古人幼學壯行。本諸仁義忠信。後世專以科目取士。所學非所行。所行非所學。宜明示好惡。風勵四方。時於科舉之外。表顯實行。以激昂之。尋乞外。通判嘉興。移潭州。所至監司皆薦之。而京西制使趙方尤力。差知峽州。練軍實。識間謀。戮盜魁。正祀典。卒為忌者所中。被劾奉祠。鶴山魏文靖公深惜之。先生嘗自書座右曰。懲忿如摧山。窒欲如填壑。遷善如風速。改過如雷烈。所著有澹齋自鏡一卷。愛蓮堂官箴一卷。(補)

直閣彭先生敘

彭鉉。字仲誠。忠肅次子。以父澤錄用。嘗為寧都幹辦。累知贛州。蜀捕賊二十萬。擢直寶謨閣。湖南漕。所著臨川可否錄。備寇議事錄。(參臨江府志)

梓材謹案。謝山原底於南軒學案卷端。劄記云。廣東提刑彭鉉。卽仲誠否。

彭先生法(別見二江諸儒學案)

游氏門人

文清劉漫塘先生序

劉宰。字平國。號漫塘。金壇人也。紹熙元年進士。主江陵簿。調真州司法。詔仕者非偽學。不讀周程等書。纔得考試。先生喟然歎曰。平生所學者何。首可斷。此狀不可得。卒弗與。累進直顯謨閣。主管玉局觀。召奏事訖。不為起。尋卒。謚文清。先生隱居三十年。平生無嗜好。惟書靡所不讀。既竭日力。猶坐以待。雖博考訓注。而自得之為貴。有漫塘集。語錄行世。(參史傳)

祖望謹案。先生宋史有傳。顧不詳其學術之源流。潤州舊志則曰。先生與王正禱。途同受學勉齋。予考之。乃默齋游氏弟子。非勉齋也。先生少志伊洛之學。其時丹陽有竇文卿兄弟。湯叔永皆嘗從晦翁遊。從之講習。顧未嘗稱弟子。及與周南仲為同年。又從之問水心之學。至於慈湖。則雖未嘗登門。而亦究心於其說。最後尉江寧。乃得默齋而師之。然則先生當為南軒再傳也。(先生文集序中俱是鶴突說。過不知何故)觀先生於默齋稱夫子。於勉齋稱丈。則可見矣。宋史又略其諫史鄭二相之大節。而序其任卹之小事。不知何以草率至此。時朝臣喬行簡等皆薦之。禮部侍郎袁燮又舉先生自代。史彌堅奉祠家居。亦薦之。祖望又案。漫塘本有語錄十卷。吳禮部師道嘗跋之。而惜文集之不得見。今予得見其前集。而編求語錄。未得也。漫塘尚有後集。并京口耆舊傳。今亦亡。

勿止二字。一是聖學之門。一爲聖學堂奧。止者。至善之地。不可有加。勿之後工夫甚多。方到得止地。來論所謂資勿之義。以止其妄。竊謂未然。人能止於至善。則妄去矣。如何。（回隱主簿）

世間無求於人。亦有兩。有可爲世用。而不屑求者。亦有自知其不可用。而不敢求者。若某真是自知不可。故甘心屏處。（回趙御幹）

有身之窮達。有道之窮達。古人固有疏水終身。而曳紫紆朱不能終日者。窮達果安在哉。（回憚上舍）

世道既降。中行之士益少。世間一種立仗馬。轅下駒。置不足道。東京諸賢。視此身如秋葉。而欲手援一世之溺。斯亦奇矣。然率意行之。稍有長慮。卻顧。相與切磋。如聖門所謂臨事而懼。而謀好成。則後日之事。亦非計之得也。抑嘗讀黃叔度郭林宗傳。有契焉。欲學之。未能也。（回友）

前輩風流不可及。然到叩門乞食處。便覺氣象衰索。須要不到此地乃得。（回友）

惟今之士。巧於進而拙於退。知所以奉其身。而不知所以重其身。（回袁大著甫）

文以氣爲主。年來士大夫苟於榮進。冒於貨賄。否則嗶嘍嚙。如事婦人。類皆奄奄無生氣。文亦隨之。（通徐申）

士友當親。而賢否不可不辨。財利當遠。而會計不可不明。折獄以情。毋爲私意所牽。薦士以才。毋爲權要所奪。當言則言。不視時而退縮。可去則去。不計利而遲回。（贈王實齋）

口口口焉而不口口口。無謂去口口口而不計後來。（贈權慄水張佳）

史直翁錢師魏皆世所謂善官者。直翁平生持殺人之戒。必欲吾手不殺一人。其鎮三山。凡故殺謀殺劫殺。一切求其說而出之。三山之人。至今傳以爲笑。師魏以扶弱抑強爲事。其守京口。小人識其意。衣敝衣。飾虛詞。呻吟啼號。以謁於郡。郡不加詰。信而行之。善良驚懼。有破家者。此皆立說之過。立說之過。如緩催科非不美。而小人乘之。或因循於可以輪納之時。而狼狽於杼柚既空之後。輕刑罰非不美。而或至於善無所伸。惡無所懲。吾汲汲於正名分。彼則借名分以爲欺。吾拳拳於別流品。彼則冒流品以見惑。若事至而應。可緩可急。或重或輕。酌而行之。則

史不能窺。民不能乘。（政說）

古昔感時。家有塾。黨有庠。途有序。朝夕所講明。皆五典之敍於天。四端之根於心。六德六行之施諸日用。故平居則孝弟忠信。和順輯睦。有警則幼思衛長。下思衛上。其衆不約而同。其令不嚴而治。蓋發於天理之自然。本於人心之至公。故衛靈問陳。孔子答以俎豆。舉本以見末也。獻賦必於泮宮。報本而反始也。或者謂夫子不答靈公之

問。過矣。（梁縣學記）

卷七十一 嶽麓諸儒學案

祭法有功於民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以其生有是功。故死不忘也。今也生無其人而崇其祀。死無所考而爲之辭。則王制所謂假於鬼神以疑衆。而可乞靈乎否也。（新淦縣社壇記）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漫塘文集二十二條。今移爲附錄一條。又爲游默齋附錄一條。王實齋附錄一條。又一條爲黃教授立傳於後。又移入涑水學案一條。移入晦翁學案一條。移入水心學案一條。移入嶽麓諸儒一條。移入槐堂諸儒一條。移入鶴山學案一條。

附錄

辭通判建康。謝史丞相書云。宰荷大丞相特達之知。而病繫其足。惟大丞相曲貸之。重受生成之賜。抑聞施必有報。物之常理。竊有私憂過計。或可裨議論之所未及。欽惟大丞相於先越王秉國鈞軸。其位遇同。輔導先帝。翼贊嗣皇。其眷倚同。先越王再處臺司。不俟溫席。晚歲駕安車。策靈壽杖。爲孝皇一出。天下顛顛。謂且留相天子。曾未幾時。卽榮袞纁之歸。是以福祿壽考。極於人臣。德業勳勞。傳於子嗣。今大丞相弼亮兩朝。十九年矣。而不敢一日失此重負。自同於先越王。何哉。豈非以勛名已盛。權勢已隆。欲奉身而退。不可得乎。竊謂爲此說者。左右前後自爲身計者之謀。非所以爲大丞相計也。夫當上下未有厭斲之心。一朝蹶裳而去。主上必曰。是嘗建大功。定大業。禮不可以不隆。公卿百執事。亦曰。是嘗持國家紀常。守朝廷法度。待士大夫以至公無私。禮不可以不厚。恩誼終始。身名兩全。萬世之下。歆豔歎慕。以爲不可及。今議不出此。而惟狂目前。嗚然忿異議之來。而幸其同則止。戚然慮事變之作。而幸其平則止。廢之以爵祿。而恩意有時而窮。壓之以刑威。而勢力有時而屈。防之以知術。而事常出於意料之表。當是時。左右前後之人。志得意滿。皆將自擇其身之利。而大丞相獨誰與同其憂乎。宰病廢以來。得自適其適。雖無爵位之安。而危不迫其身。憂不入其心。每欲持此以獻於有位者。而無其階。伏念左右前後之人。希容悅者多。能直致其辭者寡。輒因倣謝。裁具申獻。儻幸致座側。時一致思。是大丞相拔士疏賤。不爲無益。宰受大丞相起擢之恩。不爲無報。不然。異時追憾左右之不能盡言。宰亦有悔不及矣。大丞相果能從赤松之遊。尋綠野之勝。從容天台四明之間。以訪先越王經行之舊。某雖衰疾。不任衣冠。猶冀幅巾短褐。拜謁道左。以自附於賓客之下陳。不勝愛助之至。

祖望謹案。彌遠遜詞答之。

除太常丞。謝鄭丞相云。宰病乃棄官。夫豈潔身而去。少而不學。亦非應變之常。期不負於陶成。惟少殫於忠告。不可失者。惟中原今日之機會。不可搖者。尤南渡累朝之本根。豈應恃一二人之才俊之人。而輕用億萬生靈之命。且空帑庾之陳積。以供軍旅之急需。已瘼乎乏爨之憂。况鍾之經久之給。諉曰及此閒暇。儲之會通。或新敵捷出。而因

權。或姦民乘間而投隙。竊恐方來之患。有非偷度可知。直敕臨邊之臣。先爲固圉之計。必我疆我理。舉無太息之聲。庶自北自西。皆起來蘇之望。又况建議者。甫離唇吻之間。而間謀者。洞見腹心之蘊。要須申戒。飭謹隄防。愧書生之不識時務。幸智者之或擇狂言。

祖望謹案。時清之先。以書勸行。先生答之。

既喪師。先生貽書李尙書。曰。三京之人。但乘其虛。頌賞之厚。震蕩耳目。汝蔡之敗。喪失幾何。而悉委不問。豈不欲四方之知耶。

先生志夫人墓。曰。予繼室梁氏。家故奉佛。其來猶私以像設自隨。時若有所諷誦。予既與論釋老之害道。及鬼神之實理。恍若有悟。自是遂絕。

蒙齋袁正肅公銘墓。謂其德慮周密。才力精謹。坐之廟堂。可以躋世三代。任之方面。可以折衝千里。拔乎流俗。銜視軒冕。

正肅王實齋先生送

王遂。字去非。號實齋。金壇人。嘉泰初進士。爲監察御史。疏奏。極論進君子退小人。遷右正言。後以文華閣直學士知隆興府。召還。特權工部尙書。先生與劉漫塘。宰素同志。漫塘嘗稱先生爲文雄健。無世俗浮靡之氣。云。卒謚正肅。(參姓譜)

祖望謹案。實齋本字穎叔。西山改爲去非。其云勉齋弟子。亦非也。

附錄

劉漫塘送王穎叔官富陽。曰。穎叔尙論古人。今且親至坡仙眠石之地。予欲以坡仙生平高節勁氣。寧甘心困蹟。不一首肯奸諛。爲穎叔法。以風流放逸。不屑就繩墨。未免小異於程門。爲穎叔戒。

寶先生從周。(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鄭先生節夫

鄭節夫。嘗往從游默齋遊。劉漫塘送之。曰。予尉江寧時。建安游夫子實在帥幕。將別。夫子盛然曰。世惟作好人難。作凡人易。予問其故。夫子曰。凡人世不之重。亦不之責。苟有一言一行。則亟稱之。曰是人乃能是。故易。好人則一言一動。皆常中節。曰是固應耳。萬一涉於疑似之間。則責備至矣。故難。如節夫者。信爲好人。而不爲游夫子之所憂者乎。(補)

附錄



陳北溪與書曰。知爲四明之行。彼持敬苦行一節。誠可欽羨。然所持者只是一箇死敬。所苦者只是一箇死行。只是禪家宗派已。易數千言。無一句是嚴毅。詹郎中乃其朋儕。九峯寺僧惠覺者。詹郎中悟道時。嘗進請證印。得朝聞夕死一言。不勝欣榮。其平日從遊趨向如此。願三思焉。

又答趙季仁書曰。載伯話別。道及節夫已求書爲四明之行。可謂狂妄。載伯又說袁侍郎欲著書尊其師。全是禪宗。假如推尊之極。亦不過傳燈錄上添一位耳。若說去聖千五百年。得其傳者惟象山。但見其無忌憚之甚。一大笑也。

趙氏家學

忠敏趙先生范

忠靖趙庸齋先生葵（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蘇氏家學

蘇先生國台（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周氏家學

志文周先生端朝

周端朝。字子靜。永嘉人。嘉定進士。其學本出於仲父去非。得南軒之傳。已而學於蔡行之。於百氏無不遍。尤熟於典故。又學於葉水心。又嘗學於劉後溪趙昌甫。或以爲晦翁弟子者。非也。趙忠定公去國。天爲雨血。京師人以盆盞貯之。殿然。先生爲太學生。帥其儕叩麗正門。侂胄欲斬其爲首者。寧宗不可。但使聽讀而已。是時爲首者六人。而先生受禍尤酷。初。大理令聽讀於衢州。已次半道。侂胄矯旨再入大理。先生自分必死。果百輩擄掠欲斃之。然卒不死。復聽讀於信州。從章泉遊。已而押歸本貫。尋有許聽自便。侂胄終忌之。先生避之入蜀。從後溪遊。蓋自上書後。轉徙者十七年。授徒自給。侂胄誅。有詔褒錄。免解策進士。爲國錄。先生性介。以女妻富陽令之子。親迎之夕。有持諸生刺以入者。先生曰。暮矣。來朝於崇化堂當相見。諸生曰。我來爲國錄事。非私也。有書在此。書入。則述令爲史氏私人。恐先生官職駸駸天下。以爲出於姻亞之力。先生愕然。則已奏樂行酒。亟告女以其故。女素嫺禮教。遽稱疾。請展日行禮。令子登車惘然。已而先生以女廢疾請停昏。令訴於臺。罷先生所居官。於是終彌遠之世。二十三年。浮沈下吏。復入爲國博。不十年。至侍從。端平開邊。力爭之。於是丐去。論者謂先生一不合於侂胄。再不合於彌遠。三不合於清之。雖官至九列。蕭然孤榻。不營一椽。有負郭田五十畝。捐以與兄。其卒也。諡忠文。（修）

李氏門人

知州高先生崇（別見鶴山學案。）

劉氏門人（胡劉四傳。）

教授黃先生復

黃復。官高郵教授。嘗請學於漫塘。漫塘答其書曰。今人患在言不願行。行不願言。口誦堯舜。行如市人。得喪分於目前。而惑。取舍定於俄頃。而亂。甚至奪攘而不忘。相傾相詐。而不知恥。則雖日從先生長者遊。不過如先朝邢恕輩。是亦小人而已。執事有志斯道。而例及於衰屨。歸而求之。有餘師。僕方將觀焉。（補）

王氏門人  
文潔黃於越先生震（別為東發學案。）

卷七十二 二江諸儒學案

二江諸儒學案表

宇文紹節	程公說
	程公碩
	程公許
陳槩	
附兄粟	
楊知章	子 子謨
李修己	子 義山 彭炘
張仕侗	
范仲黼	蘇在鏞

張鈞

師遇

范子長

高載

范子該

魏了翁 別見鶴山學案

范氏所傳

范大治

范氏續傳

范蓀

宋德之

高崇 別見鶴山學案

並南軒門人  
五峯劉氏王

氏紫巖再傳  
龜山和靖謙

氏武夷得全  
三傳

三程元城子  
文四傳

虞剛簡

從子 旣 別見鶴山學案

程遇孫

會孫 汲 別見草廬學案

附兄壬孫

薛紱

鄧諫從

張方

並南軒私淑

黃裳

楊泰之

平甫講友

父虞仲

二江諸儒學案

祖望謹案。宣公居長沙之二水。而蜀中反疏。然自宇文挺臣范文叔陳平甫傳之入蜀。二江之講舍。不下長沙。黃兼山楊浩齋程滄洲砥柱岷峩。蜀學之盛。終出於宣公之緒。述二江諸儒學案。(梓材案蜀中之為張學者。謝山盡入是卷。其有本非蜀人。而相與講學蜀中者。亦附焉。)

南軒門人(胡劉再傳)

忠惠宇文願齋先生紹節

宇文紹節。字挺臣。成都人。祖虛中。簽書樞密院事。父師瑗。顯謨閣待制。父子皆以使北死。無子。孝宗愍之。命先生以族子為之。後補官仕州縣。既第進士。累遷寶謨閣待制知廬州。時韓侂胄方議用兵。先生至郡。議修築古城。創造碧欄。專為固圉計。淮西運判鄧友龍請於侂胄。謂先生但為城守。徒耗財力。無益於事。侂胄以書讓之。先生復書謂公有復讎之志。而無復讎之略。有開邊之害。而無開邊之利。侂胄得書不樂。乃以李爽代之。召為兵部侍郎。兼中書舍人直學士院。以寶文閣待制知鎮江府。吳曦據蜀。趣先生赴闕。任以西討之事。先生至。謂大臣曰。今進攻。則瞿唐一關。彼必固守。若駐軍荆南。徒損威望。聞隨軍轉運安丙者。素懷忠義。若授以密旨。必能討賊成功。大臣用其言。遣丙所親以帛書達上意。丙卒諫曦。權兵部尚書。未幾。除華文閣學士。湖北宣撫使知江陵府。統制官高悅在戍所。肆為殺掠。遠近苦之。先生召寘帳前。收其部曲。俄有訴悅縱所部為寇者。先生杖殺之。兵民皆

歡。陸寶文閣學士試吏部尚書。尋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安丙宣撫四川。或言丙有異志。語聞。廷臣欲易丙。先生曰。方謀臆初。安丙一搖足。全蜀非國家有。願不以此時爲利。今乃有他邪。吾願以百口保丙。丙卒不易。朝廷於蜀事多所咨訪。先生審而後言。皆周悉事情。嘉定六年正月甲午卒。訃聞。上嗟悼。爲改日朝享。進資政殿學士致仕。又贈七官爲少師。非常典也。諡曰忠惠。（參史傳）

進士陳平甫先生槩（附兄粟）

陳槩。字平甫。曾城人也。乾道進士。對策慷慨。魏良齋讀而奇之。告以君鄉有張敬夫者。醇儒也。先生遂以書問學。與兄粟同刻志於聖賢之道。予讀南軒集答平甫書。及所作潔白堂記。蓋友朋之列。其時蜀士除宇文樞密外。尙未有從甫軒遊者。平甫請益最先。自是范文叔范季才始負笈從之。則皆平甫倡導之功也。而宋史竟以平甫爲南軒門人。或者請益既久。遂執弟子之禮乎。平甫之官爵。無從考見。而兼山黃氏之源流。實由此出。淳熙嘉定而後。蜀士宵續燈雨聚筮以從事於南軒之書。湖湘間反不如也。然則平甫之功大矣。平甫嘗言於南軒。欲自漢唐以來諸儒之嘉言繁行。萃爲一編。以明道統。又欲訪周程張子之後人而周卹之。惜其著述之無所傳也。（修）

楊雲山先生知章

楊知章。潼川人。號雲山老人。累舉不仕。而得張宣公之學於廣漢歸而喜以授其子。曰。欲造聖門。當從此入。造深養熟。內外合一。治己治人之道。備於此矣。

知州某先生修己

李修己。字思永。豐城人也。乾道進士。參與國軍事。陸復齋爲教授。盡告以躬行之說。謂當息其已學。求所未學。後知聖賢源流。已而得見朱子。學益進。先生故與彭止堂爲同年相善。因介紹之。從南軒遊。兩令寧鄉衡陽。皆有聲。嘗路多薦之。將召。以哭趙忠定公忤宰相。通判成都府。二江范月舟者。南軒高弟也。方聚同志講學。先生與上下其議論。時蜀中後進咸從事於南軒之教。而先生與延平張仕侏子真參焉。尋知成州。韓侂胄聞其名。使人謁其附己。先生笑而不答。竟不得召。先生居官。一介不取。而友愛任卹。不計有無。故歿無私蓄。有李成州集十卷。子羲山。

通判張先生仕侏

張仕侏。字子真。延平人。南軒高弟。

雲溪謹案。朱子爲先生父左司維墓志云。公字振綱。一字仲欽。劍浦人。紹興八年進士。官至左司郎中。屢與權幸忤。致仕卒。子仕侏。通判融州。從張敬夫官。學有聞驗。其操執器能。信其有似公者。據此則先生之學問

淵源可考矣。

知州范月舟先生仲麟

范仲麟字文叔成都人。正獻公祖禹之後也。仕至通直郎。爲國子博士。兼皇姪許國公府教授。初南軒雖蜀產。而居湖湘。其學未甚通於蜀。先生始從南軒學。杜門十年。不汲汲於進取。鶴山謂其剖析精微。羅絡隱道。直接五峯之傳。晦翁東萊皆推敬之。後以著作郎知彭州。學者稱爲月舟先生。晚年講學二江之上。南軒之教。遂大行於蜀中。其時二江有九先生之目。謂范藤范子長。范子該與先生。皆成都人。薛敏鄧諫從。皆漢嘉人。虞剛簡程遇孫。仁壽人。宋德之。唐安人。或亦有未及事南軒者。皆從先生私淑得之。而南昌李修己。延平張仕佐亦同講習其間。修。

梓材謹案。此傳與陳先生平甫傳。梨州原本在南軒學案。自謝山修改以入是卷。

知州范雙流先生子長

范先生知該（合傳）

范子長字少才。成都人也。二江先生從子。與其弟子該字少約同遊南軒之門。以進士官太學。有要人慕而候之。先生避焉。鶴山魏文靖公嘗序其事。所云閉干木之門。或謂迫斯可見。卻陽貨之餽。乃復拜以其亡。是也。嘉泰末。北關門鷓尾及省部相次災。先是亦嘗爲疹。太陰犯權星。天子避殿求言。先生與李仲衍趙全道魏鶴山皆上疏。極陳韓侂胄之惡。以爲爵及輿隸。權移主上。請退之。侂胄大怒。諸公相繼罷官。吳曦告變。上頗思諸正人言。有詔召蜀中三人。時侂胄尙未死。先生與鶴山皆謝不赴。惟李季允至。已而更化。又召蜀中二人。先生亦與鶴山豫焉。史彌遠忌之。先生至京。不得入對。以吏部郎知瀘州。瀘爲夷境。會長楊粲請開白錦堡。爲錦州前帥許奕持之。未得寢而奕去。先生力言其不可。乃置平泉寨以鎮之。夷人不敢妄動。瀘以大治。然卒不得入朝。以殿撰知崇寧。鶴山之初志學也。由先生兄弟及薛符溪以得門戶。及入中原。始友李敬子輔潛庵。今語學派者。莫知淵源所自出。而蜀中之爲南軒高弟者。皆泯然無傳。文獻不足。可勝歎哉。少約與陳同甫善。

知州范華陽先生生據

范據字秀才。成都人也。乾淳以後。南軒之學。感於蜀中。范文叔爲之魁。而范少才少約與先生並稱嫡傳。時人謂之四范。仁壽虞提刑剛簡嘗請先生講學滄江書院。鶴山魏文靖公初爲考索記問之學。先生以斂華就實語之。故鶴山之稱先生有曰。學本誠一。論不鑿條。自浩氣養心以求道腴。不茹剛吐柔而求聲利。了翁敢不勉希前輩。益勵後圖。或可代諸老先生之對。庶不貽吾黨小子之羞者也。太府李繫薦士於朝。曰黃公裳李公舜臣與先生。

由太府寺簿晉大理寺丞。累官宗正寺丞知邛州。

知州宋彭山先生德之

宋德之字正仲。唐安人也。慶元二年。外省第一。爲山南道掌書記。召除國子正。遷武學博士。與諸生論八陳本乎八卦。皆動物也。奇正之變。往來而不窮。知此然後可以致勝。遷樞密院編修。嘉泰末。平原已有開邊之說。而外人未之知也。會赤峯見。太陰犯權星。未浹旬而北門驕尾災。延及省部。天子下詔求言於士。多指平原之橫。以及時政諸弊而已。先生謂難爲火爲日爲甲冑。坎爲水爲月爲盜爲隱伏。故火失其性。赤氣見。氂炎起。則憂在戎兵之事。水失其性。太陰失度犯權。則憂在隱伏之盜。因陳七事。且曰。人火小變不足慮。天象變。臣竊危之。是歲。沿邊帥守始盡用武臣。吳曦既久在蜀。皇甫斌在襄陽。郭倪李爽在兩淮。先生又進言。敵未動而輕變。祖宗之舊制。命武臣帥邊。以自貽患。晉叛將唐藩鎮之禍將起。又言。蜀帥權重。宜及今防微。侂冑惡之。先生請外。有留之者。遷太常丞。次年。出知閬州。吳曦變作。託傷足以避事。曦誅。始赴閬。而楊后用事。侂冑惡。邊事大壞。無不如先生之言者。遷本路提刑。安沂公丙素有不快於先生。以不俟代者至。輒用觀察使印泄事。劾先生傲視君命。詔降一官。歷湖南湖北提刑。入爲兵部郎中。時中朝頗疑沂公。史彌遠以問先生。對曰。蜀無安丙。朝廷已無蜀。夫人有大功。不敢以私嫌毀之。執政不悅。未幾。罷官。沂公歎曰。嗟乎。丙不知正仲。正仲知丙。丙負正仲。正仲不負丙。乃遣人請昏。先生謝之。論者益服其公。已而起知眉州。卒。先生學於南軒之門。少與范文叔輩講道。故其風節凜然。而所養極粹。惜乎未竟其用云。

南軒私淑

提刑虞滄江先生剛簡

虞剛簡字仲易。一字子韶。仁壽人。忠肅公允文孫也。爲趙文定公雄壻。文定子昱。志士也。好讀周程張邵呂謝揚尹之書。先生因知學統所在。潛心體認。以郊恩任官。再舉禮部。歷任知華陽縣。二江范教授仲淵者。南軒先生高弟也。方會文講學。以明湖湘之緒。先生因是得和齊斟酌。盡聞胡文定公父子以至南軒所討論於嶽麓者。而致精焉。喟然歎曰。洙泗之學。堯舜以來之學也。伊洛之學。洙泗之學也。而乃以爲一家之言乎。凡再知永康軍。招諸生講學。境爲大治。以安撫使黃疇若薦。召赴都堂。不果。奉利。未幾。起用。未上。禮劾罷。嘉定十一年。詔知簡州。金人犯邊。制置使董居誼辟爲參議官。先生經濟之略。得之家傳。至是固辭不行。或曰。將王事何。先生罷勉從之。請收人才。厚軍糧。以結士心。抽還忠義人之配內郡者。以紓邊人之憤。又請緩科三路饑夫之直。皆得施行。大散關陷。東路帥李貴靈去。天水一帶皆被兵。西路帥莫肯行。先生慨然請往。次魚關。遂自移金平。督師前進。人心恟恟。先

生謂曰：我師既出，敵必不能越大安。已而大安果以勦敵聞。會居誼召還，先生亦抵簡。利州僨卒作亂，由果園以趨簡。大書其幟曰：破簡入西川。時先生至任甫五日，驚奔相屬。閣學劉文節公方家居，貽書相約效死。先生阻江固守，賊知有備，去之。而張威歸軍過城下，賑其匱乏。軍士大喜。劉文節上言：剛簡保守一城，遮蔽西川，遂有夔州提刑之命。兼提舉常平。俄改利州。先生召軍帥劉昌祖謀曰：必復卓郊。然後敵氣可奪。雖圖秦鞏可也。昌祖曰：諾。遣人焚敵池之糧，遂復之。先生曰：未也。時樞府慮生事，每以越境爲戒。昌祖猶豫不敢行。先生督之如南谷。遣其親將進屯卓郊。于是階鳳成和之民，皆荷戈赴之。得兵三十萬。軍聲動天地。內薄乘障，斃其大將郭贊。敵之壩也。先生得卓郊之捷，正欲擣秦州。有以密劄勒昌祖還者。忠義人大憤，散而爲盜。卓郊復受兵。先生夜出撫定士民。復募軍擣鞏之青野原，以牽制之。敵師始退。於是先生請集保甲之民以爲守禦。三年之間，圍集三十九萬二千餘人。自是閬蜀有備。又請修屯田之利，而墾田百餘萬，邊儲以足。魏文靖公除工部侍郎，舉以自代。不報。先生與制置使鄭損不相得。損，小人也。先生乃上歸休之請。五上報可。既歸，而損竟誣劾先生罷祠。先生罷之三年，而損棄階成五州。先生猶貽書諸司，力言不可。其始終憂國如此。是年卒。所著有易傳論語解詩說，尤致精者。易本邵子之學，參以周程諸書。及漢上朱氏說論。著十有六年，不以示人。卜居成都之合江。范季才繫（梓材案繫當作蓀，卽華陽先生謝山稿有華陽別傳云：滄江先生虞剛簡亦師事之。）亦南軒高弟也。爲題曰滄江書院。學者稱爲滄江先生。長沙吳制使德天曰：湖中親炙胡張者多，而得其學如此者鮮矣。魏文靖公稱其學以爲由博致約，浩然獨得云。先生以故相之孫，著效危疆，顧未嘗得登朝，一展其抱負。君子於是知宋之終於不競也。先生論學之大旨曰：乾之九二，龍德而正中。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而坤之六二，言敬以直內。然則中庸誠敬，是乃天地自然之則。古今至實之理。帝王所以扶世之極。聖賢所以明德新民，未有不由之者。楊伯昌聞之歎服。張亨泉先生方亦同學易於滄江。

漕使程先生遇孫（附兄王孫）

程遇孫，字叔達，仁壽人也。累官太常寺丞。潼川漕使，少年雄於文，已而折節爲南軒之學。范文叔居二江，所謂九先生者，先生其一也。先生有兄王孫，官至雅州簽判，亦躬行君子。與先生最友愛。及卒於官，貽書以玉環爲訣。先生每見玉環，則嗚咽流涕，其至性如此。

秘書薛符谿先生絳

通判鄧先生諫從（合傳）

薛絳，字仲章，龍游人也。於書無所不讀，嘗見朱子所注楚辭，於黃棘之柱策，以爲策杖黃塵荆棘之間，笑曰：楚王



初盟秦於黃棘。再盟於武關而被執。故原其禍始耳。其知黎州。州爲羣蠻所居。而能興起其民。築玉淵書院。以講學。學者稱爲符谿先生。二江講學九子之一也。史彌遠既死。鶴山魏文靖公嘗以後進禮上之書曰。如執事者。在今寡儻。嘗欲一拜下風。因循不果。起家爲吏。益遠聲華。聖學不講。士棄其德性之知。以忱於見聞之陋。其酣身利祿者。固無足言也。稍知自好者。亦以纂詞緝句爲學問之極功。俗流世敗。莫知正救。乃至養病枕席。臥制四海。舉朝薦紳之士。奔走後先。莫以爲非。今天去積年之疾。是治亂安危之幾也。或爲地節之親政。或爲天寶之踵亂。皆未可知也。而朝會無白首大儒。可備顧問。則天下事誠未可知也。某欲乞身以去。卒酬讀書之願。未知見日。臨紙悄然。鶴山又題其則堂詩云。卓哉符谿老。吾道資禦捍。萬殊錯標中。獨識一理貫。反躬事省察。憤世與寤歎。揭堂闡斯則。絕識陋秦漢。以進士由成都教授召爲祕書郎。廷對極言韓侂胄之奸。坐劾去。所著有則書十卷。皆談易理。鶴山自以爲不及。同時有鄧諫從者。字元卿。亦漢嘉人。亦諫二江九子之一。嘗通判黎州。見於周益公集。不知其後官階所至。

提刑張亨泉先生方

張方。字義立。資中人也。二江范氏滄江虞氏講明南軒之學。先生與焉。以慶元進士官簡州教授。爲諸生痛陳佛老之妄。使不惑於趨向。其於時學徇名失實。好高忘本之弊。尤痛切入膏肓。歷知邛州眉州果州。遷直祕閣四川制置使參議官。充利夔成都路提刑。劾去墨吏數人。又開新渠。以殺三江之怒。疏條急務六事。皆直陳時政之失。又疏言大本大剛大勢大務。聞者悚栗。改帥漢中。以兵復天漢武休虎頭之險。蠲錢三十萬緡。米二千斛。給田以卹死節之家。進尙書兵部郎。以母老乞歸養。用郊恩官其弟。鶴山魏文靖公極重之。學者稱爲亨泉先生。有亨泉稿一百卷。予讀鶴山祭先生文。則先生以母喪哀毀不起者。

平甫講友

忠文黃兼山先生裳

黃裳。字文叔。曾城人。少穎異。能屬文。第進士。調閬州新井尉。未赴。罹外艱。邑子從受業。先生語以經義。又爲之講解。其後學益詣。悉焚其稿。服闋。授巴州通江尉。三年杜門。潛究經傳。出入古今。默而精思。或達旦不寐。人與語若無聞。然於是剖微析幽。宏深四達。文譽日甚。總領趙公公說聞其名。俾諸子從之遊。光宗卽位。制帥留公正薦五士。公爲之首。進對。謂中興規模。與守城不同。因論大利害。凡數千言。上極異之。除大學博士。進祕書郎。遷嘉王府翊善。每勸講。必援古證今。嘗作八圖以獻。曰太極圖。曰三才正性。曰天文。曰地理。曰王霸學術。曰九流學術。曰帝王紹運。而終之以百官文武。每日爲學之道。當體之於身。本之於心。總宜以心爲嚴師。於心有一毫不安者。皆所

不可爲也。紹熙二年二月，雷雪交作。先生上封事，語特切深，擢起居舍人。未幾，瘡發於背，少瘥，即奏人君納諫，不可執以己私，因私心而生勝心，因勝心而生忿心，是以臺諫不得其職而去，上領之。先生見王向學日益，因作彈天儀輿地圖，勉以進學如天之運行不息。居數月，除中書舍人，尋除給事中，進侍講。貴近一限以法，後值侍臣進用不當，繳論甚切。遷兵部侍郎。先生不受命，乞去，改除顯謨閣待制，仍爲翊善。太上見嘉王學問殊進，謂先生曰：此皆卿力也。先生曰：臣伎止此。朱熹四十年學問，陛下宜收召，使備寮屬，且言蜀土楊輔、劉光祖相繼在選，可充學官。上嘉納焉。時上以憂疑成疾，不過重華宮。先生苦諫，及壽皇不豫，復抗聲切諫，隨以號位，宮門閉，掩扉而出。自是先生瘡復作，連章請外，不報。乃移疾關外，聞壽皇遺詔，亟入臨，瘡益大作，寧宗卽位，不能朝。再除給事中，改禮部尚書兼侍講。入謝，奏曰：孔子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所謂有始有卒者，由其持心之一也。反覆告誠，一主比意。蓋先生絕筆之作也。先生三歲病瘡，以國事積憂，遂至不起。年四十九，贈資政殿學士，諡忠文。先生爲人簡易端純，每講讀，隨事納忠，氣平而辭切，事該而理盡，與人言，傾盡底蘊，取一書不讀，一物不知，所爲文明白條達。有王府講義及兼山集（雲濠案宋志稱兼山集四十卷）論天人之理，性命之源，皆足以發明尹洛之旨。嘗與其鄉人陳平甫兄弟講學，平甫、南軒高弟也。師友淵源，蓋有自來云（參樓攻媿集）。

雲濠謹案：宋黃先生豐有二，一字冕仲，南平人。元豐五年進士第一，累官禮部尚書。所著有嶺山集六十卷。

宇文門人（胡劉三傳）  
教授程克齋先生公說  
程公說，字伯剛，眉山人。積學苦志，以春秋經傳做司馬遷書爲年表，世譜歷法天文五行地理禮樂征伐官制諸書，自周魯而下及諸小國夷狄，皆彙次之。時有所論發明成一家之學。卒年三十七。（參直齋書錄解題）

謝山程氏春秋分記序曰：南軒先生講學湘中，蜀人多從之，而范文叔宇文正甫最著。眉人程克齋兄弟並遊於宇文之門，而克齋之學最醇。所著春秋分記九十卷，左氏始終三十六卷，通例二十卷，比事十卷，又纂輯諸偏說爲春秋精義，未成而卒。別有詩古文詞二十卷，語錄二卷，士訓一卷。程氏大宗譜十二卷，弗盡傳也。獨分記則其弟滄洲閣學上之祕府，行於世。克齋官邛州教授，方爲此書，未卒業，聞吳曦以蜀叛，毀車馬，棄衣冠，抱經逃歸，奉其父入山。時其次弟仲遜亦掌教益昌，誓不屈賊，而克齋恹恹尤甚。遂病，病中急就其所著，幸得成編而卒。年尙未四十也。

掌教程先生公頌

程公頌，字仲遜，兄弟三人，皆以科第進。先生嘗掌教益昌（同上）

龍學程滄洲先生公許

程公許字季與一字希穎克齋先生之弟由進士積官至權刑部尚書生平冲澹寡欲人不得干以私與故相史嵩之不合鄭清之尤忌之所建多格不行其知袁州時新周茂叔祠葺南軒書院聘宿儒胡安之爲諸生講說及婺州召還疏請復古學類申之法以養士氣清之嗾言者劾之出知隆興未拜命而卒贈龍圖閣學士宣奉大夫所著有塵缶集（雲隱案四庫書目滄州塵缶編十四卷）內外制奏議奉常擬諡按垣繳奏金革講義進故事行世（參史傳）

楊氏家學

秘閣楊浩齋先生子諶

楊子諶字伯昌潼川人也其父雲山老人得張宣公之學以授先生先生朝夕究圖凝然一室往往踰月不出戶自是默識聖賢下學上達之序動靜語默不違乎誠淳熙七年省試胡文靖公晉臣得其文以爲有格君氣象列優等入對孝宗發策問之曰帝王躬行之道莫大於學學者政事之本也欲極乎學之用不可不求其要何謂要行之以至誠要之以不息是也大學之道自正心誠意以至於平天下中庸之道自尊賢以至於來遠人皆不外乎至誠之一言臣不知陛下之躬行誠與未與試以天人之應而卜陛下之誠而知容有未至也又曰臣聞之道路謂陛下左右近習之人雖無顯然害治之迹而諂諛欺矯實繁有徒故凡揀於求售者牽造宦寺之門珠玉錦繡以充苞苴絳繹於道而陛下有所不知此非細患也孝宗嘉其直擢置甲科第八累官通判成都府吏部侍郎李壁舉以自代權發遣黎州適有吳曦之亂誓以死守移書方請討賊願以義勇爲前驅無應之者而曦所遣逆黨至成都分遣其將至黎先生以計遣之使又至先生與之文移遷延以待其變而曦已誅以薦召入對首論權臣謀國叛將干紀願鑒過往之已事開維新之令圖其二論皇太子既正儲宮之統宜使親正人授正學王者之學果何學也大學之所謂正心中庸之所謂謹獨是也惟輔導得人而後有所受其三乞招填黎州土軍分番上寨給緡羅粟以備緩急除吏部郎因轉對請於淮上荆襄關表漢中空閒之地招募軍民雜耕以省運餉節儉賜捐內帑以充羅緡以收末楮嚴賁州郡實常平之儲歸廣惠倉以備凶歉罷軍興一切科斂之法復師旅饑荒之地以紓民力又曰民之困苦極矣易失者人心難謹者天意修人事以符天意其在養民除軍器監復兼侍左郎官上言學術國家之壽脈公論天下之元氣所以扶持皇極主張國是者必歸諸此更化以來衆正之路方啓而羣枉之門漸開善類雖進而忠餽之士有相繼引去者矣姦黨雖斥而夤緣勢要者有拂拭敝用者矣君子小人猶薰蕕不可同器今願欲調停參用之幾何不爲國家之禍寧宗盛頷領首者久之而小人側目矣先生知不容

請補外。除大理少卿。有坐僞告者。事連中官。先生移文內省索贖。小人忿恨。除直華文閣。提刑成都。再兼知嘉定府。皆有善政。尋請老。進直徽猷閣奉祠。起知隆州。不赴。臥家十年。召赴行在。屯田郎度正胎書強起之。力辭。詔晉祕閣修撰致仕。先生自奉祠。講學於雲山書院。與諸生數陳論孟學庸大義。平生不輕著述。欲使人精體實踐。以造於得。其遺文有浩齋退稿四十卷。

李氏家學

中正李後林先生義山

李義山。字伯高。豐城人。知成州。修己之子。嘉定十二年進士。授大宗正兼金部。輪對。言爲善不可無疑心。去惡不可有悔心。并陳進善不能無疑者二。去惡不能無悔者二。由是罷出知吉州。後以湖南提舉攝師漕。禁俗尙鬼。有妖覲譚法祖。假禍福惑人。先生曰。此張角孫思之漸也。斬法祖。燬其祠。歷階至中正大夫。所著有後林遺稿思過錄。(參江西通志)

梓材謹案。萬姓通譜以先生爲嘉魚人。且言其師事朱仲晦張敬夫。儒林宗派因之以列於朱張之門。黎洲學案原本。亦存其名於南軒門人。考先生爲嘉定庚辰進士。魏鶴山誌其母蔣恭人墓。言先生逾冠擢乙科。當生於慶元間。而朱子即卒於慶元庚申。南軒先生卒於淳熙庚子。其不及事朱張明矣。故爲易著於南軒再傳云。

月舟門人

常幹蘇先生在錄

蘇在錄。字和父。邗人。受學范文叔之門。淹貫諸書。晚而歛華就實。以主敬教學者。其精神氣貌。能使憤者肅。誦者默。毋敢慢焉。以進士官魏城縣丞。縣民仇其長官。鼓衆入城。將爲亂。先生聞變。挺身出諭之。民爲散去。長官得免死。顧反以是忌之。先生即引去。其後爲潼川常平司幹。以白寃獄忤上官。遂請致仕。剛決不撓。不媿其師友之教者也。退居七年。益講學。臨終。以五峯遺書授其子曰。此吾從范先生得之。手自讎校。汝可細觀。當自得之。題詩而逝。(補)

提刑張先生鈞

張鈞。字子和。江源人也。少厲名行。一時鉅人元夫。率從請益。孫巖老松壽。蜀名儒也。尤器之。受業范文叔之門。光宗初政。以布衣上書論國家大恥。列聖深仇。踰六十年而未復。其言沈痛。又言古有四禍。中宮外戚。閹寺朋黨。而夷狄不與焉。紹熙四年大對。首言舉朝克己。而後可以論一人進德之機。未謂皇子萬世攸繫。豈可以世俗學者

之事責之。有司第爲舉首。尋置乙科。主西鄉簿。調爲隆州教授。已而知什邡縣。大書堂上曰。奉公如上帝。克己如  
勛敵。愛民如赤子。防吏如餒狼。境內稱治。通判廬州。吳曦之亂。守川陸以待王師。開禧三年。以李參政雁湖薦召  
對。先生奏曰。陛下初卽位。劉光祖嘗以五箴進讀。至思箴。陛下作而曰。當從原頭上理會。大哉王言。天下國家之  
大本也。乃陛下所謂原者。皆爲一權臣所涇。而使天地人之憤。塞乎天地之內。抑鬱不得申。以兆其變。因祀隱喪。  
而禮樂之原涇。以臣掩君。而忠孝之原涇。殺賢進姦。而威福之原涇。廢經反常。而學術之原涇。相恐以權。相招以  
利。而命義之原涇。主竊於前。僕貨於後。而爵賞之原涇。涇法度之原。而本朝美意盡廢。涇廉恥之原。而人才良心  
盡壞。陛下卽其所涇者。以爲規模之要。其序有六。一者體乾而總萬化之目。二者法祀以還舊制之良。三者用禮  
樂之實。以破曩日之餘氣。四者修仁義之實。以淪曩日之乖氣。五者拔活生靈。以補權臣之戕戮。六者振厲士夫。  
以補權臣之踟喪。則原之涇者微。何物驕敵。能勝陛下澄源進德之功哉。其二曰。今日之最急者。莫如活百姓。蜀  
中自紹興末年以來。一塵不警。百姓歲輸贍軍近二十萬緡。泊權臣忽開邊。於大饑之後。用度繁興。內郡廩庾。取  
之無餘粒之積。調夫繁夥。倍於常賦。傲賞畸零。既減又復。陛下赤子。或死於餓。或死於兵。可謂已極。若非陛下以  
愛肌膚之心愛百姓。以畏夷狄之心畏百姓。使此念充塞彌滿。以起天地悔禍之心。則國家豈不岌岌。然今亦不  
過取之天。取之人。取之地。以爲吾用而已。取之天者。欲使實德散爲雨暘。雨暘結爲百穀。取之人者。當散權臣之  
家貲。以拯百姓之窮困。取之地者。欲舉鄭剛中營田之法。爲蜀民除對糴之害。推之荆襄。以及南淮。無不可行。其  
三曰。天地之間。惟忠義二字。以之經天文。使三光不失其序。以之緯地理。使岳瀆不失其宗。以之立人極。使彝倫  
不失其道。惟陛下力行君師之職於一身。以起忠孝之心於天下。苟欲更化。莫此爲切。不然。何以謂之化也。除太  
常寺簿。遷國子監丞。以早求直言。上書謂陛下當求之一己。不可求之天地。因條更化之說一。更弊之說六。遷太  
常丞。嘉定二年。輪對。言仰視俯察。以見天心未復。近采遠取。而見民情不寧。斥大計所自。而貨源欲窮。聽四方動  
息。而寇憂難置。皆人所難受者。除祕書丞兼兵部郎。以君臣父子夫婦之大倫爲上。精言之。然皆不能用也。先生  
乃請外。除潼川提刑。力行常平。以甦民困。已而罷爲運判。尋奉祠卒。

孝子師先生傳

師遇。字厚卿。成都人也。二江先生范文叔之壻。有篤行。紹定元年。被真。以母疾不就。嘗禱於上下神祇曰。苟造物  
許一齒名於進士籍。則鮑祿吾母。俾壽且寧。不願仕也。已而母卒。隲三年。成進士。以前誓不發仕。親黨強之。乃受  
官。歸而得疾。歎曰。是蓋食言以干天怒也。遂致仕。生平守南軒之教。至爲醇固。

雙旂門人

縣令高先生載（別見鶴山學案。）

范氏所傳

文靖魏鶴山先生了翁（別爲鶴山學案。）

宋氏門人

知州高先生崇（別見鶴山學案。）

盧氏家學

虞先生蹠（別見鶴山學案。）

黃氏門人

大理楊克齋先生泰之（父虞仲。）

楊泰之字叔正，青神人也。秘閣修撰虞仲子。世有家學。少受業於黃兼山。藏書數萬卷。手自讐校。既不設榻者幾十年。以躬行自矢。舉世聲利。無足動心。初以郊恩補官。已而奏名類省試。吳曦叛。先生方攝成都教授。安撫使楊輔集議。先生昌言今日之事。當計順逆。不當計禍福。正名討罪。曷爲不克。不然。願與閣下死。此以報國。輔不能用。先生致其事而去。曦誅。其事上聞。詔起爲羅江丞。吳玠諭蜀。先生上書曰。吳曦爲亂。而士大夫不從。必不敢發。既亂而有抗之者。必猶有所憚。夫亂者。曦之爲也。亂所以成。則士大夫之爲也。於是安丙薦諸朝。曰。蜀中名儒楊虞仲之子。當逆臣之變。勉有位者無動言。不用拂衣而去。使得尺寸之柄。必能見危致命。詔赴都堂。以親老辭。特授知廣安軍。丁艱。免喪。知富順監。三日。卽告寮吏士民。其勤攻吾之闕。發廩粟以濟民。知曾州。蠲賦二萬。減省浮用。以輸邊。又二萬。賑貧半之。安丙再薦之。召赴行在。而先生固辭。知果州。減浮費以蘇民困。如曾州時。一切禮饋。貯之庫。以賑貧。寶慶二年。再召入對。首請法天行健。奮發英斷。總攬威權。無牽於私意。奮於邪說。以揀蠱敝。次謂本朝德澤。邇來斯喪無餘。民無常心。何恃爲國。次論陛下以直言求人。而以直言罪之。言路益梗。士氣益消。上奇之。除工部郎中。時真魏諸公方相次去國。人方縮舌。而先生自遠方來。首及之。言事者輒吐氣。已而又輪對。言三十年間。士大夫之說有三。爲安靜。爲用中。爲更化。安靜則苟偷也。用中則模稜也。更化則紕政尙多。何更之有。又謂兵端作於開禧之初。民力未困。故常心未失。今民力已窮。常心喪矣。識者以爲篤論。選軍器監。入對。謂去歲風雨爲暴。水潦潰溢。此陰威陽微之徵。而臺臣諉曰。雪川水患之慘。築之餘烈也。嗚呼。尙忍言哉。又言疫氣僨作。盜賊肆行。淮楚之間。狐狸跳梁。徵狀日異。不可謂細故也。願進君子。退小人。一掃賄賂貪墨之習。而爲禮義廉恥之歸。上首肯之。除大理少卿。先生遂申前說。謂巴陵追降之命。重於違羣臣。而輕於絕友愛。不思天倫之至痛。乃曰不

嘗立後。以貽他日憂。何示人之不廣乎。又曰。今日不言。後必有言之者。與其追恤於後。固不若舉行於今也。初。先生三被召。再申命。四辭不得。乃至。甫三月。即求歸。未得。是日。詔以直寶謨閣知重慶府。先生遺書宰相。謂呂夷簡。末年。孫河上書。謂天下將有土崩瓦解之勢。是張禹不獨生於漢。李林甫且復見於今。又引其先相國越王事。勉之。聞者為之變色。先生嘗以宰相生辰壽之詩。有云。潭潭仗台鼎。既閱二十年。治效何悠悠。民瘼殊未痊。近甸饑餓接。三垂烽火連。人意苦不舒。生理絕可憐。先生之得罪於權相者非一。而獨免於禍。則亦幸也。其治重慶。豈弟如曾。果二州時。期年乞歸。先生時已病。道卒。所著有克齋集百卷。大易要言二十卷。論語解三十卷。老子解二卷。雜著五卷。類集經史百餘卷。南軒私淑之傳。以先生為第一。宋史列之儒林。而不知其源流所自。且於其大節。亦尙未詳。為可惜也。

伯高門人（胡劉四傳。）

彭先生法

彭汝清。江人。忠肅孫。李義山即忠肅長子欽。增。而先生又為義山增。

范氏續傳

縣丞范先生大治

范大治者。成都人也。幼時常及從學滄江書塾。官崇仁丞。宋亡。不仕。與學者語。舉書傳。常連卷數千百言。不遺一字。天文地理律歷姓氏職官。一問輒數千百言不止。虞集猶及見之。當是華陽之後人也。

虞氏續傳

編修虞升齋先生汲（別見草廬學案。）

卷七十三 麗澤諸儒學案

麗澤諸儒學案表

葉邽

子榮發

孫霖

曾孫審言

徐僑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樓昉

李璧

李暹 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王擢 子應麟 別為深寧學案

子應鳳 別見深寧學案

鄭清之 趙范

趙葵 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應繇

附弟儔

樓昞

葛洪

喬行簡

李誠之

王介 子埜 別見西山真氏學案

喬夢符

王瀚 子柏 別為北山四先生學案

王洽

石範

朱質



葉秀發

潘景憲

潘景愈

潘景夔

潘景尹

鄒補之

杜旗

戚如琥

戚如圭

戚如玉

夏明誠

鄭宗強

汪淳

汪大度

汪大章

汪大亨

孫紹

會孫象祖 元孫崇僧

附師王元章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孫開之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汪大明	
黃煥	
父敦義	
黃謙	
陳黻	
詹儀之	
邢世材	
郭澄	
胡子廉	
康文虎	
康文豹	
趙善談	
趙彥秬	
牟永德	子哲
李大同	
時灝	子少章
時灃	

郭頤

鞏豐

鞏嶸

鞏峴

周介

彭仲剛

盧汝琰

盧汝瑄

樓孟愷

樓仲愷

樓叔愷

樓季愷

汪仲儀

郭粹中

父口

郭敏中

郭允中

郭時中	
葉誕	
徐文虎	
父時又	
陳錫	
徐侃	
徐倬	
王深源	鄭聞 別見北溪學案
並東萊門人	
白水玉山三	
山茂氏再傳	
元城龜山謙	
氏武夷紫微	
橫浦二傳	
雋水二程榮	
陽了翁薦山	
和靖四傳	

麗澤諸儒學案

祖望謹案。明招學者。自成公下。世忠公繼之。由是遠傳不替。其與嶽麓之澤。並稱克世。長沙之陷。嶽麓諸生荷戈登陣。死者十九。惜乎姓名多無考。而明招諸生。歷元至明未絕。四百年文獻之所寄也。述麗澤諸儒學案。(梓材案東萊學派二支最盛。一自徐文清再傳而至黃文獻王忠文。一自王文憲再傳而至柳文肅宋文憲。皆兼朱學。爲有明開一代學緒之盛。故謝山云四百年文獻之所寄云。)

東萊門人(林狂再傳。)

主簿葉先生邦

葉邦字子應。金華人。大治主簿。受業呂成公之門。以所得於成公者。授徐文清公僑。文清後爲朱文公門人高弟。而於先生執弟子禮。沒身不衰。（參黃文獻集）

雲篋謹案。文獻集未舉先生之字。其字子應。見吳正傳所題徐文清手書雜稿後。且稱爲鄉先生云。

軍守樓迂齋先生昉

樓先生昉（合傳）

樓昉字鳴叔。號迂齋。鄞縣人。與弟昞俱以文名。（雲篋案先生弟字季文。）從東萊於藝。嘗以其學教授鄉里。從遊者數百人。李悅齋學士。王厚齋尙書。其高弟也。後守興化軍卒。

梓材謹案。李悅齋爲紹熙庚戌進士。厚齋尙書以嘉定癸未生。相去二十四年。且其父温州已是幼從迂齋尙書。未必再及樓門。王厚齋云云。當是王厚齋尙書之父之譌脫耳。

端獻葛先生洪

葛洪字容父。東陽人。從呂成公學。登進士第。歷官爲尙書員外郎。上書言今之將帥。非必奮不顧死。冒水火蹈白刃。而後謂之忠也。第職思其憂謂之忠。公爾忘私謂之忠。純實不欺謂之忠。乞嚴飭將帥。申徵軍實。累遷參知政事。封東陽郡公。援王素諫仁宗御王德用進女事。以止備嬪御。世多稱之。卒諡端獻。杜清獻範稱其侃侃有大臣風。有奏議雜著二十四卷。

文惠喬孔山先生行簡

喬行簡字壽朋。東陽人。學於呂成公之門。登紹熙進士。歷宗正少卿。祕書監。權工部侍郎。兼國子司業。兼史院兼侍講。理宗卽位。貽書丞相。請法孝宗行三年喪。應詔上書曰。求賢求言二詔之頒。果能確守初意。則人才振而治本立。國威張而姦宄銷。臣竊觀近事。似或不然。其所召者。非久無宦情。決不肯來之人。則年已衰暮。決不可來之人耳。彼風節素著。廉介有守者。論薦雖多。固未嘗收拾而召之也。端平二年。朝議收復三京。又上疏曰。臣不憂出師之無功。而憂事力之不可繼。有功而至於不可繼。則其憂深矣。自古英君。必先治內而後治外。陛下視今日內治。其已舉乎。其未舉乎。不聽。師果敗績。進知樞密院事。後加少師。保寧軍節度使。醴泉觀使。封魯國公。卒於家。年八十六。諡文惠。先生歷練老成。識量宏遠。居官無所不言。好薦士。多至顯達。至於舉錢時。吳如愚。又皆當時隱逸之賢者。所著有周禮總說孔山文集。

正節李先生誠之

李誠之字茂欽。東陽人。受學於東萊。釋褐。爲饒州教授。歷知蘄州。金人犯淮。南黃州不保。力戰死之。先生嘗謂真西山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吾輩八字箴也。至是果不負所學。贈朝散大夫。祕閣修撰。封正節侯。

謝山答諸生問。思復堂集帖曰。西河謂宋儒講學者。無一死節。夫宋儒死節多矣。蘄州死事。李誠之最。在理度。二朝忠臣之先。東萊之高弟也。歐陽巽齋爲朱門世嫡。其弟子爲文山。徐徑販爲陸氏世嫡。其弟子爲壘山。二公爲宋之大忠。其生平未嘗有語錄行世。故莫知其爲朱陸之私淑者。文山尤不羈。留情聲色。而孰知其遠有源流也。是豈空疏之徒所得語此。況朱子後人有峻。南軒後人有唐。而趙良淳者。雙峯之高弟也。許月卿者。鶴山之高弟也。其餘如唐震。呂大圭之徒。不勝屈指。而曰無一死節。是夢中囈語也。潭州之陷。嶽麓三舍諸生。荷戈登陴。死者尤多。史臣不能博訪。附之李芾傳後。今乃反見謗讟於妄人。可爲軒渠。

### 忠簡王渾尺先生介

王介。字元石。金華人。從朱文公與呂成公遊。紹熙元年。廷對。陳時弊。光宗嘉其直。擢居第三。入歷國子錄。上久不朝。重華宮。先生上疏極諫。孝宗崩。又力請過宮執喪。言甚激切。人歎其忠。寧宗立。以忤韓侂胄。坐劾奉祠。久之。累遷國子祭酒。會旱。詔求直言。先生手疏論時政。又言漢法天地降災。策免丞相。乞命史彌遠終喪。後以集英殿修撰知襄陽府。京西安撫使。以疾奉祠卒。諡忠簡。子埜。從真西山遊。

梓材謹案。姑蘇志載先生爲郡人。徙起居舍人。出知嘉興府。又尹臨安。改知慶元府。卒年五十六。又言先生初學於呂東萊。徙居金華。娶鄭僑女。僑實婿汪玉山。應辰。故其問學有源委。蓋本真西山所作墓誌。西山又言先生子埜。哀其平生所爲詩文。奏議外制。春秋臆說。通鑑解標。爲渾尺集。蓋先生嘗自號渾尺居士。取后山詩。雖有千丈情。不如一尺渾意也。

### 御史喬先生夢符

喬夢符。字世用。東陽人。嘗從東萊學。淳熙二年進士。知歙縣。有大達當水衝。居民歲苦霖。先生爲築堤鑿渠。人免水患。號喬公街。後除大理正。奉旨鞠郭倬獄於宿州。不畏權勢。進監察御史。(參金華先民傳)

### 朝奉王定庵先生瀚

王瀚。字伯海。金華人。龜山弟子。師愈之子。而文憲公柏之父也。師呂成公。亦隸事朱文公。仕至朝奉郎。主管建昌軍。僊都觀。(參可言集考)

梓材謹案。先生號定菴。金仁山題魯齋文集目後云。僊都公早從麗澤。又以通家子登滄洲之門。朱子別集樓賢磨崖題名。有門人丁克王翰。王翰蓋卽先生。翰翰古今字爾。

縣令王先生洽

王洽字伯禮。金華人。侍講師愈之子。天資粹雅。操行潔修。嘗知當塗縣。真西山薦狀言其爲邑也。心乎愛人。用刑督賦。常有不得已之意。士民稱誦。翕然一詞云。（參真西山集）

梓材謹案。宋史道學王柏傳。父瀚。兄弟皆及朱呂之門。是先生爲東萊弟子之證。

通判石先生

石範字宗卿。浦江人。從東萊遊。以進士尉奉化。歲饑。貧民將爲變。先生賑之。不誅一夫而定。遷知婺源縣。有月椿錢二萬。皆取之民。先生請獨其十之二。俄權通判袁州。峒獠弄兵。袁當其衝。先生攝州事。練軍旅。廣儲蓄。博訪守禦之策。峒獠不敢近。轉通判泉州卒。（參浦陽人物配）

侍郎朱先生質

朱質字仲文。義烏人。受學於成公及唐說齋仲友。中紹熙進士第二人。累官至右正言左司諫兼侍讀權吏部侍郎。著有易說舉要。

知軍葉南坡先生秀發

葉秀發字茂叔。金華人。師事東萊。以進士爲慶元府教授。著論語講義。以訓諸弟子。一時鉅儒皆相器重。願與之交。而揚慈湖簡問難尤詳。謂得所啓發。後知高郵軍。

雲濠謹案。宋景濂爲先生傳。言其師事呂東萊。唐說齋。極深性理之學。以餘爲文。輒擢慶元丙辰進士第。弟子慕之。從其學者歲至數百人。又言其教授慶元時。與之交者。慈湖而外。則樓攻媿。史彌善。樓迂齋。鄭安晚。

袁絮齋也。又言學者尊之曰南坡先生。所著有易說周禮說及論語講義等書。

梓材謹案。宋世葉秀發有二。其一仁和人。名時。字秀發。官龍圖閣學士。諡文康。

教授潘先生景憲

潘景憲字叔度。金華人。九歲以童子貢京師。後入太學。益自刻厲。學官任玉山芮國器。王梅溪皆推重焉。隆興元年進士。請爲南嶽祠官。秩滿。力請太平教授。遠次以歸。始爲浮屠說。既而學於東萊。先生與東萊同年而齒長。聞其論說。行身探道之意。慨然感悟。遂棄所學。學焉。父喪服除。不復仕。日遊呂氏之門。誦詩讀書。旁貫史氏。尤盡心於程易。朱晦翁子塾其壻也。（參朱子文集）

大學潘先生景愈

潘景愈字叔昌。叔度之弟。嘗爲大學解魁。年三十餘。甚有志趣。東萊稱其有意務實。（參東萊遺集）

大學潘先生景愈

潘先生景夔

潘先生景尹（合傳）

潘景夔。景尹。松陽人。其父朝散。好謙。篤於教子。越數百里。遣從東萊遊。且謀徙家於藝。以便其學。（同上）

府判鄭先生補之

鄭補之。字公交。開化人。受業朱呂之門。淳熙初舉進士。判江寧府。著有春秋語孟注。兵書解。宋朝職略等書。（參  
浙江通志）

薦辟杜橋齋先生廩

杜橋。字伯高。金華人。登成公之門。同時陸務觀。陳君舉。葉正則。陳同甫。咸稱其文。淳熙間。兩以制科薦。所著  
有橋齋集。（參姓譜）

知州咸貞白先生如琥

咸如琥。字少白。金華人。從呂東萊遊。篤於修齊之道。以進士。授郴州教授。遷國子博士。出知台州。尋改袁州。政績  
大著。甫受代而卒。門人私謚曰貞白先生。從兄如圭如玉。皆從東萊遊。（同上）

雲濠謹案。金華府志載先生云。其學務以修身齊家。見諸實用。不爲空言。東萊每歎異之。

縣尉咸先生如圭

進士咸先生如玉（合傳）

咸如圭。金華人。以進士爲嵯縣尉。弟如玉。亦遊太學。母周氏。晚時觀書。輒能舉大義。嘗讀上蔡語錄。顧諸子曰。既  
不爲祿利。復不求人知。斯所謂闕學者邪。其期諸子如此。（參東萊遺集）

梓材謹案。黃文獻志道一山長咸君墓。言二先生連起進士乾道淳熙間。

推官夏先生明誠

夏明誠。字敬仲。金華人。其學本自呂東萊。而自負甚高。登慶元丙辰進士第三人。一爲安慶推官。遂致仕。嘗作八  
詠樓賦序。直斥沈休文爲是樓之辱。吳禮部敬卿特稱之。（百家記）

朝請鄭坦溪先生宗強

鄭宗強。字南夫。金華人。遊於東萊之門。講貫理道。篤志根源。蔡久軒稱其學業精深。履行純篤。後以朝請大夫致  
仕。著有坦溪集行世。（參金華府志）

教授汪先生生輝



汪惲。金華人。受業東萊。勵志於學。授吉州教授。講學者咸歸重焉。（參浙江通志）

汪獨善先生大度

汪約叟先生大章（合傳）

汪大度。字時法。金華人。受業於呂東萊。慶元初。大愚觸權奸貶韶州。先生往送之。伴送者凌辱大愚。先生以義折之。直欲與之坐獄。從至貶所。久之乃還。經紀其家事甚至。晦翁致書深加歎敬。弟大章。號約叟。亦從東萊遊。大愚之卒也。約叟詎秋試纔四日。舍之就道。護喪以歸。（參金華先民傳）

梓材謹案。時法號獨善。吳禮部跋汪元思固窮集云。大愚謫廬陵。獨善裂裳裹足送之。後徙卒高安。其弟約叟。輟試往護其喪。兄弟遂以義聞。士大夫王忠文公跋大愚帖。則謂時法人稱爲西山先生。而儒林宗派又

以西山屬之。其兄大章。恐誤。梓材又案。東萊爲汪耀慶行墓志云。男五。大任。大亨。大度。大明。大聲。大度。大明。久從予遊。據此。則約叟大章之於獨善。蓋從弟也。

汪先生大享

汪先生大明（合傳）

汪大亨。字時升。汪大明。字時晦。西山先生大度之兄也。皆成公門人。（參王忠文集）

州守黃先生煥（父敦義）

黃先生謙（合傳）

黃煥。字德亨。光澤人。父敦義。以大經教子。七子皆有成立。先生志篤學博。嘗從呂東萊遊。淳熙戊戌。南省第二人。後守岳州。罷廚傳。蠲魚稅。毀淫祠。卒年八十。兄謙。字德柄。亦遊朱呂之門。（補）

著作陳先生黼

陳黼。字斯士。東陽人。少從呂東萊遊。永康林大中聞其賢。妻以女。先生未嘗倚爲重也。淳熙八年。登進士。不汲汲進取。以恬靜自守。林欲召爲樞密院。先生力辭。嘉定元年。大中卒。乃遷國子博士著作郎。凡三十年。偃蹇宦途。而不改其樂。後丐祠歸。貧無室廬。僦居永康以終。（參東陽縣志）

侍郎詹先生儼之

詹儼之。字體仁。遂安人也。張宣公守嚴州。東萊分教。先生俱從之遊。又嘗從朱文公問學。累官吏部侍郎知靜江府。已而以蜚語謫袁州。光宗登極。以其嘗爲宮寮。許自便。時閩中有詹元善者。亦朱氏弟子也。而以體仁爲名。（

補  
附錄

口口口曰。詹體仁懇實肯講學。不易得。但未免弱。蓋膽薄而少決。今日善類多有此病。每力振之。以此思剛明之實。誠不易得。又曰。舊在嚴陵。體仁頗感佛學。今卻不然。亦得伯恭之力。又曰。豈第愛民。凡事可以商量。趨向甚正。口口口學。(並補)

縣丞邢先生材

邢世材。字邦用。其先自青州徙汴。紹興間。始家會稽。先生既舉進士。得官。盡棄故學。偏從長者遊。深思力索。有所未達。憤排見於辭色。退則汲汲求踐其所聞。於東萊有連。從之講學。非一日。出爲南康軍司戶參軍。遷從政郎。金華縣丞。未上。卒於家。年三十七。(參東萊遺集)

主簿郭先生澄

郭澄。字伯清。東陽人。以父將仕郎良臣。紹興末。軍興。入贊佐縣官者。賜爵。視任子補將仕郎。調南昌黃巖主簿。皆不行。先生少時。將仕奇其敏悟。爲築西園舍。旁延名士講授。鄉之秀民願請業者。悉聚而館焉。先生既用力於學。益知師友之可親。辭氣惘穎。未嘗不以善其身。迪其族。衣被其鄉閭爲主。退而驗其語。隨其力之所至。皆有以自見云。(同上)

梓材謹案。說齋學案吳主簿傳云。郭氏有西園南湖石澗三書院。招延呂成公薛象先之徒。教授子弟。先生爲西園學者。是亦呂薛門人也。

雲濠謹案。葉水心誌先生父將仕墓。言其嘗使先生出從大師。歸而與其師學。又言先生靜而敏。所論質皆能記憶。所舉發皆能推見。所得非一師。爲之師者。多自以爲不及也。又案陳龍川爲郭德鄰哀詞云。德鄰之子曰澄。伯清者。歷從一世士君子遊。德鄰先生父字。惜先生所得諸師。多不可考見云。

胡先生子廉

胡子廉者。淳安人。博極羣籍。不屑科舉之學。從東萊先生遊。終身不仕。(補)

康先生文虎

康先生文豹(合傳)

康文虎。字炳道。與弟文豹。字蔚道。皆東萊弟子。(補)

梓材謹案。謝山奉臨川帖子五。引大愚遊侯濤山記云。康炳道兄弟。會於王季和家。謝山自注如是。

安撫趙先生善談

趙善談。東萊門人。官安撫。

通判趙先在彥桓

趙彥桓。字周錫。東陽人。師事呂東萊。擢取臆科。授右選。精春秋左氏傳。作發微一百篇以進。上嘉之。旋借和州觀察使充接伴副使。隆興元年登進士第。換宣義郎。終眉州通判。

通判牟先生永德

牟永德。緡雲人。紹興進士。官奉議郎。徽州通判。師事成公。著春秋發微。子哲。見括蒼彙紀。

尙書李先生大同

李大同。字從仲。東陽人。學於成公與朱文公之門。登嘉定進士第。官至工部尙書。以寶謨閣直學士知平江府。有羣經講義。

朝散時南堂先生瀾

時先生瀾（合傳）

時瀾。字子瀾。蘭溪人。師呂東萊。淳熙辛丑進士。累官朝散郎。通判台州。東萊輯書說。自秦誓拆落誥。未畢而卒。先生補完之。有兩堂集若干卷。兄彥。字子雲。亦師東萊。著尙書周官餘論。未成卒。（參金華賢達傳）

監簿郭固齋先生頤

郭頤。字養正。嚴之壽昌人也。進士。從東萊先生遊。官至軍器監主簿。學者稱固齋先生。（補）

提轄登粟齋先生豐

登豐。字仲至。號粟齋。其先鄆州須城人。渡江爲婺州武義人。少遊成公之門。淳熙進士。嘗知臨安縣。稍遷提轄。左藏庫卒。葉水心銘其墓。

祖望謹案。胡絃以高科求進。不得。怨忠定。登粟齋亦以合選。前列訴京鏜。京之對之。無異忠定。而粟齋極歎鏜言之是。反自引咎。毫無怨尤。

司封登厚齋先生巖

登先生巖（合傳）

登巖。字仲閻。（梓材案。水心爲仲至墓志云。季氏仲同。）粟齋弟也。淳熙二年進士。累官至太學博士。大理寺丞。上書言兵端不可開。忤宰相。出知嚴州。陛辭。力言外攘當先內修。已而直祕閣。歷遷司封郎。奉祠致仕。先生靜正。

夷博。居官未嘗釋辭色。貫聲光以媒進。而儒術吏治。所至皆有聲。詳見供平齋墓志。所著有厚齋集八十卷。先生之母楊氏。通毛詩論語孝經。知大義。故自長子峴而下。皆知師東萊。傳正學。有聞於時。惟峴失其事。而不別爲之傳。(補)

梓材蠶案。水心文集揚夫人墓表云。嫁東平。登法。登君死。夫人年二十六。子長曰豐。三歲。幼孿也。始生。是揚止二子。所謂長子峴。豈即栗齋之改名邪。然又謂峴失其事何也。疑揚夫人爲羣君繼室。長子峴當是前夫人之子。故不之數耳。

### 周先生介

周介。字叔謹。括蒼人也。從東萊晦翁遊。(補)

### 提舉彭先生仲剛

彭仲剛。字子復。平陽人也。乾淳之際。永嘉儒者林立。而平陽稍爲別派。徐忠文公子宜以心學起。其說合於金溪。王信州道甫以事功之學起。其說合於永康。先生徧遊其間。及以進士釋褐。主金華簿。始聞麗澤之教。東萊謂其用力甚銳。先生之學。不事論說。以實踐爲宗旨。尤有吏才。衢州大水。憲司檄下金華。令先生往覆視。先生請曰。衢水高者出屋堦。殺稼溺人。行道共知。既再檢實矣。猶往覆視者。防吏之欺。將使民實得食也。然恐待覆視。而民已死矣。憲司感其言。卽出米恣所賑。移臨濟令。均其民之力役。圖縣鄉之地。幾都幾保。合爲一圖。而物數其地之所有。有以圖上者。先生曰。善。猶有遺。其人口。無。先生指曰。某地方嶺有某某居之。某地有松林水步。今胡失之。其人大驚。不知先生何以得之也。由是整廢墜甚多。先生善聽訟。然不自以爲明。每諭之曰。雖訟而直。所屈多矣。民愛信之。訟爲衰止。提刑薦其政。召付都堂審察。授兩浙運司均斛官。以近臣薦。召爲詳定一司敕。令所刪定官。遷國子監丞。以試進士。與知舉者忤。罷官。已而起知全州。時陳公君舉詹公元善任漕使。首爲減月椿錢十三四。先生又減繁費。以甦民力。然後戢豫借寬省限商稅。止取正錢。帶納者獨其大半。輸租得自槩量。吏胥不敢取斛面。而擇其耆老之有學行者。師長其子弟。先生於聽政之暇。親執經而教之。以外艱歸。凡先生所至。去後無不思者。紹熙五年。明越大饑。特令先生爲常平提舉。蓋且向用矣。是年病卒。葉水心曰。子復之爲學。以爲非同聲趨和所能至也。故不敢以意之爲是。而獨以力之能者試之。常左經而右律。目驗而耳覈。考實以任重。先重以致遠。非其心之所通。雖誠聞之。不苟從也。非其行之所至。雖審知。猶怒置之。故其材爲實材。德爲實德。此先生之學之大致也。先生不著書。賴有水心之文。得以見其本末云。(補)

### 盧先生汝欽

盧先生汝瑄（合傳）

盧汝玖。汝瑄。淳安人。子權大經之叔。季子也。東萊爲新定校官。季子實綴弟子員。後其叔介季以見東萊。蓋叔季遊居數年。（參東萊遺集）

樓先生孟愷

樓先生仲愷（合傳）

樓先生叔愷（合傳）

樓先生季愷（合傳）

樓孟愷。仲愷。叔愷。季愷。義烏人。並從東萊遊。父蘊卒。東萊志其墓。（同上）

汪先生仲儀

汪仲儀。金華人。嘗從東萊遊。母卒。請銘於東萊。（同上）

縣尉郭先生粹中（父口）

主簿郭生敏中（合傳）

鄉貢郭生允中（合傳）

鄉貢郭生時中（合傳）

郭粹中。敏中。允中。時中。武夷人。朝散大夫戶部員外郎知常州總領湖廣京西財賦某之諸子也。東萊與戶部遊再世。諸子相從講學。粹中嘗爲龍游尉。敏中主江山簿。允中時中皆應進士舉。（同上）

縣令葉先生誕

葉誕。字必大。蘭溪人。乾道進士。從東萊遊。嘗主清江簿。其父卒。東萊爲之志墓。官至吳縣令。（同上）

徐先生文虎（父時又）

徐文虎。分水人。從東萊遊。相與居者數年。其父時又趣之從師友。講習甚篤。（同上）

陳先生錫

陳錫。烏傷人。嘗執經於東萊。（同上）

徐先生侃

徐先生傳（合傳）

徐侃。徐傳。義烏人。文清公橋之兄也。皆學於呂成公。而文清師事朱子。（參王忠文集）

王先生深源

王深源婺州人。東萊之徒也。鄭聞在呂氏家塾。從先生爲學。（參陳北溪集）

梓材謹案。東萊學案監獄祖泰傳語其友王深厚。深厚當作深原。原爲源之本字。蓋因原而譌爲厚爾。

葉氏家學（林汪三傳）

隱君葉先生榮發

教授葉先生霖（合傳）

葉榮發。金華人。其父邦爲徐文清公師。先生深自韜晦。罕與物接。子霖。始復以家學授徒。端明殿學士王埜知南康軍。葉聞咸敬禮焉。官終蘭溪儒學教授。

州同葉先生審言

葉審言。字謹翁。金華人。蘭溪教授霖之子。先生於書無所不讀。卓然自立。父子相爲師友。嘗仕備江義烏二縣教諭。所至以興壞起廢爲務。任衢州之明正書院山長。復道旆冒占之田二百餘畝。及爲吉水教授。士論翕然。主晉江簿。同寮有與之不合者。力構陷之。使者得其寃狀而莫能直。竟去官。改婺州路司獄。以年請老。詔晉秩同知瑞安州致仕。先生學以寡欲爲宗。治家有法。吉凶諸禮。一遵成公家範。曰。吾有所受之也。室廬再厄於火。僑寓唐氏說齋精舍久之。乃得老屋數椽。教子之餘。日以種蒔爲事。所入不足自給。處之晏然。卒之日。有書數卷。田數畝而已。許文懿公諡柳特制貫吳禮部師道張修撰樞皆雅重之。

葉氏門人

文清徐毅齋先生僑（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樓氏門人

文懿李雁湖先生壁

文肅李悅齋先生重（並見嶽麓諸儒學案）

知州王先生僑

王僑。字謙父。其先浚儀人。徙居於鄞。先生博學耿介。爲樓任齋高弟。復從史瀾善遊。文藝深醇。善議論。壯歲試祠學科。不中。輒棄去。自誓曰。他日必令二子業有成。後登進士第。同年余天錫參知政事。屬教其子弟。歲終致束脩以謝。先生不受。拱而言曰。二兒習詞學。鄉里無完書。願從公求尺牘。往借周益公傳內翰番陽三洪公暨往昔習詞學者。凡二十餘家所藏書。余欣然許之。後二子果俱中詞科。爲安吉丞。攝令長興。捐俸周水災。再攝新城。爲貧

民完賦。遷國子正將作監主簿。通判婺州。御史劉晉之誣衢州。據慮囚受賂。先生得實。力白其誣。晉之不敢犯。晉之蓋史相黨人也。後攝郡去。日以羨財留於官。改祕書丞守徽州。遷吏部郎中兼崇政殿說書。疏言羣臣遜志之言。多逆臣矯拂。實未之見。其議剴切。深中時病。後直祕閣。知温州。淳祐十一年。上書劾古傳忠。又書竹林二字賜之。明年卒。年六十九。子應麟。應鳳。（參延祐四明志）

忠定鄭安晚先生清之

鄭清之。字德源。（雲濠案先生初名變。字文叔。別號安晚。）鄞縣人。少從樓迂齋學。能文。樓攻媿。亟加稱賞。登嘉泰進士第。調峽州教授。帥趙方嚴重。靳許可。先生往白者。爲置酒。命其子苑葵出拜。披先生無答拜。且曰。他日願以二子相累。遷國子學錄。理宗卽位。累官至參知政事。史衛王卒。先生爲右丞相。慨然以天下爲己任。召還真西山等十五人。（雲濠案十五人者。真文忠與魏文靖了翁。崔清獻與之。李文肅。徐文清。趙尙書。汝談。尤尙書。靖。游觀文似。洪忠文咨夔。王正肅。徐李文清宗勉。杜清獻。徐忠簡。清叟。袁正肅甫。李觀文。詔也。）時號小元祐。遺逸如劉浸塘。趙章泉。皆見旌異。入洛師儻。乞罷。不可。拜左丞相。巧去益力。授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封申國公。賜御書輔德明諫之閣。淳祐四年。拜少保兼侍讀。五年。拜少傅。進少師。奉國軍節度使。賜第於西湖之漁莊。進讀仁皇訓典。謂仁祖之仁厚。發爲英明。孝宗之英明。本於仁厚。二者相須。此仁祖孝宗之所以爲盛也。六年。拜大保。七年。拜大傅。右丞相。先生方放浪湖山。每寓僧刹。帝勉諭有加。軍國事仍自先生決之。十一年。感疾。乞罷。政拜大傅。保寧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進封齊國公。致仕。卒。贈尙書令。追封魏郡王。諡忠定。先生不好立異。湯仲能中嘗論事侵之。及再相。仲能求去。先生曰。己欲作君子。使誰爲小人。力挽留之。徐清叟嘗論列。先生乃引之共政。先生與彌遠議立理宗。駁駁至宰輔。然端平之間。召用正人。先生之力也。（參史傳）

參政應賢芷先生儼（附弟傑）

應儼。字之道。昌國人。刻志於學。嘗從樓迂齋遊。文聲日振。嘉定十六年。試南省第一。遂舉進士。爲臨江軍教授。歷遷祕書郎。請早建太子。入對。帝問星變。先生請修實德。以答天戒。帝問藏書。請訪先儒解經注史。因及程迥。張根。書。皆有益世教。帝善之。淳祐初。遷宗正寺丞。端平開邊兵敗。先生預議邊事。坐斥。後復用。以起居舍人。權兵吏二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掌內制。理宗一夕召之草麻。夜四鼓。五制皆就。帝奇其才。翌日。拜翰林學士。八年。授同知樞密院事。九年。拜參知政事。封臨海郡侯。以疾乞歸。卒於家。弟傑。字自得。六歲能詩。紹定四年。進士。調烏程尉。議毀淫祠。獨存徐孺子廟。鄰邑有沈氏兄弟訟財。郡檄自得案實。自得委曲開諭。適沈子魁鄉薦。因賦詩傲之。兄弟感悟。爭遂息。仕至文林郎。（參史傳寧波府志）

謝山翁洲書院記曰。應參政葺。並由昌國遷鄞。其貴也。建翁洲書院於故居。以興起後進。穆陵賜御書以榜之。元時以昌國爲州書院。置山長。參政之孫全軒領之。因祀葺於中。而以其子蘭坡附焉。其後又增祀全軒。詳見應奎翁碑記。中明時。以倭難廢。昌國隸定海。書院亦圯。今昌國復置縣。改定海曰鎮海。而以昌國稱定海。於是復立翁洲書院。奎翁曰。翁洲爲海外諸番所觀聽。使爲彼之徒。推其尊禮仙佛之念。而知尊孔子之道。廓其求聞清淨寂滅之念。而返諸大籍之學。則其有補於聖教者。固非淺也。奎翁之言至矣。予更何以益之。但考穆陵之時。甬東書院實與翁洲並置。甬東出於安晚。其與葺並。皆任齋之徒也。故二公並以文章名。

### 處簡家學

簽樞王潛齋先生莖（別見西山真氏學案。）

### 朝奉家學

文憲王魯齋先生柏（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 牟氏家學

牟先生哲

牟哲。承德子。師呂成公之子伯愚。學問該博。才思深遠。著指南集。（參括蒼彙紀）

### 時氏家學

書記時所性先生少章

時少章。字天彝。號所性。金華人。父朝散郎瀾。師事呂東萊先生。天才絕出。博極羣書。談經多出新意。而子史學尤精。詩由盛唐而追漢魏。文仿宋東都以前而逮古作者。吳師道稱其峻潔精工。豈惟雄視吾邦。蓋一代之偉人也。由鄉貢入太學。年踰五十。登寶祐進士。由麗水主簿。歷諸教授。山長。用薦擢史館檢閱。有忌者。改授保寧節度掌書記。所著有易詩書論孟大義六十卷。雜詩文數千篇。總名所性集。（參金華先民傳）

### 王氏門人

鄭先生聞（別見北溪學案。）

### 王氏家學（林汪四傳）

尙書王厚齋先生應麟（別爲深寧學案。）

常博王默齋先生應鳳（別見深寧學案。）



鄭氏門人

忠敏趙先生范

志靖趙庸齋先生葵（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戚氏家學

隱君戚貞孝先生紹

戚紹。婺州人。知袁州如瓊之孫也。入元。隱居不仕。同志之士相與號為貞孝先生。（參黃文獻集）

教諭戚先生象祖（附師王元章）

戚象祖。字性傳。貞孝先生之子。少服家庭之訓。弱冠師事王元章。益達於命義。年幾五十。乃用舉者得東陽縣學教諭。遷紹興之和靖書院山長。年未七十。輒求致仕。弗許。復用為信之道一書院山長。訖辭不受。僑居永康之太平。（同上）

戚朝陽先生崇僧（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汪氏家學

汪先生開之（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卷七十四 慈湖學案

慈湖學案表

楊簡

子恪

老楊子

象山門人

五世孫 芮

六世孫 伯純

七世孫 圭

袁甫 別見繫齋學案

馮興宗

馮國壽

史彌忠

父漸

史彌堅

子賓之

別見邱劉諸儒學案

史彌翬

孫蒙卿

別為靜清學案

王擢

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史彌林

父涓

錢時

子樵

從子允文

洪揚祀

夏希賢

子傳

鄭玉

別為師山學案

趙汭

別見草廬學案

汪汝懋

沈源

唐轅

子清之

子潛之

吳暉

鄭玉 別為師山學案

汪汝懋 見下大之門人

方道獻

鄭玉 別為師山並大之同調學案

呂人龍

陳苑 別為靜明寶峯學案

以下慈湖融  
堂續傳

宋夢鼎

魯淵

洪源 子璵

張復

朱魯同調

洪夢炎

族孫  
蹟

汪汝懋 見下大之門人

史守之

																			史定之
																			陳損
																			子蒙
																			張端義 見上慈湖門人
																			全謙孫
																			從子 耆
																			父汝梅 附兄弟孫弟頤孫
																			全晉孫
																			子彥
																			族子 整
																			黃潤玉 詳見明儒學案
																			子錫孫
																			桂萬榮
																			四世孫 同德
																			桂彥良 別見靜明寶峯學案
																			桂瓌
																			並石坡續傳
																			子鍾
																			孫金
																			童居易
																			附師李聿 王休
																			子鉉
																			曹漢炎
																			嚴長
																			黃震 別為東發學案

曹巖講友

趙彥誠

曾焜

子曾

鄒近仁

鄒夢遇

葉祐之

張端義見上慈湖門人

徐鳳

曹夙

張渭

張汾

孫明仲

沈翬

許孚

朱介

魏榘

沈民獻

四世孫  
輝卿

五世孫  
源見上靈齋門人

劉厚南

舒銑 別見廣平定川學案

方傳

王子庸

馬樸

子燮見上慈湖門人

馬應

馬燮

王琦

鍾季正

舒益

洪簡

舒衍 別見梨齋學案

吳墳

吳垌

余元

鍾宏

曹正

邵甲

子大椿

鄭棠

王震

鄭節夫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顧平甫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張端義

王晉老

何元壽

傅正夫

傅大原 別見說齋學案

薛疑之 子璩

夏希賢

洪揚祖 並見融堂門人

錢樞 見下融堂家學

趙與憲

孫偕別為靜明寶峯學案

歐真德秀 別為西山真氏學案

劉宰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舒璘

沈煥 並為廣平定川學案

袁燮 別爲製齋學案

韓宜卿 別見清江學案

蔣存誠

沈文彪

子民獻 見上慈湖門人

湯建

並慈湖講友

葉秀發 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韓度 別見清江學案

並慈湖學侶

慈湖學案

祖望謹案。象山之門。必以甬士四先生爲首。蓋本乾淳諸老一輩也。而壞其教者實慈湖。然慈湖之言不可盡從。而行則可師。黃勉齋曰。楊敬仲集。皆德人之言也。而未聞道。予因采其最粹且平易者。以志去短集長之意。則固有質之聖人而不謬者。述慈湖學案。(梓材案慈湖學派。黎洲之原本。附列金溪學案。自謝山始別爲慈湖學案。)

象山門人

文元楊慈湖先生齋

楊簡字敬仲。慈溪人。乾道五年進士。調富陽主簿。嘗反觀覺天地萬物通爲一體。非吾心外事。陸象山至富陽。夜集雙明閣。象山數提本心二字。先生問何謂本心。象山曰。君今日所聽扇訟。彼訟扇者。必有一是有一非。若見得孰是孰非。卽決定爲某甲是某乙非。非本心而何。先生聞之。忽覺此心澄然清明。亟問曰。止如斯邪。象山厲聲答曰。更何有也。先生退。拱坐達旦。質問納拜。遂稱弟子。已而沿檄宿山間。觀書有疑。終夜不能寐。瞳瞳欲曉。灑然如有物脫去。此心益明。淳熙元年。母喪去官。營葬車廄。更覺日用酬應。未能无礙。沈思屢日。一事偶觸。始大悟變化。



云爲之旨。交錯萬變。而虛明寂然。服除。補紹興府理掾。差浙西撫幹。知嵯縣。外艱不赴。起知樂平。召爲國子博士。以爭趙汝愚之去。主管台州崇道觀。嘉泰四年。權發遣全州。未上。論罷。主管仙都觀。嘉定元年。累遷至著作佐郎。兼兵部郎官。二年。除著作郎。遷將作少監。面奏。陛下自信此心。卽大道乎。寧宗曰然。問日用如何。寧宗曰。止學定耳。先生謂定无用學。但不起意。自然靜定。是非賢否自明。他日。又言陛下意念不起。已覺如太虛乎。寧宗曰。是如此。問賢否是非。歷歷明照否。寧宗曰。朕已照破。先生頓首爲天下賀。出知溫州。督賦之吏。不入縣庭。但移文罷妓籍。訪賢人。崇孝養而已。架鑼戟門。令投牒者自鳴。鳴卽引入。剖決無時。縣官賢否。卽雜訪之。小民之至庭下者。言人人同。乃行黜陟。其待僚屬。方據案書判。有嗜於庭者。無問誰何。卽釋筆拱答。務以德化感人。民自悅服。除駕部員外郎。改工部除軍器監。將作監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巧利而歸。以寶謨閣學士。慈溪縣男。大中大夫致仕。寶慶二年卒。年八十六。諡文元。築室德潤湖上。更名慈湖。遊方僻嶠。婦人孺子。亦知有所謂慈湖先生也。所著有甲癸乙癸冠記。昏記。喪禮家記。家祭記。釋菜禮記。己易啓蔽等書。

慈湖己易

易者己也。非有他也。以易爲書。不以易爲己。不可也。以易爲天地之變化。不以易爲己之變化。不可也。天地我之天地。變化我之變化。非他物也。私者裂之。私者自小也。包犧氏欲形容易是己不可得。畫而爲一。於戲。是可以形容吾體之似矣。又謂是雖足以形容吾體。而吾體之中。又有變化之殊焉。又无以形容之。畫而爲一。一者。吾之一也。一者。吾之一也。可畫而不可言也。可以默識。而不可以加知也。一者。吾之全也。一者。吾之分也。全卽分也。分卽全也。自生民以來。未有能識吾之全者。惟觀夫蒼蒼而清明而在上。始能言者。名之曰天。又觀夫隤然而博厚而在下。又名之曰地。清明者。吾之清明。博厚者。吾之博厚。而人不自知也。人不自知。而相與指名曰彼天也。彼地也。如不自知其爲我之手足。而曰彼手也。彼足也。如不自知其爲己之耳目鼻口。而曰彼耳目也。彼鼻口也。是无惑乎。自生民以來。面牆者比比。而不如是昏之甚者。見謂聰明也。夫所以爲我者。毋曰血氣。形貌而已也。吾性澄然。清明而非物。吾性洞然。无際而非量。天者。吾性中之象。地者。吾性中之形。故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皆我之所爲也。混融无內外。貫通无異殊。觀一畫。其指昭昭矣。厥後又繫之辭曰。乾。乾健也。言乎千變萬化。不可紀極。往古來今。无所終窮。而吾體之剛健。未始有改也。言乎可指之象。則所謂天者是也。天卽乾健者也。天卽一畫之相似者也。天卽己也。天卽易也。地者。天中之有形者也。吾之血氣形骸。乃清濁陰陽之氣合而成之者也。吾未見夫天與地與人之有三也。三者形也。一者性也。亦曰道也。又曰易也。名言之不同。而其實一體也。故夫乾象之言。舉著物之流行變化。皆在其中。而六十四卦之義。盡備於乾之一卦矣。自清濁分。人物生。男女形。萬物之在天下。未嘗不

兩。曰天與地。曰晝與夜。曰夫與婦。曰君與臣。曰尊與卑。曰大與小。曰貴與賤。曰剛與柔。曰動與靜。曰善與惡。曰進與退。曰實與虛。傳觀縱觀。何者非兩。一者所以象此者也。又繫之辭曰。坤順也。明乎地與妻與臣與柔之類也。然非有二道也。坤者兩畫之乾。乾者一畫之坤也。故曰。天地之道。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側。又曰。明此以南面。堯之所以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所以爲臣也。又曰。吾道一以貫之。則夫乾坤之象。雖有大哉至哉之辨。以明君臣上下之分。而无二元也。坤爻又曰。直方大。又曰。以大終也。又以明大與至之无二旨。乾與坤之无二道也。乾何以三一也。天此物也。人此物也。地此物也。无二一也。无二己也。皆我之爲也。坤何以三一也。天有陰陽日月明晦也。地有剛柔高下流止也。人有君臣夫婦貴賤善惡也。三天下固有如此者也。聖人繫之辭曰。震。明乎如此者。陽爲主。自下而動且起也。此我之變態也。三天下固有如此者也。聖人繫之辭曰。巽。明乎如此者。陰爲主。陰入於下。柔隨之類也。此又我之變態也。三天下又有如此者也。聖人繫之辭曰。坎。言陽陷乎兩陰之中。內陽而外陰。水之類也。此我之坎也。三天下又有如此者也。聖人繫之辭曰。離。言陰柔不能以自立。麗乎兩剛。又有陽而中虛。爲火之類也。此我之離也。天下又有三三者。陽剛止截乎其上。故繫之辭曰。艮。艮止也。明乎我之止也。天下又有三三者。陰柔發散乎其外。故繫之辭曰。兌。兌說也。明乎我之說也。舉天地萬物萬化萬理。皆一而已矣。舉天地萬物萬化萬理。皆乾而已矣。坤者乾之兩。非乾之外復有坤也。震巽坎離艮兌。又乾之交錯散殊。非乾之外復有此大物也。皆吾之變化也。不以天地萬物萬化萬理爲己。而惟執耳目鼻口四肢爲己。是割吾之全體。而裂取分寸之膚也。是枯於血氣而自私也。自少也。非吾之軀止於六尺七尺而已也。坐井而觀天。不知天之大全也。坐血氣而觀己。不知己之廣也。元亨利貞。吾之四德也。吾本无此四者之殊。人之言之者。自殊爾。人推吾之始。名之曰元。又曰仁。言吾之通。名之曰亨。又曰禮。言吾之利。名之曰利。又曰義。言吾之正。名之曰貞。又曰固。指吾之剛爲九。指吾之柔爲六。指吾之庸獨爲天地。指吾之震巽爲雷風。指吾之坎離爲水火。指吾之艮兌爲山澤。又指吾之變而化之錯而通之者爲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以吾之照臨爲日月。以吾之變通爲四時。以吾之散殊於清濁之兩間者爲萬物。以吾之視爲目。以吾之聽爲耳。以吾之噬爲口。以吾之握爲手。以吾之行爲足。以吾之思慮爲心。言吾之變化云爲。深不可測。謂之神。言吾之心本曰性。言性之妙不可致詰。不可以人爲加焉。曰命。得此謂之德。由此謂之道。其覺謂之仁。其宜謂之義。其履謂之禮。其明謂之智。其昏謂之愚。其不實謂之僞。其得爲之吉。其失謂之凶。其補過謂无咎。其忻然謂之喜。其慘然謂之憂。悔其非謂之悔。嗇而小謂之吝。其不偏不過謂之中。其非邪謂之正。其盡焉謂之聖。其謂盡焉謂之賢。言乎其變謂之易。言乎其无所不通謂之道。言乎无二謂之一。今謂之己謂之己者。亦非辭乎六尺而復有妙己也。一也。二之者。私也。枯也。安得无私與枯者而告之。姑卽六尺而細究之。目能

視所以能視者何物。耳能聽所以能聽者何物。口能噬所以能噬者何物。鼻能嗅所以能嗅者何物。手能運用屈伸所以能運用屈伸者何物。足能步趨所以能步趨者何物。血氣能周流所以能周流者何物。心能思慮所以能思慮者何物。目可見也。其視不可見。耳可見也。其聽不可見。口可見。噬者不可見。鼻可見。嗅者不可見。手足可見。其運動步趨者不可見。血氣可見。其使之周流者不可見。心之爲臟可見。其能思慮者不可見。其可見者。有大有小。有彼有此。有縱有橫。有高有下。不可得而一。其不可見者。不大不小。不彼不此。不縱不橫。不高不下。不可得而二。視與聽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視聽與噬嗅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運用步趨周流思慮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是不可見者。在視非視。在聽非聽。在噬非噬。在嗅非嗅。在運用屈伸非運用屈伸。在步趨非步趨。在周流非周流。在思慮非思慮。視如此。聽如此。噬如此。嗅如此。運用如此。步趨如此。周流如此。思慮如此。不思慮亦如此。晝如此。夜如此。寐如此。寤如此。生如此。死如此。天如此。地如此。日月如此。四時如此。鬼神如此。行如此。止如此。古如此。今如此。前如此。後如此。彼如此。此如此。萬如此。一如此。聖人如此。衆人如此。自有而不自察也。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也。爲聖者不加。爲愚者不損也。自明也。自昏也。此未嘗昏。此未嘗明也。或者蔽之二之。自以爲昏爲明也。昏則二。明則一。明因昏而立名。不有昏者。明无自而名也。昏明皆人也。皆名也。非天也。天卽道。天卽乾。天卽易。天卽人。天與人亦名也。大傳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此非先聖之言也。憂卽天。萬物卽天。孔門之徒。聞聖人之言。而差之以己意參其間。而有是言也。此非吾孔子之言也。吾道一以貫之。此孔子之言也。其曰易與天地準。此亦非孔子之言也。何以明之。天地卽易也。幽明本无。故不必曰仰觀俯察。而後知其故也。死生本无說。不必原始要終。而後知其說也。是皆非吾孔子之言也。其徒之己說也。神卽易。道卽善。其曰繼之者善也。繼而二之也。離道以善。莊周陷溺乎虛无之學也。非聖人之大道也。孔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此孔子之言也。聖人卽易也。德業卽易也。繼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又非孔子之言也。何者。離易與天地而二之也。子曰。之下。其言多善。間有微礙者。傳錄記述者之差也。其大旨則善也。不繫之子曰者。其言多不善。非聖人之言故也。乾卽易。坤卽易。其曰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其非聖言。斷斷如白黑如一二之易辨也。凡如此類。不可勝紀。善學易者。求諸己。不求諸書。古聖作易。凡以開吾心之明而已。不求諸己。而求諸書。其不明古聖之所指也。甚矣。自古聖指東。學者求西。讀書者滿天下。省己者千无一。萬无一。孔氏之門。學者不知其幾。而日至者无幾也。月至者又无幾也。三月不違者。顏氏子一人而已。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矣。而況於不在孔門者乎。幸有一會子獨不然。曰。不可。江漢以懼之。秋陽以暴之。嗚呼。不可尙已。此豈訓詁之所能解也。知之者自知也。不可以語人也。所得而語人者曰。吾無行而不與二

三子者而已。終不可得言也。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而已。實無得以告人也。何爲其然也？尙不可得而思也。矧可得而言也。尙不可得而有也。矧可得而知也。然則昏者亦不思而遂己可乎？曰：正恐不能遂己。誠遂己則不學之良能不慮之良知。我所自有也。仁義禮智。我所自有也。萬善自備也。百非自絕也。意必固我。我自而生也。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何以異於是。雖然。思亦何害於事。箕子曰：思曰睿。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厯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思亦何害於吾事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不可以精粗論也。微戒无虞。罔失法度。正易道之妙也。堯舜允執厥中。執此也。兢兢業業。弗敢怠也。禹之克艱。不敢易也。湯改過不吝。去其不善而復於善也。文王翼翼小心也。信吾信。謹吾謹。微戒吾微戒。執吾執。兢兢吾兢兢。業業吾業業。艱吾艱。改吾改。翼翼吾翼翼。无二我也。无二易也。既曰：天下何思何慮。而又曰：執曰：兢兢業業。曰：艱曰：改過曰：翼翼。无思无慮者。固如此乎。但兢兢。但業業。但克艱。而弗易。但改過。但翼翼。方兢兢業業。克艱而不易時。此心果可得而見乎。果不可得而見乎。果不動乎。特未之察耳。似動而不移也。似變而未嘗改也。不改不移。謂之寂然不動可也。謂之无思无慮可也。謂之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可也。此天下之至動也。此天下之至曠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也者。倣此者也。非曠自曠。自動自動也。一物而殊名也。一人而姓名字行之不同也。此非沈虛陷寂者之所能識也。亦非憧憧往來者之所能知也。然而至易也。至簡也。或者自以爲難。近取諸身。殊不遠也。身猶遠耳。近取諸心。卽此心而已矣。會子傳之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孟子學之曰：仁。人心也。又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又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於戲。此足以指明人之心本良矣。而學者往往途領孟子之意。而不復疑有其他者。千萬而不一二也。故孟子言必稱堯舜。於以知孟子之言雖諄諄。而當時之聽之者多藐藐。此道甚明甚易甚簡。而人自疑自惑不信。使當時聞言而途信者衆。必不至勞孟子諄諄如此也。能識惻隱之真心於孺子將入井之時。則何思何慮之妙。人人之所自有也。純誠洞白之質。人人之所自有也。廣大无疆之體。人人之所自有也。此心常見於日用飲食之間。造次顛沛之間。而人不自省也。孔子曰：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子思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當曰：道也者。未始須臾離也。非也。造次間爲之。顛沛間爲之。无須臾而不爲也。是心本一也。无二也。无嘗斷而復續也。无嚮也不如是而今如是也。无嚮也如是而今不如是也。晝夜一也。古今一也。少壯不強而衰老不弱也。可強可弱者。血氣也。无強无弱者。心也。有斷有續者。思慮也。无斷无續者。心也。能明此心。則思慮有斷續。而吾心無斷續。血氣有強弱。而吾心無強弱。有思无思。而吾心无二。不能明此心。則以思憂爲心。雖欲无斷續。不可得矣。以血氣爲已。雖欲无強弱。不可得矣。雖欲造次於是。顛沛於是。无須臾不於是。勉强從事。不須臾而罷矣。况於造次乎。况於顛沛乎。書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僞

心勞日拙。如此則亦僞而已矣。非誠也。孔子也。主忠信。忠信者。誠實而已。无他妙也。而聖人以是爲主本。或者過而索之。外而求之。必反失。忠信之心。卽道心。卽仁義禮智之心。卽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之心。通於一。萬事畢。差之毫釐。繆以千里。不遠復。此心復也。頻復頻放。而頻反也。亦危矣。然已復則如常矣。无咎也。得此則吉。失此則凶。无虞。他日之吉凶。但觀一念慮之得失。當乾之初而不肯僨。此心放也。當五而不能飛。此心固也。當三而不惕。此心慢也。當四而不疑。此心止也。循吾本心以往。則能飛能潛。能疑能惕。能用天下之九。亦能用天下之六。能盡通天。下之故。任止久速。一合其宜。周旋曲折。各當其可。非勤勞而爲之也。吾心中自有如是。十百千萬散殊之正義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非吾心外物也。故曰。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言乎其自宜也。非求乎宜者也。孔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人之爲道。似善矣。而孔子截截斷斷。甚言其不可。孟子窺之。亦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此豈計度而圖之也。此豈擬議而成之也。擬議而成其變化。此非聖人之言也。學者之臆說也。孰知夫君子終日乾乾而非意也。頻復獨復而非反也。利於不息之貞而非升也。震來虩虩非懼也。其亡其亡非慮也。何天之衢亨非通也。括囊无咎无譽非閑也。三日不食非窮也。揚於王庭非得志也。介於石非止也。出門同人非往也。若終日用之。而鬼神莫我識也。聖智莫我測也。雖我亦有所不自知。而況於他人乎。如秋陽之暴。至白而无瑕也。如江漢之耀。至潔而无滓也。混混乎无涯。无畔无始无終也。天地非大也。毫髮非小也。晝非明也。夜非晦也。往非古也。此非今也。他日非後也。鷲飛戾天非鷲也。魚躍於淵非魚也。天下被日月之明照。而不知其自我也。天下霑雨露之潤。而不知其自我也。天下畏電霆之威。而不知其自我也。日夜行乎我己之中。而以爲他物也。其曰範圍天地。發育萬物也。非過論也。孔子曰。哀樂相生。雖使正明目而視之。不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得而聞也。哀樂必有形。哭笑必有聲。而曰不可見不可聞何也。此非心思之所能及也。非言語之所能載也。我之所自有也。而不可知也。不可識也。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未有知近而不知遠也。未有知小而不知大也。遠近一物也。小大无二體也。闔門之內。若近而實遠也。若小而實大也。卽敬卽愛。无不通矣。有倫有敘。无不同矣。放之東海之東而準也。放之西海之西而準也。放之南海之南而準也。放之北海之北而準也。不可思也。不可遠也。

## 絕四記

人心自明。人心自靈。意起我立。必固凝塞。始喪其明。始失其靈。孔子曰。與門弟子從容問答。其諄諄告戒。止絕學者之病。大略有四。曰。意曰。必曰。固曰。我。門弟子有一於此。聖人必止絕之。毋者。止絕之辭。知夫人皆有至靈至明。廣大聖智之性。不假外求。不由外得。自本自根。自神自明。微生意焉。故蔽之有必焉。故蔽之有固焉。故蔽之有我。

焉。故蔽之昏。蔽之端。盡由於此。故每每隨其病之所形而止絕之曰。毋如此。毋如此。聖人不能以道與人。能去人之蔽爾。如太虛未始不清明。有靈氣焉。故蔽之。去其靈氣。則清明矣。夫清明之性。人之所自有。不求而獲。不取而得。故中庸曰。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固有之也。何謂意。微起焉。皆謂之意。微止焉。皆謂之意。意之爲狀。不可勝窮。有利有害。有是有非。有進有退。有虛有實。有多有寡。有散有合。有依有違。有前有後。有上有下。有體有用。有本有末。有比有彼。有動有靜。有今有古。若此之類。雖窮日之力。窮年之力。縱說橫說。廣說備說。不可得而盡。然則心與意奚辨。是二者未始不一。蔽者自不一。一則爲心。二則爲意。直則爲心。支則爲意。通則爲心。阻則爲意。直心直用。不識不知。變化云爲。豈支豈蔽。感通無窮。匪思匪爲。孟子明心。孔子毋意。意毋則此心明矣。心不必言。亦不可言。不得已而有言。孔子不言心。惟絕學者之意。而猶曰。予欲無言。則知言亦起病。言亦起意。姑曰。毋意。聖人尙不欲言。恐學者又起毋意之意也。離意求心。未脫乎意。直心直意。匪合匪離。誠實无他。道心獨妙。匪學匪索。匪粗匪精。一猶贊辭。二何足論。十百千萬。至於无窮。无始无終。非衆非寡。姑假以言。謂之一貫。愈辨愈支。愈說愈離。不說猶離。況於費辭。善說何辭。實德何爲。雖爲非爲。我自有的。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非意也。孔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非意也。此心之靈。明踰日月。其照臨有甚於日月之照臨。日月能照容光之地。不能照蔀屋之下。此心之神。无所不通。此心之明。无所不照。昭昭知鑑。不假致察。美惡自明。供纖自辨。故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夫不逆不億而自覺者。光明之所照也。无以逆億爲也。嗚呼。孔子亦可謂益於發明道心之妙矣。亦大明白矣。而能領吾孔子之旨者。有幾。鑑未嘗有美惡。而亦未嘗无美惡。鑑未嘗有供纖。而亦未嘗无供纖。吾心未嘗有是非利害。而亦未嘗无是非利害。人心之妙。曲折萬變。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何可勝窮。何可形容。豈與夫費思力索窮終身之力。而茫然者同。何謂必。必亦意之必。必如此。必不如彼。必欲如彼。必不欲如此。大道无方。奚可指定。以爲道在此。則不在彼乎。以爲道在彼。則不在此乎。必信必果。无乃不可。斷斷必必。自離自失。何謂固。固亦意之固。固守而不通。其道必窮。固守而不化。其道亦下。孔子嘗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不可尙无。而況於固乎。尙无所知。而況於固乎。何爲我。我亦意之我。意生。故我立。意不生。我亦不立。自幼而乳。曰我乳。長而食。曰我食。衣曰我衣。行我行。坐我坐。讀書我讀書。仕宦我仕宦。名聲我名聲。行藝我行藝。牢堅如鐵。不亦如塊。不亦如氣。不亦如虛。不知方意念未作時。洞焉寂焉。无尙不立。何者爲我。雖意念既作。至於深切時。亦未嘗不洞焉寂焉。无尙不立。何者爲我。蓋有學者。自以爲意必固我咸无。而未免乎行我行坐我坐。則何以能範圍天地。發育萬物。非聖人獨能範圍。而學者不能也。非聖人獨能發育。而學者不能

也。聖人獨得我心之同然爾。聖人先覺。學者後覺爾。一日覺之。此心無體。清明无際。本與天地同範圍。无內外。發育无疆界。學者喜動喜進。喜作喜有。不墮於意。則墮於必。不墮於固。則墮於我。墮此四者之中。不勝其多。故先聖隨其所墮。而正救之。止絕之。其誨亦隨以多。他日門弟子欲記其事。每事而書。則不勝其書。總而記於此。某卽其所記。推見當日之事情。坦然灼然。而先儒未有發揮其然者。先儒豈不知毋義非无。而必以毋爲无者。謂此非學者所及。惟聖人可以當之。故不得不改其義爲无。而獨歸之孔子。先儒不自明己之心。不自信己之心。故亦不信學者之心。吁。賊天下萬世之良心。迷惑天下萬事至靈至明之心。其罪爲大。某大懼先聖朝夕諄諄告戒切至之本旨。隱沒而不白。使後學意態滋蔓。荆棘滋植。寒萬世入道之門。不得已故書。

梓材謹案。以上二篇。梨洲原本謝山序錄云。采其最粹且平易者。知此外尙多采錄。蓋其豪未全。

附錄

陳北溪答陳師復書曰。浙間年來象山之學甚旺。由其門人有楊袁貴顯。據要津唱之。不讀書。不窮理。專做打坐工夫。求形體之運動。知覺者以爲妙訣。又假託聖人之言。牽就釋意。以文蓋之。慈湖纔見伊川語。便怒形於色。朋徒私相尊號。爲祖師。以爲真有得於千載不傳之正統。嚴陵有詹喻輩護法。其或讀書。卻讀語孟精義。而不肯讀集註。讀中庸集解。而不肯讀章句。或問讀河南遺書。而不肯讀近思錄。讀通書。而不肯讀太極圖。而讀通書只讀白本。不肯讀文公解本。某極口爲之明白剖晰。邦人始有知邪正所由分者。異端曲學。賊證暴露。(補)

又答陳伯操書曰。楊敬仲持循篤而講貫略。(補)

袁蒙齋記樂平文元遺書閣曰。慈湖先生平生履踐。无一瑕玷。處閨門如對大賓。在閨室如臨上帝。年登耄耋。兢兢敬謹。未嘗須臾放逸。學先生者。學此而已。若夫掇拾遺論。依放近似。而實未有得。乃先生之所深戒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敬之哉。(補)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慈湖謂文士之言。止可謂之巧言。(補)

宗羲案象山說顏子克己之學。非如常人克去一切忿慾利害之私。蓋欲於意念所起處。將來克去。故慈湖以不起意爲宗。是師門之的傳也。而考亭謂除去不好底意見則可。若好底意見。須是存留。畢竟欲除意見。則所行之事。皆不得已去做。才做便忘。所以目視霄漢。悠悠過日下梢。只成得箇狂妄也。案慈湖之告君曰。此心卽道。惟起乎意則失之。起利心焉則差。起私心焉則差。起權心焉則差。作好焉。作惡焉。凡有所不安於心焉。皆差。卽此虛明不起意之心。以行勿損勿益。自然无所不照。然則不起意之旨。亦略可識矣。又何會若考亭之言邪。但慈湖工夫入細。不能如象山一切經傳有所未得處。便硬說闕倒。此又學象山而過者也。

祖望謹案。慈湖嘗改定太極圖。以爲周子之說詳簡之。說易。蓋亦不取无極之說。以爲道始於太極而已。謝山碧社揚文元公書院記曰。文元之學。先儒論之多矣。或疑發明本心。陸氏但以爲入門。而文元遂以爲究竟。故文元爲陸氏功臣。而失其傳者亦有之。愚以爲未盡然。夫論人之學。當觀其行。不徒以其言。文元之齋明嚴恪。其生平踐履。蓋疎水橫渠一輩人。曰誠曰明曰孝弟曰忠信。聖學之全。无以加矣。特以當時學者。沈溺於章句之學。而不知所以自拔。故爲本心之說。以提醒之。蓋誠欲導其迷途。而使之悟。而非謂此一悟之外。更无餘也。而不善學者。乃德比虛空之知覺。欲以浴沂風雩之天機。屏當一切。是豈文元之究竟哉。雲濠謹案。謝山又爲惇熙四先生祠堂碑文云。慈湖齋明嚴恪。非禮不動。生平未嘗作一草字。固非恃扇訟一悟以爲究竟也。又云。慈湖於諸經俱有所著。垂老更欲修羣書以屏邪說而未就。

### 慈湖講友

文靖舒廣平先生璘

端憲沈定川先生煥（并爲廣平定川學案）

正獻袁絜齋先生變（別爲絜齋學案）

韓先生宜卿（別見清江學案）

大學蔣先生存誠

蔣存誠。字秉信。鄞縣人。金紫少子。疵之孫也。爲慈湖先生講學之友。聞歌有省。德性清明。其卒也。慈湖爲誌其墓。（補）

沈清遐先生文彪

沈文彪。鄞縣人。號清遐居士。以真學峻行。與慈湖爲忘年交。（補）

湯藝堂先生建

湯建。字達可。樂清人。不爲制舉業。天文地理古今制度。考覈精詳。篤意兢省。深造理窟。學者稱藝堂先生。夙與必齋休讀易一卦。鼓瑟自娛。所著詩衍義論語老子二解藝堂文集。（修）

梓材謹案。梨洲原本列先生傳於陳止齋之門。謝山修之。并不明著其受學止齋。溫州府志載先生以其學授徒。又稱其退與朋友商論。欣欣自得。年踰八十卒。亦未詳其師承。朱氏經義考引胡一桂說。言先生交於楊慈湖。著有周易筮傳。則以爲慈湖講友可也。故自止齋學案移列於此。

### 慈湖學侶



知軍葉先生秀發（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隱君韓戴山先生度（別見清江學案）

慈湖家學（象山再傳）

承務楊馨齋先生格

楊恪字叔謹慈湖長子慈湖爲作馨齋記官承務郎沿海制置司準備差遣錢融堂稱其克承家學勉進未艾云

（參慈湖遺書）

慈湖門人

正肅袁蒙齋先生甫（別見繫齋學案）

堂長馮先生與宗

馮先生國壽（合傳）

馮與宗字振甫慈溪人慈湖高弟於書无所不讀每聆誨言輒心領神會袁蒙齋甫持節江左延爲象山書院堂長羣士信嚮蓋先生忠信篤敬鬢髮无僞訓警懇至語自肺腑流出故人之感悟者亦倍深切慈湖誘掖後進許與固多至其稱先生謂於聖道獨有啓發晚益融貫表裏洞然殆知及而進於仁守者矣其卒也蒙齋爲誌其墓從弟國壽（梓材案慈湖遺書有爲馮似宗壽樓文昌詩未知卽國壽否）亦師事慈湖時號二馮未竟其學早卒（參袁蒙齋集）

梓材謹案蒙齋言先生居慶元之慈溪七世矣蒙齋集又有先生言行記云築室金川之湖濱蓬戶甕牖氣浩如也

文靖史自齋先生彌忠（父愨）

史彌忠字良叔鄞縣人第進士初爲鄂州咸寧尉官滿歸里囊中裝視之官時良多其父愨怒召里人畢集悉發篋以示皆書帙也監文思院門以慈湖薦宰廬陵有能名後守南安會盜甫平爲政尙安輯獨白撰錢以便民守吉州治如南安獨田租十有八萬閩寇大作提舉福建常平鹽茶事薦陳鞞爲招捕事定功賞一不受真西山遺書美之時從弟彌遠久在相位數勸其歸年未七十首乞致仕以子爲丞相累除資政殿學士贈少師諡文靖（參延祐四明志）

忠宣史滄洲先生彌堅

史彌堅字固叔忠定造幼子文靖之從弟也與諸兄並學於慈湖以軍器監尹臨安兄彌遠入相以嫌出爲潭州

湖南安撫使。平湖寇羅孟傳。平建寧。行義倉法。真西山紀其政績。守鎮江。力薦劉復塘於朝。以兄久在相位。數勸歸。不聽。遂食同祿於家。十六年。以資政殿學士卒。諡忠宣。吳鶴林派行詞有云。在熙寧則不黨於熙寧。如安國之於安石。在元祐則不趨於元祐。如大臨之於大防。(同上)

附錄

口口口曰。予嘉定初年。官浙東巖幕。時史丞相以禮部。滄洲以浙漕。同寮視壽成山陵。昆仲職位。未至大相遠。及丞相當國。以命書虞滄洲。誠未爲過。而滄洲懇辭。十數不止。丞相亦終不強之。天下仰其高。溧水在大學。以丞相故。不得成校定者累年。及既出官。循序而進。未嘗超躐。在溧水爲羣所抑。自他人處之。干造物。求速化。溧水終安之。此其所以於二公願執轡而不可得也。(補)

又曰。滄洲以丞相親嫌。卷懷而去。海內缺望。聞其當國勢危疑。人心渙散之際。有言人所難言者。(補)

華文史獨善先生彌登

史彌登。字南叔。文靖從弟也。從慈湖遊。好學彊記。入太學。升大舍。時衛王柄國。寄理不獲試。淹抑十載。始登進士第。李悅齋重開鄂闈。辟諮幕府事。壽昌戍卒失律。欲盡誅其亂者。乃誅倡者一人。軍心感服。端平初。入監都進奏院。轉對。有護蜀保江之奏。嘉熙元年。都城火。先生應詔上書。謂天倫之變。世孰无之。供咨夔所以蒙陛下殊知者。謂靈川之變。非濟邸之本心。濟邸之死。非陛下之本心。其言深契聖心耳。以先帝之子。陛下之兄。乃世不能安其體魄於地下。豈不干和氣召災異乎。出提點江東刑獄。歲旱。饒信南康三郡大疫。俾釐戶爲五。甲乙以等第振糶。丙爲自給。丁糶而戊濟。全活百餘萬口。徽民操戈劫人財。逮捕法曹以不傷人論罪。先生曰。持兵爲盜。貸之。是縱盜也。推情重者。僂數人。一遣以寧。饒州兵籍盜數。請汰冗兵。令下。營門大譟。呼諸校謂曰。汰不當。許自陳。敢譁者斬。咸叩頭請罪。諸營帖然。屢給亦大省。召爲司封郎中。以兄子入相。引嫌乞祠。遂以直華文閣提舉崇禧觀。里居。絕口不道時事。卒年八十。真西山嘗曰。史南叔不登宗衮之門者三十年。未仕爲其寄理。已仕則爲其排擯。儼然不污有如此。(參史傳)

附錄

口口口曰。溧水惠書。敘述平生。有擺脫世務。退然以寒賤自處之意。(補)

史和旨先生彌林(父涓)

史彌林。號和旨。文惠同產弟。刪定涓之子也。文惠之存。刪定獨能辭其官不拜。而恬然用累舉恩致祿。以終其身。刪定沒。授官者必欲以馳其子。先生又辭之拜。(參戴剡源集)

梓材謹案。和旨先生與饒州君定之。皆揚袁門人之傑然者。見謝山所作甬東靜清書院記。文惠卽慮定之初證也。

帥屬錢融堂先生時

錢時。字子是。淳安人。慈湖高弟。讀書不爲世儒之習。以易冠禮司。旣而絕意科舉。究竟理學。江東提刑袁蒙齋甫建象山書院。招主講席。學者興起。大抵發明人心。指摘痛快。聞者皆有得焉。丞相喬行簡薦之。授秘閣校勘。詔守臣以其所著書來上。未幾。出佐游東倉幕。召入史館檢閱。以江東帥屬歸。所著書有周易釋傳。尙書演義。學詩四書管見。春秋大旨。兩漢筆記。獨阜集。冠昏記。百行冠冕集。人稱爲融堂先生。

新安州學講義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殊洵問仁。隨問而答。縱橫參錯。初无異旨。然其地步各有淺深。而所以教之者。不容於躐等。至此一章。明白洞達。精詳的切。此先聖特以語顏氏子歟。仁。人心也。此心卽仁。虛明渾容。本无虧闕。爲意所動。始失其所以爲仁。爲物所遷。始失其所以爲仁。爲習所移。始失其所以爲仁。爲欲所縱。始失其所以爲仁。狂迷顛倒。醉生夢死。昏昏憤憤。日用而不知。皆己私爲之窟宅。非本心然也。先聖曰。改而止。又曰。過以改。除失所謂用力於仁者。果安所用其力哉。用力克於己而已。如月之明。雲翳之卽昏。如水之清。泥滓之卽渾。雲散天空。淵澄海淨。則其本清本明者。固自无恙。禮者。天則之不可踰者也。一踰此。則无非己私。有一毫己私。卽不足以爲禮。有一毫非禮。卽不足以爲仁。先聖於此。不曰克己爲仁。而曰克己復禮爲仁。非於禮之外而他有所謂仁也。曰復禮爲仁者。所以明復禮之卽仁也。大哉禮乎。分而爲天地者此也。轉而爲陰陽者此也。變而爲四時者此也。列而爲鬼神者此也。此卽本心之妙。卽所謂仁也。克己卽復禮矣。復禮卽爲仁矣。夫以天地之廣大。陰陽之闡闢。四時之運行。鬼神之變化。而此禮實爲之。則一日克己。豁然清明。道心大同。範圍无外。謂之天下歸仁。良不爲過。然而此事斷斷在我。實非他人所能致力。古訓每曰自強。曰自修。曰自成。曰自牧。曰自昭明德。皆由己之謂。若不由己。其見必不決。其進必不勇。其發必不果。其行必不力。必搖于外誘。必亂於意見。必動於浮論虛說。支離纏繞。必不能斷割。故態惡習。必不能掃除。俛俛然中无定守。而欲倚人言爲之主宰。必不能特達。先聖旣已克己答顏淵之問。遂斷斷曰爲仁由己。又斷斷曰。而由人乎哉。所以截外馳之路。使之彷徨四顧。略无倚仗。而斬截決裂。一斷諸己也。一斷諸己。直心而用无所回接。安得受制於外物也哉。顏子至此。聞言不疑。卽求就實工夫。而請問其目。其爲問也密矣。人之日用。應酬萬

端舉不外乎視聽言動之四者。名四實一。无非天則。非禮則勿。是之謂克。雖然。不特接於目而後爲視也。暗室屋漏。一念之邪。而不正之色。已雜然乎在目。知其非禮。隨卽泯然。則視无所蔽矣。不特接於耳而後爲聽也。暗室屋漏。一念之妄。而不正之聲。已譁然乎在耳。知其非禮。隨卽泯然。則聽无所蔽矣。以至於言。以至於動。不特宣之於口。發之於事。而後見也。念慮隱微之地。大明澄照。微過則改。則言動无所蔽矣。克己工夫。全在一勿字上。行之而熟。守之而純。變化虛明。略无所累。則雖縱目而視。縱耳而聽。肆口而言。隨感而動。安往而非仁哉。顏子方皇皇然。欲從末由。發鑽堅仰高之歎。一聞新語。如旅而歸。請事之言。其應如響。是以有不善未嘗本知。知之未嘗復行。不遷怒。不貳過。以三月不違。无往而非事斯語之時矣。故以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

附錄

趙寶峯示子弟曰。錢某小人。行己著書。趨時悖道。罔衆千名。乃斯文中所當誅斥。史臣乃贊其於道統之後。未知其似是而非。(補)

梓材謹案。是說與本傳相背。謝山蓋以爲然。故於石坡書院記亦有微辭云。

司農供默齋先生夢炎

供夢炎。字季思。淳安人。寶慶元年進士。端平間。香軍構逆。命先生撫諭。既受旨。索飲至醉。臥省廡下。徐以單騎入軍。或引斧砍其導卒。血濺衣而色不爲動。曉以逆順。皆安堵聽命。會高沙軍變。命先生綏之。至維揚。闖帥趙葵詭以指日可破。先生曰。攻討者。制閭之大義。撫諭者。天朝之至恩。殊思曲赦。非愛閭卒。愛百姓也。遂入城宣詔。進叛會。開以自新之路。一軍以安。尋以大宗丞贊浙幕。召拜司農。差知衢州。卒於任。著有文集二十四卷。奏錄二卷。高沙撫錄荆襄語稿各一卷。(參萬曆嚴州志)

梓材謹案。先生號默齋。嘗以桃源酒官入郡幕。爲本一族祖。與融堂并登慈湖之門。詳見本一傳。先生父承務郎瓊。袁蒙齋誌其墓。

朝奉史先生守之

史守之。字子仁。忠定之孫。忠宣之從子也。先生未嘗見陸子。而從楊敬仲袁和叔遊。得於私淑所聞。仲父彌遠當國。先生心弗善也。故升聞錄以寓規諫。退居月湖之陽。遂以朝奉大夫致仕。寧宗御書碧址二字賜之。彌遠甚畏之。每有所作。輒戒其家勿使十一郎(雲濠案。一作十二郎)知之。(補)

祖望謹案。史子仁居碧址。不與時諧。以道自任。所著書曰世學。以闢異端爲第一義。別署九六子。

梓材謹案。謝山答萬編修問史學士諸公遺事帖子云。子仁。方叔之子。心非叔父所爲。中年避世遠嶺。退居

月湖之松島。杜門講學。又學古文於樓攻媿。方叔名彌。大吏部侍郎忠定長子。知州史先生定之。

史定之。鄞縣人。嘉定間。知饒州。廣審城隍。著鄉飲酒儀。太極圖論易贊。著說饒州志二卷。（參饒州府志）梓材謹案。先生亦揚袁高弟。忠定第二子。彌正之子也。

司業陳習庵先生墳

陳墳。字和仲。鄞縣人。嘉定十年。登進士第。調黃州教授。喪父。毀瘠。考古禮行之。歎曰。俗學不足學。乃師事慈湖。攻苦食淡。晝夜不怠。再調處州教授。累官至太常博士。獨爲袁絜齋議。餘皆閣筆。論政切直。史彌遠問之曰。吾甥殆好名邪。先生曰。好名。孟子所不取也。夫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耳。出判嘉興府。彌遠卒。召爲樞密編修官。尋守衢州。監司閩浙者久之。入爲國子司業。知温州。未上而罷。臥疾。抽架上書占之。得呂東萊文集。其墓誌曰。祖謙生於丁巳歲。沒於辛丑歲。先生曰。異哉。我生於慶元丁巳。今歲在辛丑。於是一甲矣。吾死矣夫。

附錄

史彌遠爲先生母黨舅氏。先生於轉運司及禮部兩試第一。彌遠當國。將爲先生謀加恩數。先生卻之。教授處州。理宗求直言。先生上封事。直聲聞天下。爲學錄爲宗正寺簿。俱奏對。盡言切直。賈貴妃入內。先生又言。乞去君側之蠱媚。以正君德。彌遠駭曰。吾甥殆好名邪。先生云云。爲太常博士。朱端常子乞證。先生曰。端常居臺諫。則逐善類。爲藩牧。則務刻剝。宜得惡證曰。榮愿。先生嘗與御史蔣峴講中庸不合。判福建。爲峴所劾。

謝山同谷三先生書院記曰。吾鄉前輩。於朱呂陸三家之學。并有傳者。而陸學最先。揚袁舒沈。紅右弟子。莫之或京。揚袁尤多昌明之功。顧其大弟子自袁正肅公而外。陳侍郎習庵其最也。

直閣桂石坡先生萬榮（附從子錫孫）

桂萬榮。字夢協。慈溪人。以進士授餘干尉。邑多豪右。先生一以紀律繩之。馭民則用慈愛。子弟獲訓迪者。恥爲不奮。秩滿。民乞留。調建康司理參軍。鄉人史彌遠爲相。欲招致之。先生以分定固辭。差主管戶部架閣。除太學正。輪對。奏絕敵選將二事。除武學博士。改宗學。出判平江府。累官直祿閣。遷尙書右郎。除直寶章閣。奉祠歸。先生嘗問道慈湖。慈湖告以心之精神是謂聖。（梓材謹案。是語本孔叢子。）遂築石坡書院。讀書其中。從子錫孫。通春秋。十歲試童子科。號爲神童。登紹定進士。歷官御史兼崇政殿說書。忤旨罷。尋以集英殿修撰召。不起。（參寧波府

謝山石坡書院記曰。慈湖弟子。徧於大江以南。宋史舉其都講爲融堂錢氏。予嘗考之。特以其著述耳。若其最能昌明師門之緒者。莫如鄞之正齋袁公蒙齋。侍郎陳公習庵。及慈之桂公石坡。顧袁陳以名位著。而桂稍晦。今慈湖東山之麓。有石坡書院。卽當年所講學也。桂氏自石坡以後。世守慈湖家法。明初尙有如庸齋之敦樸。長史之深醇。古香之精博。文修之伉直。聲聞不墜。至今六百餘年。猶有奉慈湖之祀者。香火可爲遠矣。石坡講學之語。實本師說。曰明誠。曰孝弟。曰顏子四勿。曰會子三省。其言樸實無華葉。蓋以躬行爲務。非徒從事於口。是故其生平踐履。大類慈湖。宋史言慈湖簿富陽。日講論語孝經。民遂無訟。石坡尉餘干。民之聞教者。取爲不善。慈湖守溫州。力行周官任卹之教。豪富爭勸勉。石坡在南康。感化驕軍。知以衛民爲務。慈湖史氏累召不出。石坡方嚮用。力辭史氏之招。丐祠終老。方石坡之官平江也。朱侍郎在知府事。征輸鹽課。急迫牽連。拘繫甚繁。石坡力言其無辜。爲請寬不得。乃挾行牀至獄中。願與所拘繫者同處。侍郎不得已縱遣之。論者以爲石坡不愧其師。而侍郎有慚其父。其所請絕敵。選將諸奏。皆名言也。嗚呼。慈湖之心學。苟非驗之躬行。誠无以審其實得焉否。今觀石坡之造詣。有爲有守。豈非真儒也哉。石坡晚年。最爲耆壽。東浙推爲揚門碩果。並於蒙齋習庵。蓋其道之尊如此。

郡守童杜洲先生居易（附師李聳王休）

童居易。字行簡。慈溪人也。嘗從鄉先生李聳學古文。又學小戴禮於校書郎王休。一日。參揚敬仲。與語。大奇之。遂舍所學。學焉。登嘉定十六年進士。鄭忠定情之。柄國。舉補登仕郎。朝議欲使諸路置買浮鹽司。除擬已定。先生詣執政。歷陳利害。命寢。相國趙忠靖。葵開閩淮東。以先生攝天長簿。時諸路屯兵。每棗熟。禁民採取。民失其利。先生上書乞弛其禁。旁九郡皆獲免。旣而元兵攻城急。邑令與主將不協。軍民疑阻。先生力爲陳解。遂協力捍防城。賴以全。調諸暨簿。惡少攻剽爲姦。尉莫能致。先生以計悉擒之。上績課最。轉宣義郎。知邵武之泰寧。移判夔州。遷太學博士。以身爲教。學者仰之。以言會子事忤上。出判吉州。未幾。遷本州同知。陞中奉大夫。知廣東德慶府。蠻獠雜居。民悍難化。先生撫以愷悌。三載。民樂耕桑。門不夜闔。獄囚屢空。尋上章乞歸。居杜洲之濱。學者從之。稱杜洲先生。（參寧波府志）

謝山杜洲六先生書院記曰。慈溪縣鳴鶴鄉者。杜洲童先生居易家焉。慈湖世嫡弟子。石坡而外。卽推童氏。累代不替。諸家學錄中所未有也。書院則先生之孫副尉金始肇造之。而得朝命於其子桂。嘉興顧滿之。吾鄞孫元蒙俱來爲山長。其時甬上書院多設長者。而以杜洲爲最盛。有先聖碑亭。有禮殿。有講堂。有六齋。曰

志道曰。尙德曰復禮。曰守約。曰慎獨。曰養浩。其中爲慈湖祠。旁爲六先生祠。有書庫。有祭器。門廊庖湢。纖悉畢備。有田租以資學者。蓋彷彿四大書院規制而爲之耳。意良厚矣。

尙書趙先生彥誠

趙彥誠。字元道。餘姚人。累官吏部尙書。兼給事中。以華文閣直學士知平江府卒。先生言人疑象山爲禪。是未之思也。誠意正心以至治國平天下。原於致知二字。禪矣乎。其題己易曰。聖人之易。不離先生此書。不離斯人篤好欲刊之心。不離刊者之手。不離觀者之目。不離誦者之口。不離聽者之耳。又不離不刊不觀不誦不聽者之耳目。斯旨也。先生實有覺於事親從兄喜怒哀樂兢兢業業日用之間。

會先生翔

會翔。字定遠。廬陵人。得慈湖己易閒居解二書刊之。謂西銘之意。認天地爲一家。己易一書。悟天地爲一己。其施行發見。精粗必備。厥功益大。然先生之意。欲學者於良知良能苗裔之發見。體察而用力。慈湖以爲才言體察。是未信此心之卽道也。先生復問曰。平常正直之心。雖人所固有。然汨沒斯喪。撞憧利欲之塗。須體察於膠擾之中。而後能不失。今懼其起意也。不敢體察。坐聽是心之所發。則天理與人欲並行。何以洞識乎。慈湖答曰。定遠猶未覺。未信也。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日用豈无膠擾。膠擾乃變化。卽天地之風雨晦冥也。君子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改卽足矣。故孔子曰。改而止。改而不止。是謂正其心。反成起意耳。先生乃喟然曰。今而後知此心虛明。萬理萬化。盡在其中。君子所以用力於仁。學而不厭者。必有事焉。初非臆度料想之謂也。

縣丞鄒歸軒先生近仁（附子會）

鄒近仁。字魯卿。一字季友。德興人。以特恩爲靜江法曹。再調龍陽丞。問學於慈湖。與語從容良久。卽了然無疑。嘉定二年。疾革。語其子會曰。吾心甚明。无事可言。爾曹修身學道。則爲孝矣。言訖而瞑。（雲濠案。先生子會。字伯傳。慈湖云。因元祚而亦覺。）所著有歸軒集。先生一再語頓覺。人告之過。斂衽受教。所當爲。不畏強禦。非道非義。介不取。（修）

附錄

先生父尉建德。甫三歲。生母去。又五歲。父卒。嫡母董氏撫之。先生思其生母。不敢言。又三十年。董氏卒。乃求之。謂兄弟曰。近仁方寸亂矣。詣建德物色多端。竟不獲。時先生同母弟承之。出繼董氏。宰需須。先生涉江訪之。亦不知。乃反建德。私自念曰。吾生母。鄧宣教女也。乃求戶籍閱之。則尙有鄧宣教戶。大喜。及入鄧鄉。而鄧氏已無人矣。兩足樞折。旁皇不復能去。一鄰婦聞而覺然。出謂先生曰。妾亦鄧女也。前此記有姑旒離自外歸。後適九華童氏。鑑

斯人乎。如其言求之。果在焉。先生相抱流涕。留數日。謀奉以歸。其生母不可。乃出金以奉母。歸而問慈湖以處之道。慈湖曰。歲時往省可矣。（補）

鄉貢鄒良齋先生夢得

鄒夢得。字子祥。（雲濠案。子祥一作元祥。）樂平人也。從祖近仁。慈湖高弟。故先生亦從學焉。慈湖嘗曰。自孔子沒。學者陷溺於文詞論議。喪本靈而事意見。寥寥二千載。自知自信者少。若夢得者。其庶幾乎。又曰。心之精神是謂聖。百姓日用而不知。鄒氏二子。其殆知之者乎。一字良齋。慈湖知樂平。先生以鄉貢生從容接論。久之而有覺。隔礙未除。慈湖益尊之。遂徹底澄明。其言曰。事親從兄之間。不思不勉。无非實地。變化云爲。張弛闔闢。宇宙在手。又曰。渾然之中。品節調理。粲然以列。又曰。人皆以兀坐端默爲靜。吾獨以步趨應酬爲靜。人皆以步趨應酬爲動。吾獨以兀坐端默爲動。嘉定四年。赴禮闈而疾作。將卒。歌曰。嘉木扶疏。今鳥鳴關。暑風舒徐。今庭中閒。起視天宇。今浩乎虛澄。（修）

鄉貢葉同庵先生祐之

葉祐之。字元吉。（雲濠案。一本名元吉。字祐之。）吳縣人。弱冠鄉貢。有志於學。凡先儒所是者。依而行。而訶者必戒。如是者十有七年。終未相應。得慈湖絕四記讀之。知此心明白廣大。異乎先儒繳繞回曲之說。自是讀書行己。不敢起意。寐中聞更鼓聲而覺。全身流汗。失聲歎曰。此非鼓聲。皆本體光明變化。而目前常若有一物。慈湖至吳。先生攝衣求教。一聞慈湖言。其物泯然不見。慈湖之詩曰。元吉三更非鼓聲。慈湖一夜聽鶉鳴。是同是異難聲說。何慮何思自混成。爐炭幾番來暖熱。天聰一點吐圓明。起來又觀无窮景。水檻澄光萬里清。學者稱爲同庵先生。恐窮四十年。一日。酣飲極醉而卒。以手鈔詩一卷。付其內弟張端義。且自爲跋。引李長吉詩。爲中表投廁中以諧之。端義以師事先生。不敢用中表禮也。（修）

附錄

元吉儀矩峻潔。灑然如玉樹。家素貧。典衣賣書。潛心性理之學。誦諸尊宿語錄。先後次序數百言。尤工於詩。其喜而作云。木葉臨風皆好色。稻田流水亦新聲。佳句也。（補）

秘監徐先生鳳

徐鳳。字子儀。浦城人。生四歲。知讀書。七歲能屬文。十四五。閱古今書略徧。二十第進士。累得國子監書庫官。始先生試博學宏辭。垂中矣。以一字疑而黜。及其再試。又以一事疑而黜。朝論雜然稱誦。官至朝散大夫。祕書少監。直顯謨閣。知贛州。嘉定十七年卒。年四十八。其教授溫州。溫多士爲東南最。而好嘗議。難帖服。先生年甫二十餘。俾



然端且重。善開迪。不嚴而威。名卿大夫爭遣子弟從之遊。至他郡縣士亦輻湊。更三大守。皆敬之。慈湖謂可與語道。著有內制十卷。十箴一卷。文集二十卷。(參真西山文集)

曹先生夙

曹夙。字叔達。餘千人。見慈湖於縣庠。聞其提唱。晝忘食。夜忘寢。旬有四五日而忽覺。

張先生涇

張先生份(合傳)

張涇。字南叔。張份。字清叔。新昌人。涇叔少有俊譽。富戶欲妻以女。笑不顧。師事呂大愚及慈湖。以僞學罷歸。涇叔清叔皆不遠數百里問學。慈湖告之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仁人心也。人心卽道。故舜曰道心。日用平常之心卽道。故聖人曰中庸。庸常也。於平常而起意。始差。始放逸。涇叔領會無疑。及歸而有覺。嘉定元年卒。年三十七。里正孫先生明仲

孫明仲。富春人。慈湖爲富陽簿。先生從學。聞執事敬一言。日夜從事。至右手運用。左手猶拱。其專如此。如此者闕兩旬。時召爲里正。公移方急。而日出入阡陌。奔走應辦。憂勞申苦。則甚矣。而實未書微動也。紹熙三年卒。

沈先生羣

沈羣。字元吉。嘉禾人也。學於慈湖。稱上弟。與吳之葉元吉齊名。(補)

儂君許止齋先生序

進士朱先生介(合傳)

布衣魏先生渠(合傳)

許孚。字口口。號止齋。昌國人也。與徐都曹恭先爲同里。受業楊文元公。終身不仕。以孝義倡鄉閭。屢徵不赴。其時昌國儒者。尙有朱進士介魏布衣渠。皆爲揚袁之學者。(補)

沈先生民獻

沈民獻。鄞縣人。清邪居士文彪子。清猷嘗別築亭館。招慈湖講學其中。命先生執經問難於其間。(補)

朝請劉寶山先生厚南

劉厚南。字子固。慈湖人。沈清猷壻也。與民獻皆事慈湖。嘉定進士。授璫安尉。邑頗海。多盜。先生蒞政慈惠。盜遂息。慈湖出守溫州。以其勤於奉職。奏之。累階進秩。皆有能聲。以國子博士召館下。喜得師。會日食。詔求直言。上疏有云。陛下自登大寶。今將一紀。凡懼災罪己。導人使諫。不知幾詔。叩關投匭。應詔來諫。不知幾疏。求言於今日。人未

必不指爲玩。獻言於今日。人未必不視爲常。惟因言以見於用。尊聞以行所知。斯爲得之。言極剴切。帝加獎諭。遷著作郎。轉朝散大夫。知台州。轉朝請大夫致仕卒。（參寧波府志）

雲濠謹案。先生號寶山。見程撫州士龍所作行狀。

舒先生銑（別見廣平定川學案。）

方先生傳

方傳。字成大。樂平人。慈湖有誠確正直之譽。（補）

王先生子庸

王子庸。錢塘人。慈湖爲浙西撫屬。先生問學。自謂有疑。慈湖告以不假更求。本无可疑。先生曰。非不知之。而疑自若也。積十八九年。淑景揚輝。躍然如脫。從此不復疑矣。再見請益。慈湖曰。云何。先生曰。意猶有所未盡。慈湖曰。習氣之未易消釋也。如此猶有未盡者。意也。先聖之所止絕也。止絕此意者。又意也。又先聖之所止絕也。卽疑卽意。何思何慮。縱心盡意。匪動匪止。孝於親。友於兄弟。信於友。恂恂於鄉里。自先聖曰。吾无知也。而某亦安得所知以告子庸也。

主簿馬先生樸

馬先生應之（合傳）

馬先生變（合傳）

馬樸。字季文。樂平人。主廣昌簿。猶子應之。字定翁。子變。字敬叔。俱受學於慈湖。許以有得。且曰。武城宰得人矣。敬叔尤有得於持敬之說。

學官王先生琦

王琦。字表文。與余永之元發。皆樂平人。慈湖稱先生爲直友。而永之亦有志者。先生爲學官。永之亦以薦入仕。

舒先生益

舒益。字裕父。樂平人也。慈湖嘗訓之曰。孔子且發憤忘食。況後學之昏。能無隨物而遷。其日夜思省已過。兢兢而已。其後慈湖稱之以爲度越流輩。（補）

縣令洪先生簡

洪簡。字子斐。（雲濠案一作子裴。）樂平人。忠宣公皓會孫也。以任子知茶陵縣。慈湖先生稱之曰。子斐於道有覺。若在孔門。會哲父子之儔也。（補）

舒先生衍（別見梨齋學案。）

吳先生瑛

吳先生瑛（合傳）

吳瑛字仲和。樂平人。與弟瑛俱學於慈湖。嘗曰。瑛敏不踰月而至矣。瑛踰年亦當知德。瑛字仲郊。（補）

庶官余先生元發

余元發字永之。樂平人也。學於慈湖。母卒。不能舉葬。洪文敏公贈之序曰。永之葬母求助。而於士夫不仁之粟。又以義不受。以故僕僕經年。予爲之悲傷其意。昔李方叔亦以葬親之故。乞憐於東坡。東坡以一馬與之。且爲立券曰。如有好事能周君。肯捐二十萬錢。則并券付之。予老退無閑馬。又不能虛立二十萬券。坐視元發之急。歎息而已。後以薦入仕。（補）

學錄鍾了齋先生宏

鍾宏字遠之。一字子虛。樂平人。慈湖爲邑宰。從之遊。嘉定進士。官太學錄。（雲濠案江西人物志。先生以進士主建德簿。再任貴溪丞。著惠政。同門袁蒙齋表諸朝。稱其學有淵源。實得故閣學楊簡之傳。由兩浙漕薦入爲太學錄。供職甫一月。謁告省親。累擢皆不起。）所著有論語約說了齋綴稿。

縣尉曹先生正

曹正字性之。樂平人。鍾宏稱其寂靜弗忘。酬應非擾。亦慈湖高弟也。官永明尉。（補）

邵先生甲

邵甲壽昌人也。慈湖弟子。嘗與陳北溪論學不合。（補）

梓材謹案。謝山所補稟底。載先生號願齋。又言其門人曰。鄭棠字景召。明初尙存。考嚴陵志。願齋乃先生子。大椿之號。鄭爲願齋門人。爲慈湖三傳弟子。不得爲先生門人。故別載之。

附錄

北溪與之書曰。賢者講鬼神之事。偏執異端。死而不忘之說。滯而不化。續出紅西至言。乃知賢者病根所在。而於諸老先生之言。枉用許多工夫。（補）

王先生震

王震嚴陵人。陳北溪稱其九歲已能文。十二三已志道。又言其學淵源祖象山。北溪寓嚴陵郡學。先生欲往四明求師。北溪因作謹所之以贈之。（參北溪文集）

北溪與之書曰。四明持敬苦行一節可為美。而學術議論。只是一老禪伯。看之不破。寧無憤亂。極為良資。美質痛惜。(補)

鄭先生節夫(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顧先生平甫(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直言張荃翁先生端義

張端義字正夫。鄭州人也。居於吳。即朱長文樂圃故址。少讀書。兼習技擊。嘗師項平齋於荆南。一時耆艾如慈湖。說齋鶴山菊坡習庵。皆從之遊。而尤服膺其中。表葉元吉。亦慈湖高弟也。愛作詩。兼工詞。其賦蝶云。不因花退盡。必是夢殘時。極為時所傳誦。書其圖曰。江湖且盪。用浮屠家所謂且過寮也。端平更化。應詔上第一書。次年。再應詔上第二書。三年。明堂震。應詔上第三書。有詔龍州安置。執政謂詔以直言。罪以直言。非祖制。得免。乃自笑曰。故事宰執待從用安置。庶官用居住。士子用聽讀。軍將用自效。予小臣。而用大臣之法乎。晚自號荃翁。所著有荃翁集。亡矣。又有雜記曰。貴耳集。今存。顧其論真文忠公晚節不終。失民望。則有足與黃氏日鈔相證明者。惜其亦或於浮屠之言耳。(補)

王先生晉老

王晉老字子康。樂平人。樞密剛中孫也。以任子仕從慈湖遊。

州守何先生元壽

何元壽(補)

謝山司馬溫公光州祠堂碑跋曰。宋紹定中。州守何元壽所建。節推葉祐之為之記。祐之乃慈湖先生門人也。元壽向但知其為吳產。而不知其淵源。及讀祐之碑文。有云。蘇公焘。藹懷愴之論。固也。詩曰。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祐之因是詩。悟中庸之旨。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慈湖夫子歎以為千古不傳之妙。夫子段絕口不敢道者。五年於茲。何候亦夫子之門人也。因公之祠。敢復誦之。乃知元壽亦出慈湖之門。

傅先生正夫

傅正夫。佚其名。建昌人。象山高弟子淵之從子也。為慈湖門人。慈湖卒。將葬。先生不遠千里。訪真西山於粵山之麓。以銘為詩。(參真西山集)

梓材謹案。先生有所錄慈湖訓語。西山跋云。非正夫之心與先生之心通貫為一。豈能傳之簡牘。不失其真。

哉。然則先生之言。固有功於後學。而正夫所錄。又有功於先生者也。是先生爲慈湖高弟。又黎齋先生訓語。亦先生所錄。而西山跋之。則先生又爲黎齋弟子矣。黎齋集中有贈先生書。勉其善學慈湖之學。黎齋又跋子淵兄弟行實。有子淵化行百里。不勞施爲。自然感動。和父居官。率由此道。子野老於韋布。其子正夫親炙慈湖。有得於中。氣脈相續。无有間斷云云。

傳先生大原（附見說齋學案）

薛玉成先生疑之

薛疑之。字季常。號玉成。永嘉人。薛氏世學蓋三百年。先生學於慈湖。刊華據實。猶程以緒餘。僞學禁興。隻手衝道。著伊洛源流。各爲譜傳。又以弓冶授其子云。（參林霽山集）

梓材謹案。先生平陽人。宋俞文豹吹劍錄外集云。永嘉玉成先生。薛季常疑之。作伊洛源流。自孔子子思。顏會孟子至濂溪周子以下。凡九十餘傳。慶元間。書始成。而學禁正嚴。樓攻媿題其端曰。玉成以吾道方屯。恐數十年後。老成彫喪。後生小子。不知根柢。耳濡目染。日變而不復還。故作此書。林霽山集未言其名與字。卽據吹劍集補之。

隱君夏自然先生希賢

正宗洪錦溪先生揚祖（並見融堂門人）

錢誠甫先生標（見下融堂家學）

少師趙節齋與鑾

趙與鑾。字德淵。湖州人。嘉定十三年進士。累官至觀文殿學士。歷知七府。景定元年卒。贈少師。嘗見慈湖而問曰。某於日用應酬。都无一事。只未知歸宿之地。慈湖曰。心之精神是謂聖人。皆有是心。心未嘗不聖。何必更求歸宿。求歸宿。乃起意。反害道。德淵奉教終身。

宗義案慈湖所傳。皆以明悟爲主。故其言曰。此一二十年以來。覺者踰百人矣。古未之見。吾道其亨乎。然考之自錢融堂陳和仲以外。未必皆爲豪傑之士也。而況於聖賢乎。史所載趙與鑾以聚斂稱。而慈湖謂其已覺。何也。夫所謂覺者。識得本體之謂也。象山以是爲始功。而慈湖以是爲究竟。此慈湖之失其傳也。

附錄

德淵知平湖。嘉熙四年大饑。分場設粥。以富公方萬里爲長者。請董其役。全活者數萬人。寶祐三年。再守修。舉學校。行飲射禮。尹臨安十三年。城中見口計日食。文思院米三千石。嘗籍北關米船。每日四千石入城。則米價減。二

千石。則價貴。適入三千石。則價平。无不中者。乃於鹽橋置平糶倉。二十有八歲。儲浙西米六十萬石。皆精鑿。視米價貴。輒平糶之。竟十三年中。民食其惠。(補)

謝山奉臨川帖子四曰。讀陸子學譜。至趙與憲袁韶傳。心有疑焉。四先生之講學。吾甬。句東。无不從之遊者。故其中不无非種之苗。慈湖弟子。則有史丞相彌遠及與憲。梨齋弟子。則有袁參政韶。卽史嵩之。亦嘗與和仲講學閣下。學譜於史氏。二相不錄。而趙袁則哀然大書。但與憲少年。慈湖所以許可者甚備。觀其因求師之故。自蒼髻遷居從學。是慕道誠勇矣。自其尹臨安以後。則大改素行。而本傳紀之不詳。又曰。吾鄉自元延祐至正。以至明成化。舊志并縉陽南山文獻諸錄。皆不爲與憲作傳。至嘉靖志始有之。時則其裔孫有爲達官者故也。與憲原籍青田。永樂處州府志有與憲傳。亦言其善理財以佐國用。而又言其尹京。善發擿。有趙廣漢之風。愚爲宋季之臨安。亦豈可以廣漢之治。治之者不過借此以恣其聚斂之威而已。至袁紹本傳。不詳其過。而卷末總論。以爲時相私人。其見於諸家奏疏者。皆指以爲彌遠之黨。似皆不當爲之諱者也。且大儒之門下。不必竟無不肖。前之則有朱子之傅伯壽。又前之則有楊文靖公之陸棠。又前之則有程子之邢恕。與其進。不與其退。斯亦聖賢之所無如何也。

慈湖私淑

文忠眞西山先生德秀(別爲西山眞氏學案。)

文情劉漫堂先生宰(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清遠家學

沈先生民獻(見上慈湖門人。)

滄洲家學(象山三傳。)

通奉史先生賓之(別見邱劉諸儒學案。)

獨善門人

知州王先生擢(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融堂家學

錢誠甫先生楨

錢楨字誠甫。融堂之子。慈湖嘗曰。誠甫近於嘉定十有二年元夕後一日有覺。至晦日。又大暈。又贈言曰。誠甫遠訪從容。近月問答亦詳矣。將歸。待復求言。孔子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

風霆旒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誠甫領斯教也。毋或昏。（參慈湖遺書）

縣令錢竹間先生允文

錢允文。淳安人也。融堂從子。咸淳九年進士。武岡令。傳其家門之學。學者稱爲竹間先生。（修）

融堂門人

正字洪錦溪先生揚祖

洪揚祖。字季揚。嚴州人也。偏從慈湖絜齋遊。而卒業於融堂。累官至正字。輪對者三。以講學正心誠意爲啓沃。學者稱爲錦溪先生。有集。漫塘雅稱之。（修）

梓材謹案。黎洲原本金溪學案附傳。謂先生淳安人。袁甫之門人也。據此則先生嘗從袁氏父子遊也。

隱君夏自然先生希賢

夏希賢。字自然。淳安人也。融堂弟子。（雲濠案一本作慈湖弟子。考嚴陵志言先生之學。嘗會其極於象山慈湖之要。未言受學於慈湖。）究明性理。洞見本原。杜門不出者三十餘年。家無隔宿之儲。而泰然自如。學者皆稱爲自然先生。三子皆承其學。而仲子煇最著。（補）

庶官呂鳳山先生入龍

呂入龍。字首之。淳安人。景定進士。融堂之高弟也。胸次洒落。日與學者指點浴沂風雩之樂。仕止小官。學者稱爲鳳山先生。有集。（修）

習庵家學

侍郎陳先生蒙

陳蒙。字口口。和仲子。年十八。上書萬言。論國事。爲太府寺主簿。入對。言賈似道爲相時。國政闕失。貶建昌軍簿。錄其家。惟青氈耳。德祐初。以刑部侍郎召。不赴。卒。（參史傳）

習庵門人

直言張荃翁先生端義（見上慈湖門人）

全真志先生謙孫（父汝梅附兄鼎孫弟頤孫）

全本心先生晉孫（合傳）

全謙孫。字真志。鄞縣人。與弟晉孫。字本心。皆學於陳侍郎和仲之門。爲陸文安公揚文元公私淑高弟。其再傳爲黃南山。明初大儒也。自先生父菽和汝梅。伯兄本然鼎孫。以及季弟頤孫。本然之耆。三世置義田以贍其宗。謂之

義田六老（補）

杜洲家學

童松簷先生鐘

童聲伯先生鏞（合傳）

童鐘。號松簷。杜洲子也。弟鏞。號聲伯。爲杜洲六先生之一。（參鮎埼亭集外編）

謝山杜洲六先生書院記曰。六先生者。首杜洲。次松簷。蓋杜洲子鐘也。次懋山曹山長漢炎。則杜洲之徒。最

稱耆宿。會掌慈湖書院者也。次東發黃提刑。及與杜洲講道者也。次草堂嚴高士畏。亦杜洲之徒也。次聲伯。

松簷弟鏞也。曹黃嚴三氏。其居在鳴鶴鄉中。當日聚處於講堂最多。故並祀之。

副尉童先生金

童金。字子丹。慈溪人。杜洲先生之孫也。至元間。以才能薦授進義副尉。歲督海運。秩滿。區所居曰一閒。卽先廬側

築室百餘楹爲義塾。割腴田四頃。延名師以俟來學。（參兩浙名賢錄）

杜洲門人

堂長曹懋山先生漢炎

曹漢炎。字久可。慈溪人也。慈湖杜洲二院堂長。（補）

高士嚴草堂先生畏

嚴畏。號草堂。亦杜洲之徒也。（參鮎埼亭集外編）

梓材謹案。先生慈溪人。紹熙年右榜進士。謝山稱之曰高士。

曹嚴講友

文潔黃於越先生震（別爲東發學案。）

同庵門人

直言張荃翁先生端義（見上慈湖門人。）

馬氏家學

馬先生變（見上慈湖門人）

王氏門人

鍾先生季正



鍾季正者。樂平人也。從王琦遊。嘗跋慈湖謝遺墨云。慈湖以訂頑二字用諸文告。先生謂良知良能。人皆可為。堯舜。請無以頑斥。慈湖亟改。自謝不謹。嗚呼。今之令有慈湖否。今之友有先生否。(補)

邵氏學家

教諭邵顯齋先生大椿

邵大椿。字春叟。壽昌人也。號顯齋。(梓材案謝山原彙作顯齋之子。此從嚴陵志改正。)所著有四書講義。官為龍游教諭。元初士子宗之。(補)

玉成家學

薦舉薛先生璩

薛璩。字叔容。平陽人也。其父受業於慈湖。而先生所著孔子集詩二十卷。又著宅揆成鑑。嘗進之朝。時人稱之。(補)

雲巖謹案。溫州府志。先生名據。淳祐間臺省交薦。賜出身。嘗為天保采薇末議二卷。

獨善續傳(象山四傳)

教授史果齋先生蒙脚(別為靜清學案)

自然家學

教授夏大之先生燻

夏燻。字大之。自然先生仲子。博通經學。兼工詩。為安定書院山長。一以安定學規課士。遷龍興教授。鄭師山學於淳安。自言得大之啓發之功。趙東山亦嘗師之。其詩自成一家。當時稱為夏體。而東山謂其大似誠齋。師山亦稱其古文。先生在龍興。與道園善。(補)

夏先生清之

夏先生潛之

夏清之。潛之。大之兄弟。皆承家學。(參嚴陵志)

大之同調

修撰吳朝陽先生暉

吳暉。字朝陽。淳安人也。八歲能詩文。留心性理之學。嚴陵自融堂講學後。弟子極盛。入元則夏自然為大師。而先生接之而出。以春秋教授。成泰定進士。其官番陽也。士貢皆以金。然非釐中禁金則不中格。民苦之。先生力言於

朝始得以常金入貢。陞鎮平尹。兼知軍事。轉峽州路經歷。所至皆有聲。未幾解印綬去。授徒講學。以終其身。追贈翰林修撰。先生弟子最盛。鄭師山之侍其父於淳安也。受業三年。其後師山雖爲朱子之學。然追翺生平得力。必曰自朝陽先生云。所著有吳修撰集。(補)

隱君洪復翁先生震老

洪震老。字復翁。淳安人也。私淑慈湖之學。延祐中。以薦入上都。與時相書。陳時事。頗直不諱。已而棄去。隱居不仕。講道授徒。尤長於詩。有曰白波九道自梳雪。青玉一峰長拄天。世咸傳之。所著有觀光集一卷。鄭師山之學於淳安也。嘗曰朝陽先生吾師之。復翁大之二先生。吾所資而事之。本一吾友之。(補)

楊錢續傳

隱君陳靜明先生苑。(別爲靜明寶峯學案。)

知州宋先生夢鼎

宋夢鼎。字錮仲。淳安人也。私淑慈湖融堂之學。至順進士。累官知奉化州。(補)

提舉魯岐山先生淵

魯淵。字道源。淳安人也。學者稱爲岐山先生。私淑慈湖融堂之學。成至正進士。出爲華亭丞。新安失守。行省檄先生與監郡脫脫引兵而西。焚賊壘六十餘。遂會大軍於新安。與富山巡檢邵仲華共守豪嶺。賊再犯。衆驚將潰。先生以忠義相激。始定。已而終敗。爲賊所得。守節不屈。被羈於白石源。先生吟詠自若。豫作自祭文。誓以必死。其後賊敗。先生得逃。復歸華亭。以春秋傳學者。起爲浙江儒學副提舉。以疾歸。洪武初。累徵不起。所著有春秋節傳策府樞要。(補)

教授洪先生源。(附子瓊。)

洪源。字子泉。淳安人也。私淑慈湖融堂之學。洪武中。以薦舉入太學。授安仁教諭。其謂諸生曰。講學須明。聞道須行。無驚於外。以叨虛名。歷滁州邵武福州。學者極感。侍郎瓊。其子也。(補)

宋魯同調

司訓張書隱先生復

張復。字明善。淳安人也。德性宏毅。尤精春秋之學。太守聘爲學宮司訓。學者稱爲書隱先生。所著有春秋中的一卷。時與吳朝陽宋夢鼎魯道原齊名曰四先生。(補)

默齋續傳

洪本一先生蹟

洪賡字君實。其後字本一。淳安人也。淳安自融堂爲慈湖高弟。而先生之族祖夢炎亦登其門。故淳安之士。皆爲慈湖之學。先生少肆力於羣書。延祐中。慕太史公之所爲。將北遊燕薊。以求中原文獻之盛。涉江抵維揚。有感而止。歸而遊於杭越之間。周仁榮杜本柯九思張翥皆名士也。雅重先生。柯公爲文宗所向用。以書招之。欲以國子助教處之。先生答曰。嚴陵山水以子陵顯。吾將買扁舟荷草笠以追其躅。至正十二年。平章以兵討紅巾於新安。將校欲自淳安以西。卽糧兵以樹威。先生上謁。爲陳脅從罔治之說。所以招徠人心。平章是之。欲留先生以自助。力辭不得。乃往甫一日。竟以疾歸。是冬。元帥退軍新安。先生上書謂自新安至淳安。一卻二百里。非古人退無疾走之謂。幸而寇不我追。若乘勝而來。我之退何時已。又說以單車克復新安之策。不能用也。先生爲學。要於本領端厚。不使支離破碎。破壞心術。嘗語學者曰。爲學當以求仁爲先。聖人言仁雖多。然皆因門弟子之問。隨其淺深高下而答之。獨里仁爲美以下七章。皆夫子之所自言。門人以其序而記之。知記言之有序。則知求仁之有方矣。其說甚長。其所著曰庸言彙。諸經皆有考釋。鄭師山方遊淳安。與先生善。自謂得往復討論之功。其後再見於錢唐。師山已爲朱子之學。斷不同矣。然師山銘先生之墓。則曰是天下之公言。不以此而廢彼也。(補)

真志家學

全味道先生耆

全耆。鄞縣人。本然長子。而真志先生之從子也。受學於真志。自署味道子。(補)

本心家學

徵君全遜翁先生彥

全彥。號遜翁。本心先生生子也。本心傳慈湖之學。以世其家。先生爲供武中徵士。辭不就。而傳其學於南山黃氏。南山嘗曰。吾幸識理趣於稚年者。皆吾師遜翁先生之教也。(補)

隱君全修齋先生整

全整。字修齋。本然本心二先生族子也。少受業於二先生。修明慈湖之學。而受詩於丁鶴卒之門。有明草昧初開。士爭趨風雲之會。而先生獨承先人之教。不樂仕進。其所居在剡源第五曲。曰三石草堂。永樂初。徵修永樂大典。不就。年八十餘卒。所著有三石山房集四卷。(補)

顧齋門人

鄭先生棠

鄭棠。字景召。邵。顧齋門人。明初尙存。(補)  
節齋續傳

隱君趙寶峯先生偕。(別爲寶峯學案。)  
慈湖續傳

徵君楊小隱先生芮。(附子伯純孫圭。)

楊芮。字大章。慈溪人。文元五世孫。文行素優。性尤坦易。好施。衣食僅自給。少有餘。則分賑其貧者。非義不苟取。與元學士危素御史余嘉賓交薦。不起。洪武初。有司特起之。以病不行。子伯純。授南康都昌縣丞。孫圭。知南陽郟縣。世篤先訓。不喪所守。(參成化四明志)

梓材謹案。先生號小隱。見烏春草文集。

雲嶽謹案。寶雲堂集有寶峯先生送楊大章往江西詩。因尋訪先世楊文元公遺書云。

大之門人。(象山五傳。)

隱君鄭師山先生玉。(別爲師山學案。)

隱君趙東山先生坊。(別見草廬學案。)

縣尹汪遜齋先生汝懋

汪汝懋。字以敬。本歙人。後徙淳安。其父斗建。受業方蛟峰之門。而先生從遊吳朝陽夏大之。供奉一三君之門。以鄉薦爲推官。攝淳安縣事。尋爲定海縣尹。以慈愨簡靜稱。而折獄如神明。境內無寃。此縣多虎。或入市郭爲民害。先生齋戒禱之。社明日。居民見虎浮紅去。嘗宿南鄉廣嚴寺。夜聞虎聲。衣冠起禱之。詰朝。有虎死山中。張承旨著其事。暇則與諸生講學。在定海凡五年。以老病請致仕。不許。先生一夕扁舟宵遁。客於鄞之沈氏。因講學焉。所著有春秋大義百卷。深衣圖考三卷。禮學幼範四卷。善行啓蒙四卷。歷代紀年四卷。山居四要四卷。遜齋稿三十卷。其弟子曰沈源唐轅。皆鄞人。(補)

朝陽門人

隱君鄭師山先生玉。(別爲師山學案。)

縣尹汪遜齋先生汝懋。(見上大之門人。)

員外方惠泉先生道獻

方道獻。字以愚。淳安人也。蛟峰會孫。受學朝陽之門。以春秋召。成至順進士。授翰林編修。入史局。出爲嘉興推官。

再調杭州判官。以歸。尋除江西行省員外郎。明初再召不出。所著有春秋集釋十卷。題泉詩稿十卷。文說二卷。詩說一卷。(補)

復翁門人

隱君鄭師山先生玉(別爲師山學案)

本一門人

縣尹汪遜齋先生汝懋(見上大之門人)

遜翁門人

僉憲黃南山先生潤玉(詳見明儒學案)

石坡續傳

教授桂容齋先生同德

桂同德。慈溪人。石坡先生萬榮四世孫。謹厚敦樸。篤信好學。聞於遠邇。請益者無虛日。教授郡庠。以德行爲本。懇言曰。窮經窮史。固學者事。而入孝出弟。尤所當先。今日之孝。卽他日之忠。忠孝兩全。人道備矣。故一時親炙其教者。咸有成立。所著有容齋集。(參兩浙名賢錄)

文裕桂清溪先生彥良(別見寶峯學案)

桂古香先生瓌

桂瓌。字懷英。慈溪人。侗儻不羣。詩書充積。方正學慕其名。不遠數百里而至。及與議論。驚服。既卒。學者尊之曰古香先生。(參慈谿縣志)

清遐續傳

沈先生渾卿

沈渾卿。字明大。鄞縣人。清遐居士五世孫。而民獻之元孫也。沈氏累世富饒。至先生而家益落。能削衣販食以度艱虞。儉設薄施。以致充裕。其子源。將從祿藩閩。先生斥之曰。吾家以詩禮相傳。棄儒而卽吏。非吾志也。立止之。(參戴九靈集)

沈先生源(見下遜齋門人)

遜齋門人

沈先生源

唐先生轅（合傳）

沈源。鄞縣人。唐隱居士六世孫。明大之子。唐轅。明大婿。皆事汪遜齋。（補）

梓材謹案。戴九靈志明大墓云。使其子源與其婿唐轅受業於定海尹汪汝懋以敬之門。後又延致以敬於家。俾子若婿以卒業焉。是先生之從遜齋非一時矣。又案唐先生字伯度。句章人。嘗率其弟翰。字仲規。戴。字叔直。輻。字季齊。學於戴九靈。九靈為作唐氏四子字說。其父復禮。以擅匿官廳事。被陷。執拘以歸京師。伯度請代父桎。叔直又奪而代之。叔直抵京。近臣奏其非罪。免歸。九靈又為作唐二子傳。

卷七十五 黎齋學案

黎齋學案表

袁燮	子肅	孫	會孫
東萊復齋象 山門人	子甫	孫	會孫
白水玉山三 山芮氏襄陵 再傳		洪揚祖	別見慈湖學案
元城龜山謙 氏武夷紫微 橫浦三傳		陳宗禮	
涑水明道伊 川榮陽了翁 薦山和靖四 傳	朱元龍	真志道	別見西山真氏學案
	史彌堅		
	史彌鞏		
	史彌林		
	史守之		

史定之 並見慈湖學案

胡誼

胡謙

朱震

徐愿

舒衍

孫枝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朱介

魏榘

洪揚祖

傅正夫 並見慈湖學案

鄭節夫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邵叔誼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袁韶 會孫桷別見深寧學案

私真德秀 別爲西山真氏學案

劉宰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陳傅良 別爲止齋學案

舒璣

沈煥 並爲廣平定川學案

楊簡 別爲慈湖學案

趙師淵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並梨齋講友

梨齋學案

祖望謹案。慈湖之與梨齋。不可連類而語。慈湖泛濫夾雜。而梨齋之言有繩矩。東發先我言之矣。述梨齋學案。梓材案梨齋學派。梨洲本亦附金溪學案。謝山始別爲梨齋學案。又案梨齋一作潔齋。潔經典多作梨。省文。

呂陸門人（汪許再傳。）

正獻袁梨齋先生燮

袁燮。字和叔。鄞縣人。知處州。轂之元孫也。先生生而端粹專靜。乳媪置漿水其前。玩視終日。夜臥常醒然。少長。讀東都黨錮傳。慨然以名節自期。乾道初。入太學。時陸復齋九齡爲學錄。先生望其德容肅然。亟親炙之。同里沈叔晦。揚敬仲。舒元質。皆聚於學。朝夕相切磨。登淳熙辛丑進士第。授江陰尉。寧宗卽位。爲太學正。是時黨禁興。朱文公及趙忠定。汝愚等相次去國。先生亦以論去。久之。歷司封郎官。因對。言陛下追思彭龜年。臨朝太息。今正人端士不乏。願常存此心。急聞愷切。崇獎樸直。天下何憂不治。爲國子祭酒。延見諸生。必迪以反躬切己。忠信篤實爲道本。每言人心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聞者悚然有得。士氣益振。爲禮部侍郎。史彌遠主和議。先生與同鄉相好。與力爭。被論罷。後知温州。進直學士。奉祠卒。疾革。猶著述弗倦。或勸之少休。先生曰。吾以此爲笙鏞篳篥。不知其勞也。初。先生遇象山於都城。象山卽指本心洞徹通貫。先生遂師事。而研精覃思。有所未合。不敢自信。居一日。豁然大悟。因筆於書曰。以心求道。萬別千差。通體吾道。道不在他。慈湖與先生同師。造道亦同。而每稱先生之覺爲不可及。學者稱之。不以爵氏。而曰梨齋先生。賜諡正獻。子甫。（雲濠案。先生伯子喬嘗錄家庭所聞。爲梨齋家塾書鈔十卷。四庫收入經部。釐爲十二卷。又梨齋集二十四卷。）



梓材謹案。真西山爲先生行狀云。東萊呂成公。接中原文獻之正傳。公從之遊。所得益富。永嘉陳公傅良。明舊章。達四變。公與從容考訂。細大靡遺。是先生嘗師東萊。友止齋。而究其所歸宿者。則象山也。先生訓語爲建昌傅正夫所錄。見西山文集。

絜齋粹言

人生天地間。所以超然獨貴於物者。以是心爾。心者。人之大本也。此心存。則雖賤而可貴。不存。則雖貴而可賤。大哉心乎。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

直者。天得人所以生也。本心之良。未嘗不直。回曲繚繞。不勝其多端者。非本然也。

中庸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大雅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維此大本。不必他求。卓然不貳。萬善咸具。古人所以兢兢業業。不敢少懈者。懼其貳也。

心本不偏。制行而原於心。斯不偏矣。

道不遠人。本心卽道。知其道之如是。循而行之。可謂不差矣。然未能爲一。則猶有間也。執柯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謂其未能無間。則雖近猶遠爾。惟夫全體渾融。了無間隔。則善之至也。吾道一以貫之。非吾以一貫之也。舜由仁義行。非行仁義。若致力以行之。則猶與仁義爲二也。

人心至神。繫之以欲。則不神矣。

此心此理。貫通融會。美在其中。不勞外索。

凡身外之物。皆可以寡求而易足。惟此身與天地並。廣大高明。我固有之。朝夕磨礪。必欲追古人而與俱。若徒倚於凡庸。而曰是亦人爾。則吾所不敢也。

觀內不如觀外。觀物不如自觀。(補)

附錄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呂成公讀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遂終身无暴怒。絜齋見象山讀康誥。有感悟。反己切責。若无所容。前輩切己省察如此。(補)

又曰。絜齋先生爲樓名以是。亦曰直不高大爾。是亦樓也。以至山石花木衣服飲食貨財隸役。亦莫不然。至於宦情亦薄。曰直不高顯爾。是亦仕也。凡身外之物。皆可以寡求而易足。惟此身與天地並。廣大高明。我固有之。朝夕磨礪。必欲追古人而與俱。若徒倚於凡庸。而曰是亦人爾。則吾所不敢也。(補)

百家謹案真西山言梨齋之葬。慈湖銘之。其大節摹寫盡矣。考之慈湖遺書。无有也。即舒廣平墓誌。亦慈湖所作。廣平言行錄載之。而遺書亦闕。古來文集既多不傳。傳者又復不全若此。可歎哉。

謝山城南書院記曰。四先生之中。長庚曠日最光顯於暮年者。文元與正獻也。而文元之教。不知正獻之密。蓋槐堂論學之宗旨。以發明本心爲入門。而非其全力。正獻之言有曰。學貴自得。心明則本立。是其入門也。又曰。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是其全力也。槐堂弟子多守前說。以爲究竟。是其稍有所見。卽以爲道在是。而一往蹈空。流於狂禪。以文元之齊明威服。非禮不動。豈謂於操持之功有闕。而其教多以明心爲言。蓋有見於當時學者。陷溺功利。沈錮詞章。積重難返之勢。必以提醒爲要。故其說偏重而不自知其疏。豈意諸弟子輩。不善用之。反謂其師嘗大悟幾十。小悟幾十。泛濫牟盜。直如異端。而弁文元之學而誣之。可爲浩歎者也。使其如正獻之教。寧有是乎。正獻之奉祠而歸。日從事於著書。或請小閒。則曰。吾以之爲笙鏞篳篥。不知其勞。其答文靖諸子書。惓惓以多識前言。往行。豈非與建安之教相脗合乎。且夫有宋以來。大儒林立。其子弟能守其緒言者甚多。而再世並爲大儒。則不概見。蓋前惟武夷胡氏籍溪致堂五峯茅堂。連枝接葉。以大文定之傳。其後惟袁氏實生正肅。以爲晚宋无先之者。則書院之建也。微特非袁氏之學統所得而私。抑豈吾鄉學統之所得私哉。

雲濠謹案。謝山爲四先生祠堂碑文云。梨齋謂當通知古今。學者但慕高遠。不覽古今。最爲害事。又爲碑陰文云。梨齋之父通議公子。會見甕牖閒評一書。特說部耳。至其折節忘年。問道於定川。因使梨齋嚴事之。則知其從事於躬行之實。非徒洽聞者流也。通議名文。其所著又有名賢碎事手鈔三十巨帙。无一字不楷。見梨齋所作墓表。

### 梨齋講友

文節陳止齋先生傳良（別爲止齋學案。）

文靖舒廣平先生璘

端憲沈定川先生煥（並爲廣平定川學案。）

文元楊慈湖先生簡（別爲慈湖學案。）

常丞趙訥齋先生師淵（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梨齋家學（汪許三傳。）

少卿袁晉齋先生肅

袁肅字口口。黎齋之子也。從廣平於新安。其後知名於世。

梓材謹案。先生號晉齋。慶元五年進士。官至少卿。嘗知江州。蒙齋文集有和晉齋兄韻云。晉齋作詩。誨語動。劬。觀詩末章。荷兄警余。又和晉齋兄韻三章。其首章云。不愛金章紫綬紆。欣然玉局自安居。其卒章云。家塾提綱屬晉齋。黎齋氣脈遠乎哉。

正肅袁蒙齋先生甫

袁甫。字廣微。黎齋之子也。嘉定七年。進士第一。累官權兵部尚書。卒。贈通奉大夫。諡正肅。少服父訓。謂學者當師聖人以自得爲貴。又從慈湖問學。自謂吾觀草木之發生。聽禽鳥之和鳴。與我心契。其樂無涯云。著有蒙齋中庸講義四卷。所闡多陸氏宗旨。陳宗禮供揚祖。其門人也。(修)

經筵講義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

臣聞欲善惡。人人所同。此上帝降衷之良心也。今語人曰。汝爲天下之善人。則莫不躍然而喜。推己欲善之心。人之有善。則必喜談而樂道之。又從而左右羽翼之。惟恐其美之不成也。又語人曰。汝爲天下之惡人。則莫不怫然而怒。推己惡惡之心。人之有惡。則必哀矜而憫念之。又從而訓誨救正之。惟恐其惡之終成也。此其用心。洞洞乎其公也。休休乎其大也。是真可以爲君子人也。乃若小人則反是。人之有美。惟恐其成也。嫉之壞之而已耳。人之有惡。惟恐其不成也。誤之陷之而已耳。此其用心。知有己而不知有人。知有私而不知有公。是真可以謂之小人也。嗚呼。人主每病於君子小人之難察也。豈知觀人之道。不必觀諸他。而當觀諸心。人孰无善善惡惡之心哉。能視人猶己者。則爲君子。不能視人如己者。則爲小人。此觀人之法也。

會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臣聞聖門所謂文者。非詞華之謂也。夫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顏淵曰。博我以文。所謂文者。卽道也。彝倫之懿。粲然相接者。皆文也。三千三百。待人以行者。皆文也。孔子振木鐸於衰周。正將以續斯文之將墜耳。一時以文會友。莫盛於洙泗。麗澤之兌。何往而非斯文之講習哉。既曰文。而又曰仁。同乎異乎。曰。文者。其所著見。而仁者其根本。名異而實同也。會之以文。蓋所以輔吾之仁也。聖人切切於求仁。造次顛沛。未嘗暫舍。終食之間。未嘗或違。孔子告顏淵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蓋言爲仁專在乎反己。己不自力。他人奚預焉。今會子取友以爲仁。亦曰輔之而已。雖用力在己。而又得良輔。則切磋琢磨之益日增。而克己復禮之功。亦多助矣。噫。後世師友之道不明。學者但知雕蟲篆刻。破碎經旨。以是爲文。所謂輔仁者。漠然不知爲何事。平居既无講貫之素。一旦出而事君。不

仁而在高位。斯喪國威。我賊師友。皆不仁者之爲也。爲國家者。果何賴於若人哉。然則修明師友講習之學。豈非人主之急務乎。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臣案顏淵問仁。孔子告以克己復禮。夫具耳目口鼻四肢百骸而有此身。此身本與天地相似。與萬物一體。如之何而克己。曰。己與天地萬物。本无隔也。而認八尺之軀爲己。則與天地萬物始隔矣。故惟克己。則洞然大公。不見有己矣。何謂克己。曰。以艮卦所謂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觀之。則是內不見己。外不見物。而克己之義瞭然矣。克己何以能復禮。曰。禮者。周流貫通乎天地萬物之間。无體无方。无不周徧。人惟認八尺之軀爲己。於是去禮始遠。苟不認己爲己。則天高地下。萬物散殊。皆禮也。吾亦天地萬物中一物耳。无往非禮。而何有於己哉。故不克己。則禮失。既克己。則禮復。又發明之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玩一日字。正所謂朝聞道也。正所謂我欲仁斯仁至矣。凡人昏昏於物欲之中。如醉如夢。一日勇決。无牽制。无拘滯。无二三。此身與天地萬物。了无阻隔。大卽己也。己卽人也。天地萬物。皆非形軀之所能間也。故曰天下歸仁焉。言天下皆在吾仁之內也。禮之復也。非是外復。仁之歸也。非是外歸。本一而非二也。又發明之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前之己而曰克。此之己而曰由。豈有二己哉。曰。非有二己也。塵去鑑明。而卽此鑑也。雲消月皎。而卽此月也。未克己之前。雲也塵也。皆蔽我累我者也。烏可以不克。既克己之後。月也鑑也。本如是光明。本如是瑩潔。動靜闔闢。變化揮用。何所不可。故曰由。言爲仁在我而已。豈由他人哉。顏淵既領會夫子之大旨。而猶問其目者。蓋聖門師弟子之間。學聚問辨。不造其極不止也。克己復禮。特大綱也。又有條目焉。所以再叩夫子。夫子舉視聽言動四者告之。蓋四者卽己內事也。己視己聽己言己動。皆己也。然微有非禮。則是爲己所蔽也。爲己所累也。夫惟非禮則勿視。非禮則勿聽。非禮則勿言。非禮則勿動。无斯須頃刻不在禮中。則是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至此尙何己之足累哉。顏淵卽慨然承當此任。曰。請事斯語。事云者。言從事於此也。聞聖言而不能行者。不足以言事矣。嗚呼。顏淵陋巷匹夫耳。聖師勤勤啓發。猶有天下歸仁之言。況人主奄有四海。必欲人人皆歸吾仁。可不奮一日克己之勇。置此身於禮度之中哉。如曰此事由人而不由己。則雖聖人。亦无所用其力矣。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臣觀夫子答仲弓問仁。與答顏子之意。一也。說者但知夫子告顏子以克己復禮。而不知告仲弓者。亦克己復禮。

而初无異旨也。禮器曰：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夫大祭之禮，至於饗帝，則无以復加。此可以觀禮矣。仲尼燕居曰：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與，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箏籥，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後君子知仁焉。夫大賓之禮，至於兩君相見，則无以復加。此又可以觀禮矣。此章所謂大祭大賓者，皆禮之盛也。一出門之間，而儼然如見大賓，一使民之際，而肅然如承大祭，當是之時，此心之清明靜瑩，爲何如哉？故曰：如此而後君子知仁焉。而春秋左氏傳載曰：季之言，亦曰出門如賓，使民如祭，仁之則也。由是言之，仁禮本一源，禮在是仁，即在是矣。而人之所以不能動合乎禮者，何也？有我不欲也，非人之所欲者，斷斷乎不可施於人，如此，則此心洞然大公，了无間隔，施之於家邦，人人皆在春風和氣之內，而又何怨之有？然則勿施不欲，即克之謂，大祭大賓，即復禮之謂，而邦家無怨，即所謂天下歸仁，夫子之告仲弓，即其告顏子之旨也。回雍皆在德行之科，足以傳夫子之道，故雍也，請事斯語，亦奮然承當，與顏淵一同，熟誦此章，深味厥旨，於無怨一語，尤當玩索，蓋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小人怨汝置汝，則皇自敬德，爲國家而使一夫有怨心，則足以感傷和氣矣。欲人之無怨，惟仁者能之，而爲仁之要，不外乎克己復禮，聖人垂訓萬世，其明白的切如此。

蒙齋文集（補）

慈湖先生之訓曰：舜曰：道心，明心，即道也。何道也？熙帝之載，亮采惠疇，凡流行乎事物之間，理當如是，而不容不如是者，何往非帝載乎？非道心乎？從五典，敝百揆，穆四門，納大麓，是帝載也。皆道心也。察幾銜，觀羣后，舉元凱，去四凶，是帝載也。皆道心也。舜命禹昌言，禹自敝刊木濬川，暨稷益播奏，艱鮮，與凡懋遷之事，是帝載也。皆道心也。嗚呼！果可以有精粗本末論哉！果可以无精粗本末論哉！果可以置有無精粗本本之論哉！（樂平楊文元公遺書閣記）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蒙齋文集二條，其一條移入慈湖學案。

雲濠謹案：謝山輯二袁先生文鈔引曰：二公之文頗相肖，較之慈湖則平正，而視廣平尤暢達焉。其在南宋，亦名家也。情容居士在元文中爲眉目，接刻源之文統，然觀其集源流，頗自二公而出。情容之祖，衛公瓘齋之徒也。衛公得師而不能傳其學，而情容亦僅傳其文云。

附錄

蒙齋題慈雲閣詩曰：不見慈湖二十年，憂心如醉復如顛。我來忽見慈雲閣，恍若慈湖現我前。（補）

左司朱嗣志先生元龍（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文清史自齋先生彌忠

忠宣史滄洲先生彌堅

華文史獨善先生彌登

史和旨先生彌林

朝奉史先生守之

知州史先生定之（並見慈湖學案。）

胡先生誼

胡先生謙（合傳）

胡誼字正之。胡謙字牧之。奉化人。師事梨齋兄弟。文學皆爲鄉黨表式。

宗義案真西山言與袁肅同年。視梨齋爲丈人行。而於其德學則願師焉。是梨齋門人之感。亦可知也。而簡編殘缺。安得起故老而問之。（梓材案梨洲原本。惟二胡先生與朱左司袁彥淳爲梨齋門人。故有是語。）

朱坦齋先生震

朱震字震之。號坦齋。安吉人也。少從父宦青陽。朱子一見奇之。受業於梨齋袁氏。嘗與友人論顏子一閒未達。曰。以心體之。其閒自見。或論持敬。先生以爲只須言存誠。晚年嘯傲林泉。讀書自樂。義理精洽。有益泉集二十卷。（補）

鄒曹徐先生愿

徐愿字恭先。昌國人也。開禧進士。受業袁正獻公之門。爲高弟。蒙齋昆友俱推服之。故其學爲有本。其任福建提舉。勘定黃勇之難。所至徼事精勤。而操守介潔。出其緒餘爲文辭。亦超出流輩。（補）

舒先生衍

舒衍原名沂。字仲與。鄞縣人。初從袁正獻公遊。氣貌清曠。若不勝衣。而志念殆不碌碌。習禮經。作舉子業。屬辭奔放。不爲場屋程度所窘束。正獻甚異之。曰。此子未易量也。與之深語。益知其勉自植立。修身進德之要。未嘗忘於心。嘗登名禮部。試輒不利。發憤讀書。青燈熒然。夜分未寢。正獻謂其非徒擷菁華膏筆端而止。古人堂奧。將策而進焉。後親炙沈端憲揚文元二公。又從東萊呂忠公。子約。質疑請益。聞見日廣。智識日明。而踐履不倦。色養以孝。

聞待疾彌旬。衣不解帶。執喪哀毀。寢處不離次。蔬食三年。兄弟自爲師友。非義理不談。論古人物。分別邪正。如辨黑白。聞善人爲時用。則喜。苟非其人。憂見於色。表裏真淳。鄉黨信重之。稱其賢。无異辭。（參黎齋文集）

監獄孫先生枝（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進士朱先生介

布衣魏先生渠

正字洪錦溪先生揚祖

傅先生正夫（並見慈湖學案。）

鄭先生節夫（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機宜邵先生叔誼（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太師袁彥傳詔

袁詔。字彥傳。鄞縣人。傳熙中進士。官左司郎中。常爲判官。使者不敢慢語。後爲浙西制置使。卒贈太師。越國公。謝山跋宋史袁詔列傳曰。袁越公詔爲執政。世皆指爲史氏之私人。而卒以史氏忌其逼己而去。蓋嘗考其事而不得也。延祐志云。李全反山陽。時相欲以靜鎮。公言揚失守。則京口不可保。淮將如崔福卞。整皆可用。適崔以閫命來樞府。公夜與同見。故事相府无暮謁者。公力言崔可用。相疑不悅。卒罷政歸。是傳出於越公。會孫情容之手。宋史亦本此。及讀情容集。則公尹行都。築射圃。以馮將軍射法。每旬校閱。山陽弄兵。公責時相不發兵坐視。以至去國。於時領兵殿殿者。幾欲承受風旨。襲夏震事。以報私恩。然則史袁相逼。果有不可言者。讀宋史者所不知也。越公少爲黎齋之徒。不能承其師傳。呈身史氏。以登二府。其晚節思扼其吭而代之。進退无據。雖所爭山陽事。史屈袁申。然以越公之本末言之。要非君子也。

黎齋私淑

文忠真西山先生德秀（別爲西山真氏學案。）

文清劉漫堂先生宰（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蒙齋門人（汪許五傳。）

正字洪錦溪先生揚祖（別見慈湖學案。）

文定陳先生宗禮

陳宗禮。字立之。南豐人。少貧力學。從袁蒙齋遊。登淳祐進士。積官至參知政事。理宗時。嘗言星變在修德布政。以

回天意。度宗即位。上疏言恭儉之德。自上躬始。清白之窺。自宮禁始。上曰。孝宗家法。惟賞善罰惡。爲尤謹。因言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雖堯舜不能治天下。信不可不謹。又言天命人心。因其警戒而加敬畏。天命未有不可回。因其未墜而加綏定。人心未嘗不可回。及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盱江郡侯。諡文定。所著有寄懷斐稿。曲轅散木集。兩朝奏議。經筵講義。經史明辯管見。人物論。（參史傳）

監稅真先生志道（別見西山真氏學案）

蒙齋續傳

教授袁先生衷（父後。）  
 袁衷。字德平。黎齋之會孫。蒙齋之孫也。父後。通判潭州。先生以安定書院山長授海鹽州儒學教授。未拜而卒。族子清容。檇表其墓曰。方至元十五年。故家猶亡。恚時君年二十。檇年十四五。私相議曰。宦族久當圯。宜斬爲傳遠計。未幾。正獻宅火。留城南。遂各盡晝夜。審源鉤思。探索幽隱。以黜陳辭爲己任。考閩蜀東浙永嘉湖南江西之偏。先合其異同。不在土貴耳。雜書襲訛。輯言行者尊之。吾與子所當辨。更二十年。各宦遊四方。君以憂窘困頓。酒酣語豪。卒不少貶折。詩筆益溫雅簡潔。察其學。猶以昔所言自任。（參清容居士集）

梓材謹案。謝山學案劄記云。袁衷有贈仇仁近詩。考兩浙名賢錄。仁近名遠。號山村。爲溧陽州教授。工詩文。彥溥續傳。

文清袁清容先生桷（別見深寧學案）

卷七十六 廣平定川學案

廣平定川學案表

舒璘	子	鉞
德觀子 重持之婿	子	鉞
晦翁南軒東 萊象山老楊	子	銑
門人 延平白水籍	子	錯





公權子 復齋門人	子魯會
大涵襄陵再傳	子省會
伊川三傳	子敏會
	竺大年
	舒衍 別見梨齋學案
	舒鉞 見下廣平家學
	呂喬年 別見東萊學案
沈炳	
定川弟 象山門人	
楊簡 別爲慈湖學案	
袁燮 別爲梨齋學案	
呂祖儉 別見東萊學案	
廣平定川講友	
楊琛	
廣平同調	

廣平定川學案

祖望謹案。楊袁之年輩。後於舒沈。而其傳反感。豈以舒沈之名位下之與。噫。是亦有之。然舒沈之平實。又過

於楊袁也。四先生中，沈先生師復齋，宋史混而列之。述廣平定川學案。（梓材案：舒沈二先生，梨洲本并在金溪學案，謝山始立爲廣平定川學案。）

張陸門人（胡廷再傳）

文靖舒廣平先生璘

舒璘，字元質，一字元寶，奉化人也。婦翁爲同里童大定。揚文靖公弟子也。故先生少得聞伊洛之說。先生狀貌不踰中人，而雅有大志，恥以一善自名。每自循省，苟不聞道，何以爲人。汲汲乎如飢者之索食，遊太學，結交皆良友。時張宣公宦中都，請益焉。有所開警。朱子與呂成公講學於黟，徒步往從之。以書告其家曰：做牀疏席，總是佳趣。櫛風沐雨，反爲美境。又與其兄璠弟珙同受業陸子之門。兄弟皆頓有省悟。先生則曰：吾非能一蹴而至其域也。吾惟朝夕於斯，刻苦磨礪，改過遷善，日新有功，亦可以弗畔云爾。於是躬行愈力，德性益明。其學以篤實不欺爲主。成乾道八年進士，爲江西轉運司幹官。有忌之者，望風心識，及與之處，了無疑間。教授徽州，徽之士習久壞，先生奮然曰：士之美惡，獨不在我乎？則以身率之，教以日用常行之道。諸生漸知所向方。先生不憚勤勞，日日詣講。隆冬酷暑，未嘗少怠。築風零亭，以時會集。暮夜亦間往，日以講求涵泳之功。質有頑鈍不善者，循循善誘，不敢加忿疾。端架樓以感格之。謂諸生曰：某亦幼不知學，及壯入成均，藉師友發明，以拯淪胥之患。今欲以其所同然者，公之君輩。新安宿儒楚椿廷廷佑等，先生以書幣延之爲學正。有辭不至者，卑詞宛轉，託其親友以致之。使學者知所矜式。又著詩禮二解以授學者。時沈公叔晦爲國錄，先生曰：師道尊嚴，吾不如叔晦。若啓迪後進，吾不敢多遜。於是司業汪達首欲薦先生，或謂舉員已足。達曰：吾職當舉，教官舍元質其誰先？卒薦之。留丞相正曰：天下第一教官也。而徵人亦曰：吾鄉學問之途，賴先生窒而復通。先生素以天下爲己任。雖居冷官，未嘗忘世事。時時爲徵之。牧守言荒政，茶鹽常平義倉役法，皆鑿鑿可見之施行。牧守雖不能盡用，間有所採。尤留心中朝治亂之故。樓宣獻公授舍人，先生貽之書曰：十月震電，甚異。大防當思所以爲宗社久安計，不敢以賀詞進。寧宗卽位，先生貽徐忠文公書曰：聞山陵地尙未定，聞大安宮只就南內。又聞新君猶未得躬問寢禮，不容遲疑何故？某憂國之念，搖搖如懸旌。又曰：民名病極矣。水災甚廣，中朝會作利害事拈出否？又貽陳郎中英仲書曰：集賢總百官，晦翁侍講席，諸君子亦次第位乎朝矣。而傳聞時政，尙猶泮渙，事固不可以驟。然今日諸賢，大約回護之功多，而誠實之意少。上焉者議論不切事情，下焉者祇欲相安无事。雖有憂國之心，未有善後之機。日復一日，機不再來，甚可憂也。及聞諸公多求退，先生又貽之書曰：某不勝杞國野人之憂。若皆相時，禦身以退，緩急將誰任？已而朱文公等相繼去國，先生歎曰：吾輩短氣矣。呂忠公南竄，先生貽之書曰：所冀緝熙學力，不鄰不繼，否泰循環，吾道未必

終窮也。蓋先生之愧愧世道者如此。初，諸公欲薦先生，皆力止之，曰：是非吾志也。其後自禮部尚書尤袤以下，推挽者衆，不得已受之。然不稱門生。嘗答諸舉主書曰：利欲之移人，孔門自顏閔之外，如仲弓、子夏、子路、子張之徒，皆未免。厥後士益失己，僥倖於富貴利達者衆，而孟軻氏灼見義理之原，欲挽其弊而返之。於是有意斷之喻。墻間之喻，鑽穴之喻，所以起天下羞惡之心，而世莫之聽。上之所謂旁求俊彥，既喪下之所謂素位而行，又乖。故上則挾富貴以臨下，下亦冒廉恥而干上。薦之者既自以爲恩於彼，而受者亦以爲恩於我。遂使聖人舉賢之公道，一變而爲干祿之私情。拜爵公朝，謝恩私室，門生恩府之稱，自唐以來，數百年名卿大夫，亦未能變。豈不曰人皆有欲貴之心，人應有報德之事，彼既以知己遇我，吾不委己而歸之，非人情歟？抑不知古人之事上，苟理義相同，則志意交孚，其合也。講道於一堂，其際也。晤對於千里，出處用舍，禍福利害，其關節脈理之相應，雖無私情之感，而斷金之利，蓋有終其身而不忘者。苟其舍是，而必欲委己以露其感恩之狀，所舉賢邪？知己之報，固當不然。見利則逝，見便則奪，而亦何恩之有？蓋勢利之交，出乎情，道誼之交，出乎理。情易變，理難忘也。諸舉主得書，亦雅重之。遷平陽縣，以太守政頗苛，舉民病上告，辭嚴義正。太守爲之改容，聽斷訟獄，人服其平。踰年，自喜曰：簿書鞅掌，幸不致以勞動喪本心。蒙雜而著，聖言豈欺我哉！秩滿，遷判宜州，未赴卒。徵之士子祠之學宮。揚文元公嘗曰：元質孝友忠實，道心融明。袁正獻公則曰：元質平生發於言語，率由中出，未嘗見其一語之妄。所謂有孚盈缶者，樓宣獻公亦曰：元質如熙然之陽春，所著有詩學發微、詩禮講解、廣平類稿。（雲濠案：史傳詩禮講解作於教授新安時。今佚。文靖集二卷行世。）淳祐中，賜諡文靖。先生嘗自言樸拙不能文章，然淳祐詔正文體，特舉先生文，稱其厚重質實，以爲世鵠。予求得其類稿殘本讀之，則固德人之言也。五子曰：鈺、鉉、銑、錯、鑄，皆能傳其家學。未嘗一毫苟求，鈺爲沈端憲壻，銑爲楊文元壻。（修）

祖望謹案：甬上四先生之傳，陸學袁楊以顯達，其教大行。然較其年齒資格，則在舒沈之下。宋史作舒沈傳，寂寥短簡，不足以見其底蘊。黎洲始求得廣平類稿殘編，其中有足資考證者。予因據之，別爲舒傳，又近得定川言行錄，因據之，別爲沈傳。徵特學案所關，他日有重修宋史者，亦將有所采也夫。

### 廣平類稿

成物之道，咸在吾己。我念無虧，精神必契。一或有欠，無限格言。總成虛語，端知爲己之學，誠不宜一毫有虧損也。持敬之說，某素所不取。我心不安，強自體認，強自束縛，如篋籠桶，如藤束薪。一旦斷決，散漫不可收拾。理所宜然。夫子教人，何嘗如是。入孝出弟，言忠信，行篤敬，出門如見賓，使民如承祭。此等在孩提便可致力，從事無斁，則此心不放。此理自明。（以上答葉養源）



爵祿甚輕。名義爲重。（以上與樓大防）  
窮達外境。無累厥心。（與黃子耕）

良心之粹。昭如日月。無怠惰幽莽之念。則聖賢可俟而到。（與任清卿）  
人心易明亦易惰。（與徐子宜）

朋友在利達者。類不滿人意。故口官不敢入都。（口口口口）

平生志趣。不敢爲矯激事。但覺汲汲於利祿。求薦與夫委身人門。皆中心所不安。故不爲。（答薛象先）

好樂貪羨之心。掃除不盡。是心終不獲與聖賢同。蓋天之付與於我者。其良心之粹。無好樂。無貪羨。擴然大公。惟理之順。聖賢先獲我心之同然。故窮達用舍。安於理義之常。（謝傳漕薦舉劄子）

祖望謹案。先生有謝薦舉啓云。欲貴雖人心所同。枉道則君子所恥。苟非其義。而祿以千駟。寧爲之範而不

獲一禽。故道可爲邦。甘居陋巷。人爭言志。獨樂舞雩。固非矯激以沽名。是乃從容而就義。某質則甚陋。學不自強。尙論古人。雖信有爲亦若是。退省終日。欲求寡過而未能。一規頽風。益乖雅志。富貴是所欲。亦何至求龍斷而登。妻妾尙知羞。又豈可乞墻間之祭。方將辭尊居卑而辭富居貧。敢意以賢詔祿而以功詔爵。忽蒙特達。莫稱獎提。所到未可量。殆使益堅其素履。我心不可轉。庶幾無負於殊知。若乃私第公朝。古人至戒。門生恩府。叔世鄙辭。既非先進所樂聞。亦豈後生之敢效。先生不以文自命。然如此駢語。非浮溪野處所能爲也。

謝山廣平先生類稿序曰。舒文靖公之學。得於其婦翁童持之。故楊文靖公高弟也。文靖未成進士。又受業於張公南軒。因徧求益於晦翁東萊。而卒業於存齋。四先生之中。莫若文靖之淵源爲最博。其行亦最尊。其生平所著詩說禮說。皆爲經學之宗。廣平類稿。則其文也。寶慶志云。嘉定初。朝廷革文弊。選前輩之文。以範後學。舒文靖公實冠編首。世知文靖之理學。而不知其文爲當時宗仰若此。當文靖時。巨公元夫甚多。乃以其文冠者。蓋其心氣和平。而議論質實。足以消詭誕之習俗。嘗聞諸清容之言。以爲淳熙以後。多竊取國策莊周之詞。事遽起而輟。語未畢而更。斷續鉤棘。荒唐變幻。綸胥而莫能以拔。斯其所以亟取於文靖之文也。夫行狀稱文靖於舉主無稱門主者。今觀其謝薦諸啓。皆引古誼以相規。大儒風節。不肯少屈如此。是豈可以區區文字目之哉。

雲濠謹案。謝山爲四先生祠堂碑文云。廣平經術深於詩禮。而尤爲吾鄉說詩大宗。又案謝山奉臨川帖子一曰。舒公廣平之在陸氏。猶朱子之有勉齋也。聞人有詆朱子者。廣平輒戒以不可輕議。則必欲排朱以申

陸者。非真有得於陸可知。

象山門人

鄉貢舒先生琥

舒琥。字西美。文靖兄也。鄉貢進士。共學於陸子。兄弟家居。講貫若合符契。罔有差別。陸子稱其樸茂無他蹊徑云。

附錄

廣平答劉惇之書曰。西美先兄進學之初。親庭甚喜。先妣未能無疑。一日問曰。爲學儘好。萬一飢餓。如之何。曰。飢餓自當順受。若不知學。必須隕覆失措。寡廉鮮恥。惟知學乃能安於義命。隨順區處。終不至喪身失節。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妣氏聞之。乃釋然大喜。(補)

舒先生瑛

舒瑛。字元英。文靖弟也。共學於陸子。家居教授鄉曲子弟。麴麴可觀。慈湖雅重之。復齋門人。(焦許再傳。)

端憲沈定川先生煥

沈煥。字叔晦。定海人也。父鎮東。簽判。嘗受業焦氏。以私淑程子之學。里中奉爲人師。先生少卽潛心經籍。精神靜專。未嘗驚於末習。頽而美髯。偉儀觀。尊瞻視。音吐鴻揚。試入太學。時師友道喪。學校絕無講磨之功。先生始一振其弊。臨川陸文達公九齡同在齋舍。先生以師禮事之。文達曰。叔晦挺然任道之資也。益以取友爲急。嘗曰。此天子學校。英俊所萃。當擇賢而親。不可固閉。有初入學者。告以同遊中可爲師爲友者甚悉。時謂先生開師友講習之端。得古人相勸爲善之義。僉判每對客。先生拱立其旁。或侍酒則竟席不敢卻。簽判性嚴。不合意。卽誨飭之。先生自以資稟剛勁。非所以侍庭闈。疾自砥劑。大書祭義深愛和氣。婉容檢色。數字於壁。自觀省焉。門人弟子。伏疑請益者。自遠而至。啓告簡嚴。初若不可親。已而昏者明。柔者立。鄙吝者意消。師道益尊。授上虞尉。府檄所委。非其義不往。帥亦不敢強。未嘗遣吏輕至民家。政聲以最著。或傳參知龔茂良意。令往見之。卒不赴。調揚州教授。未上。除學錄。先是教官不甚與諸生接。先生以所躬行者淑諸人。且暮延見。司業不樂也。又言三舍取士。當參以平日譽望。不當祇快於一試。司業不以爲然。先生持之自如。會充殿試考官。序立庭下。孝宗偉其貌。遣內侍問姓名。而丞相趙雄。咸稱先生居官匪懈。以調切其餘。忌者滋甚。或謂先生姑營職。道未可行也。嘆曰。道與職豈有二乎。因發策試諸生。引孟子之言曰。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今報然愧於中者。可無其人乎。於是聞者俱恨。嗾御史言先生與長官爭議。非安靜者。宜少裁抑之。以養其器。他日更拔用之。遂外補高郵軍教授。居官僅八十日。

方會食監中。夷然不驚。彼別而去。謂同事曰。吾豈不知詭隨苟容。以取光寵。朝夕兢兢。倫胥是憂。故不爲也。初。先生之與司業爭也。或謂司業深情厚貌。宜少防之。先生曰。司業遇我厚。豈敢逆詐哉。既得罪。乃知下石者不獨一人也。而司業與焉。先生曰。果厚貌深情乎。亦無怨也。充浙東安撫司幹官。高宗山陵。有司次舍供帳酒食之需。供給不暇。先生以爲國有大戚。而臣子宴樂飲酒自如。安乎。亟言於安撫鄭汝諧。即屬先生條奏。且薦爲修奉官。先生移書御史。謂當先治喪紀。使貴戚公卿之心動。則茂舍菲食自安。不煩彈劾。需索自絕。於是治吏之並緣爲奸者。追償率斂者。歲旱。分賑上虞餘姚。無復旒殍。部使者與大帥交章薦。侍從亦請召之。孝宗猶記其風度。曰。是向爲學官。人物甚偉者乎。將用之。而丞相趙鼎已去。小人百計思阻之。乃作爲朋黨論。列圖爲三。疏士大夫三十四人姓名於下。某已去。某猶在。以爲先生所作。欲激衆怒而共排之。謗議果喧。有一從臣以百口保其不然。得稍息。而從此不復召矣。改知婺源。三省合前後薦章以聞。詔遷通判舒州。待缺里居。與鄉老史文惠王浩。汪莊靖公大猷。舉行義田。文惠割其竹洲之別業以居先生。尋病。不廢讀書。垂絕。拳拳以母老爲念。筆類彫零爲憂。丞相周必大聞其訃。曰。追思立朝不能推賢揚善。予愧叔晦。益者三友。叔晦不予愧也。先生於辭受取舍尤嚴。嘗遊中都。其帥雅知先生。以其貧。欲厚貽之。先生曰。義不可受。來則難卻。卽日出關。故人典方面。贈以金。先生曰。向也閉居。嘗受君賜。今有微祿。不當兼受。富人欲以女妻先生子。固辭之。永嘉薛象先在太學。頽然衆人中。無知之者。先生一見稱之。以爲學問見地在行輩中無其匹。聞者未信。其後果有感名。所著有定川集五卷。寧宗官其子省會。理宗贈直華文閣。賜諡端憲。(修)

宗義。寒楊簡舒。磷袁燮。沈煥。所謂明州四先生也。慈湖每提心之精神。謂之聖一語。而絜齋之告君。亦曰古者大有爲之君。所以根源治道者。一言以蔽之。此心之精神而已。可以觀四先生學術之同矣。文信國云。廣平之學。春風和平。定川之學。秋霜肅凝。瞻彼慈湖。雲間月澄。瞻彼絜齋。玉澤冰瑩。一時師友。聚於東浙。嗚呼感哉。祖望謹案。甬上四先生之傳。陸學。楊袁舒皆自文安。而沈自文達。宋史混而列之。非也。四先生之遺文。亦惟沈集絕不可見。惜夫。

定川言行編(袁正獻公所輯補)

吾儕生長偏方。聞見狹陋。不得明師畏友。切磋以究之。安能自知不足。前無大敵。短兵便爲長技。甚可懼也。學者工夫。當自闢門始。其餘皆末也。今人驟得美名。隨卽湮沒者。由其學無本。不於闢房用力焉。故曰工夫不實。自謂見道。祇是自欺。

晝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兩者無愧。始可言學。



啜菽飲水。貧寒所不免。惟盡其歡則可。盡歡二字。學者當熟味之。嬰兒戲於親旁。呼之則至。撫之則悅。了無間隔。學者此心常存。可謂孝矣。錢盡再來。事幾一失。不可復得。李宰相絳之言也。

吾儒急務。立大本。明大義耳。本不立。義不明。雖討論時務。終日何爲。學者無以精神凋喪於陋巷偏僻之習。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定川說九條。其末條移入晦翁學案。

附錄

袁黎齋狀其行曰。考君生平大節。寧終身固窮獨善。而不肯苟同於衆。寧齟齬與時不合。而不肯少更其守。凜然清風。振聳頑俗。使時見用。必能震朝廷之綱。折奸回之萌。屹立中流。爲世砥柱。亦可爲難矣。然世之知君者。如此而已。至於日進其德。嚴毅自期於純全博大者。鮮能知之。君雖人品高明。而其中未安。不苟自恕。知非改過。踐履篤實。其始面目嚴冷。情不容物。久久寬平。可敬可親。面攻人之短。退揚人之善。切磋如爭。歡愛如媚。古所謂直而溫。毅而宏者。殆庶幾乎。始居家塾。非聖哲書未嘗誦習。及遊太學亦然。嘗作詩饋其友曰。爲學未能識肩背。讀書萬卷立七竿。每稱陶靖節讀書不求甚解。會意欣然忘食。此真讀書者。史籍傳記。采取至約。後與東萊呂公伯仲。極辯古今。始知周覽博考之益。凡世變之推移。治道之體統。聖君賢相之經論事。攷攷講求。日益深廣。有足以開物成務者。其可敬也夫。

又編言行曰。君天資高邁。語勁而氣充。足以祛人鄙吝之習。養人正大之氣。憂國發於至誠。語及時事。常頻顛。慮心積慮。未嘗不在斯世。始予與君還往時。方務記覽。恥一不知。日夜勞苦。君爲予言。吾儒之學。在植根本。無妄散其精神。予恍然異之。聽君論論。宏大平直。坦乎如九軌通衢。而反視予所習者。繁紆繚繞。直荒蹊曲徑而已。乃盡棄其舊業。精思一意。求所爲根本者。君又爲予引之諸師友間。以恢廣其所未至。君之成就友朋。而大有功於吾道者若此。

雲慶謹案。謝山爲四先生祠堂碑文云。定川與東萊兄弟極辯古今。閱覽博考。晚年雖病中不廢觀書。象山門人

徵君沈先生炳

沈炳。字季文。端憲之弟也。年未四十。棄去場屋。師事象山。務窮性理。趙忠定公以遺逸薦之。不就。固窮終身。(補)附錄

舒廣平答季文書曰。所示太極說。謂易之極。卽心之極。甚善。人皆有此極。而不自明。無他。私念障之也。(補)

謝山竹洲三先生書院記曰。竹洲在鄞西湖之南。蓋十洲之一。三先生。沈端憲公暨其弟徵君季文參之以金華呂忠公也。史忠定王歸老。御賜竹洲一曲。壽皇爲書四明洞天之闕。以題之。卽所稱真隱觀者也。忠定最與端憲厚。故割宅以居之。而徵君亦授徒於忠定觀中。於是端憲兄弟並居湖上。其時忠公方爲吾鄉倉監。昕夕與端憲兄弟晤。願公治在城東。還往爲勞。有船場官王季和者。忠公友也。曰。是易耳。乃以場木爲製船。每忠公興至。輒泛棹直抵湖上。端憲從水閣望見之。輒呼徵君曰。大題來矣。相與出歧於岸上。或竟入講堂。討論終日。或同泛湖上。忠公爲詩以紀之曰。湖光拍天浮竹洲。隱然一面城之幽。中有高士披素裘。我欲從之恐淹留。探囊百金辦扁舟。又煩我友著意修。微風一動生波頭。飛棹來往倦則休。是也。方端憲遊明招山中。忠公之兄成公尙無恙。相與極辯古今。以求周覽博考之益。凡世變之推移。治道之體統。聖君賢相之經綸事業。孜孜講論。日益深廣。期於開物成務而後已。則夫忠公之來。所以商量舊學。而證明新得。當不知其若何也。端憲之父劄判。故程門私淑弟子。端憲則受陸文達公之傳。而徵君師文安。其兄弟分宗二陸。宋史竟以端憲系之文安門下。誤也。端憲尤睦於成公。及其家居。忠公又宦於鄞。切磋倍篤。故沈氏之學。實兼得明招一派。而世罕知之者。

舒沈講友

文元楊慈湖先生簡(別爲慈湖學案。)

正獻袁絜齋先生變(別爲絜齋學案。)

忠公呂大愚先生祖儉(別見東萊學案。)

廣平同調

博士楊先生琛

楊琛。字獻子。奉化人。負器識。富文學。紹熙四年進士。嘗爲江東提刑司幹辦公事。經學淵源。鄞陽士多師事焉。拜國子博士。召試館職。時韓侂胄專政。遂拂袖歸。杜口不言時事。端平初。特官其子斯立。(參寧波府志)

廣平家學(胡汪三傳。)

學士舒先生鉞

舒鉞。字和仲。文靖之長子。純仲其弟也。袁正獻公嘗與先生書曰。賢昆仲朝夕歡聚。浸淫磨鑿。有日新之益。比乃兄弟爲友朋也。甚善。更宜日課一經。一史。尤佳。學者但慕高遠。不覽古今。最爲害事。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

夫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是雖聖人。於書不敢廢。況他人乎。純仲近讀何書。更在賢伯氏程督之耳。(補)

祖望謹案。正獻公與先生帖。蓋在守江州之時。帖尾諄諄勸讀書。嘗見延祐慶元志中。載正獻一帖。亦答舒氏兄弟者。大略與此相同。深戒學者驚高遠而不覽古今。此是當時爲陸學者之習氣。正獻及之。不一而足。可以知陸學本不如此。及其流弊至於如此。則是傅子淵包顯道之徒有以致之。而楊袁不爾也。故延祐志所載帖。極稱慈湖之讀書。此帖正可彼此互相證明。陸學精處。正在戒學者之束書不觀。游談無根。學者可不戒乎。

舒先生鉉

舒先生銑(合傳)

舒先生錯(合傳)

舒先生鏞(合傳)

舒鉉。舒銑。舒鏞。皆文靖子。而和仲之弟。文靖既沒。諸子壹遵先訓。秩然有倫。相勉以善道。鄉黨中以爲儀表云。(參袁絮齋集)

梓材謹案。文靖之子有字敬仲字純仲者。未知於四先生何當也。

廣平門人

博士李三江先生元白(附子以稱以制)

李元白。字景平。本奉化人。遷居鄞之三江口。其大父倫烈士也。建炎之難。張俊劉洪道棄郡走。蔣安義迎降。列城瓦解。倫奮然曰。河北二十四郡。豈無人乎。因與董之邵任職共起義兵於奉化之泉口。女真兵至。三戰三卻。奉化以是得完。事定不言功。而恩賞亦弗及。至先生始以儒述起。初受業於蔡文懿公幼學。傳其經制之學。已而受業廣平。文懿爲舍人。以先生上世起兵事聞。進論其功。有詔贈倫修武郎。先生累官至國子博士。深於詩禮。其論荒政賑卹。極有條理。皆得之廣平者也。三江舊有李朝散祠。蓋先生講學之地。元時尙存。鄭真嘗言於當事重葺之。而今不可問矣。先生子以稱以制以益。從弟口伯誨伯森。皆踵世科。而以稱與先生同登第。時人傳爲佳話。以制嘗爲徽州教官。人皆稱其有廣平遺法。

少脚袁晉齋先生肅(別見絮齋學案)

羅先生子有

羅子有。新安諸生之一也。廣平與徐子宜書有云。羅氏子進學不怠。向所得。全是釋。今轉得甚端的。(補)

鄧先生夢真

汪先生行簡（合傳）

戴先生泳（合傳）

鄧夢真。汪行簡。戴泳與羅子有。皆廣平之徒也。廣平在新安。與慈湖書。言與學中諸生。自得羅子有。鄧夢真。汪行簡。戴泳。皆有起發可進。今皆不可考矣。

元英門人（象山再傳）

諸葛先生口

梓材謹案。謝山奉臨川帖子五。引呂大愚遊候嶺山記云。舒元英亦與其徒諸葛生來。元英。廣平弟也。考諸葛氏爲越中藏書三家之一。後以其書入四明。四明志紹熙元年進士諸葛安。籍貫紹興。與豐宅之同榜。宅之與元英爲同門。嘉定十三年進士。諸葛十朋。安節從子。元英之徒。當卽其人。

定川家學（焦許三傳）

沈先生傳會

迪功沈先生魯會（合傳）

別駕沈先生省會（合傳）

沈先生敏會（合傳）

沈傳會。魯會。省會。敏會。並叔晦子。皆業儒。傳父業。魯會改名木山。用本宗蔭爲迪功郎。（參周益公集）  
雲濠謹案。省會爲端憲第三子。字智甫。官別駕。袁蒙齋嘗贈以序。爲言端憲之宏智淵識。

定川門人

竺先生大年

竺大年。字耕道。奉化人。性行嚴重。長於說禮。鄉人皆化之。爲沈氏之入室也。著有禮記訂義。楊瑛銘其墓。

宗義案。竺氏先世服田。大年之父竺頤。始遣其子從師。他日喜而語舒廣平曰。諸子自得師。粗厲之習。變而爲儒雅。暴慢之氣。轉而爲溫厚。非曩日比矣。蓋頤之意亦淺鮮矣。而豈知追源學脈者。乃及大年哉。然則人亦何必義夫貴仕也。

舒先生衍（別見梨齋學案）

舒先生鈺（見上廣平家學）

呂先生喬年（別見東萊學案。）

舒氏續傳

郡守舒先生津

太學舒先生澣（合傳）

舒澣字通叟文靖之從孫也。登景定二年進士第。遷太學博士。知平江府。弟澣字平叟。景定八年入太學。通叟讀書績學。平叟清苦獨立。皆傳其家學者也。（補）

三江門人（象山三傳）

吏部安先生劉

安劉。汴人。居鄆之小溪。以詩義冠多士。善清言。三歷祕丞郎官。嘗為賈相客。而以科名自持。卒不得用。按先生官至吏部。其詩學得慶源輔氏之傳。（補）

梓材謹案。是傳本之袁清容師友淵源錄。謝山詩話以先生為廣平再傳弟子。蓋三江門人也。

王先生良學（別見深寧學案）

通叟門人（胡汪五傳）

州判李霽峰先生涪孫

李涪孫字甫山。寧海人。師事舒通叟。登宋咸淳甲戌進士第。授迪功郎黃州司戶參軍。未上而宋亡。大德六年。為杭州儒學教授。以黃巖州判致仕。人稱為霽峰先生。（修）

卷七十七 槐堂諸儒學案

槐堂諸儒學案表

傅夢泉	從子 道夫
從子 正夫	別見慈湖學案
陳苑	別為靜明寶峯學案
會潭	續傳

鄧約禮

子詠

傅子雲 見下象山門人

鄧遠

傅子雲

葉夢得

黃叔豐

張商佐

熊鑑

黃裳

彭興宗

陸持之 別見象山學案

詹阜民

喻仲可

顧平甫

利元吉

陳去華

諸葛千能

高公亮

諸葛受之

石斗文

石宗昭

鍾穎

石余亨 黃奇孫 別見潛庵學案

石氏續傳

孫應時

史彌堅

別見慈湖學案

胡衍

見下崇禮家學

胡拱

胡擢

子衛

子衍

陳剛

朱桴

朱泰卿

李伯敏

符初

周清叟

嚴滋

林夢英

張孝直

饒延年

鄒斌

吳淵

吳潛

趙師雍

趙師蒧

包揚

子恡

包約

包遜

羅必元 見下驪塘門人

高商老

孟渙

李雲

豐有俊

潘友文

張明之

周良

董德修

危稹

羅必元

羅晉君



柴中守 別見邱劉諸儒學案

歐陽鎮

羅晉君 見下驪塘門人

馮曾

並北谷講友

吳玘古

章節夫

游元

高宗商

李肅

子復 見上象山門人

李復

徐子石

弟元德

晁百談

王允文

黃栢

父文晟

黃椿

黃柴

俞廷椿	
邵叔誼	魯子
繆文子	
江泰之	
徐仲誠	
趙子新	
邱元壽	
□顯仲	
劉堯夫	
並象山門人	
危和	羅必元
驪塘學侶	羅晉君 並見驪塘門人

槐堂諸儒學案

祖望謹案。槐堂之學。莫感於吾甬上。而江西反不逮。如會潭如琴山以及黃鄧之徒。今其緒言渺矣。甬上之西。尚有嚴陵。亦一大支也。述槐堂諸儒學案。（梓材案金溪學派。自吾鄉諸家慈湖。黎齋。廣平。定川。而外。謝山。序錄盡歸魏堂諸儒學案。嚴陵一支。自錢融堂而感。融堂爲慈湖高弟。故併入慈湖。）

象山門人

通判傅會潭先生夢泉

傅夢泉。字子淵。號若水。建昌南城人。（雲濠案一本作盱江人。）爲人機警敏悟。疏通洞達。學於象山。（雲濠案

南誠志云。嘗遊陸象山。朱晦庵張南軒之門。自言少時知舉業。觀書不過資意見。後因困志知返。適陳剛自槐堂歸。因問象山所以教人者。剛曰。首尾一月。先生諄諄只言辨志。又言古者入學一年。早知離經辨志。今日有終其身而不知自辨者。可哀也已。先生私心識之。一日讀孟子公孫丑章。忽然心與相應。胸中豁然。尙未知下手處。及見象山。始盡知入德之方。謂剛曰。陸先生教人辨志。只在義利。嘗謂人曰。人生天地間。自有卓卓不可磨滅者在。果能於此涵養。於此擴充。良心善端。交易橫發。塞乎宇宙。貫乎古今。象山論及門之士。以先生爲第一。登淳熙二年進士。分教衡陽。士人歸之者衆。太守亦加禮焉。有一二同官。頗與違言。先生處之裕如也。時陳止齋爲漕使。先生與之講學。止齋心折其言。象山臨卒前數日。或自衡陽來呈先生與周平園論道五書。象山嘆曰。子淵擒龍打鳳手也。宰寧都。邑號難治。先生一化以道。不踰年。俗大變。平園以爲有西漢循吏之風。遷清江判。卒於官。所著有石鼓文。嘗講學會潭之辨。學者稱會潭先生。先生性地剛毅。然多偏。自言初見象山。卽聞良背行庭之教。已而見張南軒於荊州。見朱子於南康。不安於象山之說者十年。及在衡陽。乃深信之。先生於朱子尤多相左。象山言其疏節闊目。佳處在此。其病處亦在此。及其卒也。或言其以喪心而死。然真西山跋其行狀。謂先生之卒。縣大夫繪像祠於學。而祀之。其後四十餘年。部使者以其舉行聞於朝。有詔建祠於邑之玉虛觀側。則喪心之言。不足信也。(修)

附錄

張南軒與朱元晦書曰。澧州教授傅夢泉來相見。乃是陸子靜上足。剛介有立。但所論學。多類揚眉瞬目之機。子靜此病會磨切之否。亦殊可懼。(補)

又曰。夢泉守師說甚力。此人若肯聽人平章。他日恐有可望。(補)

宗義察陸子之在象山五年間。弟子屬籍者至數千人。何其盛哉。然其學脈流傳。偏在浙東。此外則傳夢泉而已。故朱子曰。浙東學者。多子靜門人。類能卓然自立。相見之次。便毅然有不可犯之色。然則此數千人者。固多旅進旅退之徒耳。今傳數十人於此。其概可睹矣。

推官鄧直齋先生約禮(附子派)

鄧先生遠(合傳)

鄧約禮。字文範。本盱江人。以壻於李侍郎橘園。遂家臨川。橘園於陸子爲前輩。而論學最契。故先生與其妻弟諸皆師象山。在槐堂中稱齋長。有求見象山者。象山或令先從先生問學。登淳熙五年進士。官德化丞。兼攝邑事。貴理凋敝。得民心。象山聽書當路。感稱其治。爲溫州教授。與葉水心相得甚懽。調常德府推官。卒於官。先生篤於庸

行。嘗謂人曰：某得一官，但能少濟諸貧困兄弟耳。象山嘗稱夢泉宏大，約禮細密。學者稱直齋先生，先生嘗與同門生利元吉、彙、建昌自有科舉以來，進士爲題名碑，而請朱子爲之記。且言願發明國家所以教人取士之意，有異於古。欲使學者識之，而知所警。朱子甚善其言。因謂二君蓋皆嘗有所學，而得其所貴於己者。但推其說以告於鄉之後進，使之因所感發，以求夫古人之所以教者，盡心而有得焉，則聲名文字之盛，彼將有所不屑，而况不義之富貴也。說者但見朱子晚年多排象山，然觀記中之語，則其以公義相取者，又未嘗不在也。元吉紹熙元年進士，先生次子泳，字德裁，嘉定十三年進士，累官淮西帥幕，措置江防，佐大帥孟珙解齊安圍，功第一。歷遷刑部侍郎，所至以廉見稱。晚年坐累遷謫，自號巽坡先生。羣從有名遠者，亦師陸子。（修）

主簿傅琴山先生子雲

傅子雲，字季魯，號琴山，金溪人。成童，登象山門，以其少，使先從鄧文範，尋晉弟子之位。象山歸自京師，先生亦入大學，道相值，共泛桐江，答問如響應。天山精舍成，學者坐以齒。先生在末席，象山令設一席於旁，時命先生代講，或頗疑之。象山曰：子雲天下英才也，及出守荆門，使居精舍。象山執手語之曰：書院事俱以相付，其爲我善承薪傳，謂諸生曰：吾遠守小郡，不能爲諸君掃清氛翳，幸有季魯在，願相親近。象山嘗謂先生骨相寒薄，道雖明，恐不得行。晚奉大對，葛丞相鄉期以首選不果。先生曰：場屋之得失窮達不與焉，終身之窮達賢否不與焉，時人以爲名言。主顯寧簿，伏訟必傳經義，人人服之。先生嘗作保社議，其中言鄭康成註周禮，半是緯語，半是莽制，可取者甚少。象山最是其言。紹定四年，袁甫持節西江，修明象山之學，爲建象山書院。時槐堂高足惟先生在，巋然上座。所著有易傳論語集傳中庸大學解童子指義韓路經解，撫州守葉夢得，故先生弟子。建三陸祠於金溪，以先生配。（修）

黃先生叔豐

張先生商佐（合傳）

熊先生鑑（合傳）

黃叔豐，字元吉，金溪人。象山仲兄九敘之壻。師事象山最久。象山詳其及門之士，首傅子淵，次鄧文範，次卽先生。善學，不自發問，每誘致諸生來授學，令其各以疑義前請，而從旁聽之。象山知荆門軍，先生從之，記所答問之語，題曰荆州日錄。時陳止齋始以潛至，貽書象山論學，而傅子淵亦分教衡陽。先生往焉，止齋初有疑於子淵之言，及先生至，始深信之。象山嘗曰：元吉相從一十五年，最得老夫鍛鍊之力。其前數年方逐外，中間數年換入一意見窠窟，去數年換入安樂窠窟，去近年痛加鍛鍊，始壁立無依傍，而同門生巖松直言先生之學，當出子淵之上。

先生諸寮壻張商佐。字輔之。周清叟。字廉夫。熊鑑。字口口。俱師象山。而廉夫所記陸子語錄最佳。（修）

郡守黃先生裳

黃裳。字元吉。寧德人。少有奇節。師事象山。應淳熙二年武舉魁南宮。三歷郡守。俸入多以給親舊。任子恩必先其兄之子而後己子。

梓材謹案。黎洲原本。此下有不自發問與陳止齋講學象山鍛鍊等語。皆屬金溪黃元吉事。蓋因其同字元吉而誤。

彭世昌先生與宗

彭與宗。字世昌。金溪人。受業槐堂文安。令其教授諸子。稱其有法。淳熙十四年。文安奉祠歸家。先生登應天山。樂之。因爲建一精舍。以居文安。卽所謂象山者也。文安既卒。先生以丙辰訪朱子於家。問其何故而來。先生以書院頗少書籍。因購書故至此。朱子曰。緊要書亦不須幾卷。某向來愛如此。其後思聚者必散。何必役於物。自文安論心學以來。讀者多以爲不講讀書之功。然朱子告先生語。卻合文安之旨。世人不盡知也。先生之行。朱子又贈之以詩曰。象山聞說是君開。雲水參天瀑響雷。好去山頭且堅坐。等閑莫要下山來。以時方嚴黨禁也。（修）

祖望謹案。劉季章嘗言告子是孟子弟子。世昌曰。孟子於弟子皆姓名之。告子獨稱子。蓋同時著書之人。象山於告子之說。亦未嘗深非之。而或有省處。考亭謂其滿腔子是禪。蓋以此。則先生晚年亦爲朱學矣。

知州詹默信先生阜民

詹阜民。字子南。（梓材案。先生號默信。見其門人喻可中傳。）遂安人。累官宗正寺丞。兼駕部郎中。知徽州府。先生初見象山。象山言後世學者。溺於文義。知見繳繞。蔽惑愈甚。先生退而盡屏諸書。後來疑其不可。問之象山曰。某何嘗不教人讀書。他日待坐。象山曰。學者能常閉目亦佳。先生遂學靜坐。夜以繼日。如此者半月。一日下樓。忽覺此心已復澄瑩中立。竊異之。擬質象山。象山曰。子何以束縛如此。乃自吟曰。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豈不快哉。先生釋然。

附錄

陳北溪答趙季仁書曰。象山本得自光老。（道光號佛照。）今楊袁門下。多是引接僧道等人來往。以爲覺者甚多。此間九峯僧覺惠者。詹喻願皆以其得道之故。與之爲朋。詹悟道時。嘗謂他證印法門傳度從來如此。然則此一家學問。分明是空門宗派。縱待說得精微玄妙。不過是彌近理而大亂真。（補）

祖望謹案。子南以淳熙六年侍學於陸子。自言初見請教大旨。以當職義利公私之辨。又案。子南嘗從張南

軒遊。以所類陳泗言仁者察之。終不能仁。及見陸子。始解。然子南所言。漸近頓悟。絕類慈湖遺書中語。是乃陸子之學。所以招後人之識者。

縣丞利先生元吉

利元吉。字文伯。盱江人。文安高弟也。梓材案先生紹熙元年進士。互見鄧直齋傳。佐邑金溪。文安子伯微將師事之。先生謝不敢。參魏鶴山集。

陳先生去華

陳去華。廣中人。象山問之尋常與點一段。如何理會。答以理會未得。屢問。屢答如前。象山強之。說曰。三子只是事上著到。會點卻在這裏著到。象山詰之曰。向道理會不得。今又卻理會得。從比頓有省。自彼聽話一月。前十日聽得所言皆同。後十日所言大異。又後十日。與前所言皆同。因作十詩而別。是時廣中皆得南軒之教。謂之南方之學。先生歸而變之。學人謂之北方之學。

進士諸葛誠之先生干能

諸葛受之先生口（合傳）

諸葛干能。字誠之。會稽人。淳熙進士。以乾道八年見陸子。遂學業焉。先生嘗以書貽朱子。論曹立之墓表事。欲解兩家之爭。先生有兄字受之。佚其名。亦師陸子。同邑胡達材。亦以乾道八年侍陸子。稱其資質甚美。天常亦厚。及其問學。以爲若有神明在上。在左右。則陸子非之。（修）

宗義案諸葛誠之學問於朱陸。二家相難。誠之以學徒競辯爲非。言之於晦翁。亦愜然其言也。象山言誠之嗜學甚篤。又有筋力。朋友間尤所賴者。

梓材謹案。謝山爲俞默翁傳云。山陰胡達材兄弟。亦師象山。而諸葛誠之往來諸儒之間。又奉臨川帖子二。明言諸葛誠之非陸子之徒。而其修傳云云。蓋據象山年譜而言。

附錄

口口口口。誠之資質確實。有志世故。心實愛之。但恐未免爲才使。（補）

又曰。誠之明決有力。向來良得其助。但義理儘少涵泳。辭色間多與人忤。（補）

又曰。誠之誠長進。但向來相聚。見其病多在矜之一字。嘗力告之。若不痛於此下工夫。則思慮雖親切。終必失之。（補）

知軍石天民先生斗文

石斗文。字天民。新昌人也。隆興進士。臨安府學教授。史丞相薦其學行。遷樞密院編修。上書論曰。朝事譬之千金之家。必嚴大門。以司出入。一旦疑守者而創開便門。不知其私之微。甚於大門也。知武岡軍。（補）

侍從石應之先生宗昭

石宗昭。字應之。新昌人。與兄斗文同問學於朱呂陸三氏之門。初爲象山所喜。復感於異說。而祭東萊之文。以爲石火電光。是區區者之不足恃。象山見之。駭其迷繆。尋先生異時書問一束封之。題曰。石應之公案。已而會於臨安。以公案示之。先生欲持去。象山曰。不可。觀足下神思。今不能辦此。此書非吾相對剖伏。亦長物耳。以進士第授無爲軍教授。積官至侍從。象山謂高宗商曰。觀應之容貌言論。與曩者判若二人。今遂居臺閣。益令人疑之耳。

祖望謹案。石應之由祕書正字直華文閣侍御。史公揆孫也。公揆以劾秦檜廢。然嘗攻伊川之道。

判軍孫燭湖先生應時

孫應時。字季和。餘姚人也。學者稱爲燭湖先生。父介。胡宗伋高弟。以古道著。所稱雪齋先生者也。先生八歲能文。師事象山。以進士尉黃巖。朱子持常平節。一見卽與定交。任滿。士民欲置田宅留居之。辭不受。邱忠定公帥蜀。辟先生以行。是時吳氏世將。蜀人畏之。會吳挺疾忠定。遣先生視之。以覘其軍情。挺感有所贈。先生辭不受。歸告忠定曰。挺行且死。然其子曦必叛。宜因其死。遣統制權領其軍。而檄總領楊輔兼利州安撫以節制之。別選將才。以革其世將之弊。忠定然之。及挺死。如其策。知常熟縣。已代矣。太守以私憾捃摭之。謂其負倉粟三千斛。其實前令積逋也。士民爭擔負爲償。而太守愈不喜。竟坐貶秩。尋起判邵武軍。未赴卒。其後吳曦復入蜀。竟叛。朝臣訟言先生問學深醇。行誼修飭。見微慮遠。能爲國家弭患。請錄其後。詔補其子下州文學。先生家門雍睦。合體同居。所稱世友堂者也。（修）

宗羲案季和問學於朱陸之間。而所師者則陸也。

附錄

季和改常熟令。大興教化。立子游祠。朱子記之。以爲武城絃歌之化。復見於今。季和以乾道八年見陸子。其後親詣槐堂受業。亦嘗問學於朱子。

中散胡達材先生拱

胡拱。字達材。東浙人。象山言其資甚美。天常亦厚。但前此講學。用心多馳騫於外。而未知自反。

梓材謹案。姚江胡氏譜載先生爲紹興壬午鄉舉。贈中散大夫。

提舉胡崇禮先生摠

胡搢。字崇禮。德材之弟。質性類於其兄。孫燭湖稱其天資如古人。樂善急義。若嗜欲。官至浙西提舉茶鹽司幹辦。二子衡術。(修)

教授陳先生剛

陳剛。字正己。盱江人。(雲濠案一作建昌之歐江人。)以進士官教授。初見象山而歸。傅子淵問之。先生曰。先生諄諄只言辨志。象山言涵養是主人翁。省察是奴婢。先生不以爲然。象山曰。足下才氣邁往。而學失其道。凡所經營。馳騫者。皆適以病其心耳。晦庵謂學者曰。象山之喜正己者何事。葉賀孫曰。喜其有才。

祖望謹案。正己早與劉惇叟同師陸子。甚稱許之。已而先生遊浙中。師同甫。又師東萊。陸子貽止齋書。嘆其半途異志。慕用才術者也。朱子亦深不喜之。言其輕薄資質。本自勞攘。又爲同甫伯恭教以權數。其叛陸子於諸人爲最甚。其錄象山論學之語示人。謂顏子悟道。後於仲弓。孟子無如告子何。易繫辭。決非夫子作。朱子謂正己甚乖。蓋卽譏其輕薄之習。今觀陸子集中。全無此等議論。

朱先生惇

朱惇。字濟道。金溪人。與其弟亨道泰。年皆長於象山。而師事之。先生言象山所以誨人者。深切著明。大概是令人求放心。不復以言語文字爲意。其有意作文者。令收拾精神。涵養德性。根本既正。不患不能作文矣。一日。問自見先生後。臨事惟恐有失。反不能如前之勇決。象山曰。子卽今自立。正坐拱手。自作主宰。萬物皆備於我。有何缺闕。先生嘗與象山亨道同與鵝湖之會。亨道以元晦不能無我。不能如伯恭之虛中也。

附錄

朱濟道力稱贊文王。象山謂曰。文王不可輕贊。須是識得文王。方可稱贊。濟道云。文王聖人。誠非某所能識。曰。識得朱濟道。便是文王。

朱先生泰

朱泰。字亨道。金溪人。與其兄濟道偕事象山先生。嘗從鵝湖之會。謂朱子欲人先博覽。而後返之守約。象山欲先發明其本心。而後使之博覽。以此不合。然發明之說。未可誣也。元晦見二詩有不平語。似未能無我。本曰。伯恭慮陸與朱議論猶有異同。欲會歸於一。其意甚善。然伯恭蓋有志於此。謂自得則未也。先生之言。在象山弟子中。蓋亦錚錚者。視濟道當過之。然直言東萊未能自得。亦似乎易其言。先生之自得者。其已足與東萊角乎。象山弟子坐累在此。(修)

李好古先生伯敏



符先生初（合傳）

李伯敏字敏求一字好古高安人也少時嘗與其宗人交訟於官劉靜春清之見之爲說易之訟家人二卦先生瞿然卽以訟贖市程傳歸遂爲學者先生又嘗以書通問朱子朱子答云向來見陸剛定所聞如何若以爲然當用其言專心致志庶幾可以有得不當復引他說以分其志若有所疑亦當且就此處商量不當遽舍所受而遠求也東問西聽以致皇惑徒資口耳空長枝葉是以有問而未敢對也先生得書遂終身爲象山之學不復名他師同時有符初者字復仲蓋符敏之族人也亦師象山而以書問朱子答云見陸丈回書其言明當且就所持守自見功效不須多疑多問卻轉迷惑也（修）

宗義案敏求問下手工夫象山曰能知天地之所以予我者至貴至厚自然遠於非僻敏求曰非僻未嘗敢爲象山曰此是硬制將來甚費力敏求曰以今年較之去年殊無寸進象山曰當爲者有時而不能爲不當爲者有時而爲之此是不長進若泛然求進不過欲以己先人此是勝心他日謂敏求曰吾友近來精神都死卻無向來臺臺之意不是懈怠便是被異說壞了夫人學問當有日新之功今吾友守定如何得活敏求由是精進嘗有詩云紛紛枝葉漫推尋到底根株只在心莫笑無絃陶靖節箇中三嘆有遺音象山首肯之

附錄

問伯敏云作文如何伯敏云近日讀得原道等書猶未成誦但茫然無入處先生云左傳深於韓柳未易入且讀蘇文可也此外別有進否吾友之志要如何伯敏云所望成人目今未嘗敢廢防閑先生云如何檢防閑伯敏云爲其所當爲先生云雖聖人不過如是但吾友近來精神都死卻無向來臺臺之意不是懈怠便是被異說壞了夫人學問當有日新之功死卻便不是邵堯夫詩云當鍛鍊時分勁挺到磨礱處發光輝磨礱鍛鍊方得此理明如川之增如木之茂自然日進無已今吾友死守定如何會爲所當爲防閑古人亦有之但他底防閑與吾友別吾友是硬把捉告子硬把捉直到不動心處豈非難事只是依舊不是某平日與兄說話從天而下從肝腑中流出是自家有底物事何嘗硬把捉吾兄中間亦云有快活時如今何故如此伯敏云固有適意時亦知自家固有根本原不待把捉只是不能久防閑稍寬便爲物欲所害先生云此則罪在不長久上卻如何硬把捉種種費力便是有時得意亦是偶然伯敏云卻常思量不把捉無下手處先生云何不早問只此一事是當爲不當爲當爲底一件大事不肯做更說甚底某平日與老兄說底話想都忘了伯敏云先生常語以求放心立志皆歷歷可記先生云如今正是放其心而不知求也若果能立如何到這般田地伯敏云如何立先生云立是你立卻問我如何立若立得住何須把捉孔門惟顏會傳道他未有聞蓋顏會從裏面出來他人外面入去今所傳者乃子夏子

張之徒。外入之學。會子所傳。至孟子不復傳矣。吾友卻不理會根本。只理會文字。實大聲宏。若根本壯。怕不會做文字。今吾友文字自文字。學問自學問。若此不已。豈止兩段。將百碎。問近日日用常行。覺精健否。胸中快活否。伯敏云。近日別事不管。只理會。我亦有適意時。先生云。此便是學問根源也。若能無懈怠。暗室屋漏亦如此。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何患不成。故云君子以自昭明德。古之學者爲己。所以自昭其明德。今之學者。只用心於枝葉。不求實處。孟子云。盡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矣。心卽是一箇心。某之心。吾友之心。上而千百載聖賢之心。下而千百載復有一聖賢。其心亦只如此。心之體甚大。若能盡我之心。便與天同。爲學只是理會此。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何嘗騰口說。伯敏云。如何是盡心。性才心情。如何分別。先生云。如吾友此言。又是枝葉。雖然。此非吾友之過。蓋舉世之弊。今之學者。讀書只是解字。更不求血脈。且如情性心才。都只是般物事。言便不同耳。伯敏云。莫是同出而異名否。先生曰。不須得說。說著便不是。將來只是騰口說。爲人不爲己。若理會得自家實處。他日自明。若必欲說時。則在天者爲性。在人者爲心。此蓋隨吾友而言。其實不須如此。只是要盡去爲心之累者。如吾友適意時。卽今便是牛山之木一段。血脈只在仁義上。所以令吾友讀此者。蓋欲吾友知斧斤之害其材。有以警戒其心。日夜之所息。息者。歇也。又曰生息。蓋人之良心。爲斧斤所害。夜間方得歇息。若夜間得息時。則平日好惡。與常人甚相遠。惟且盡所爲。浩亡不止。到後來夜間。亦不能得息。夢寐顛倒。思慮紛亂。以致淪爲禽獸。人見其如此。以爲未嘗有才焉。此豈人之情也哉。只與理會實處。就心上理會。俗諺云。癡人面前不得說夢。又曰。獅子咬人。狂狗逐塊。以士打獅子。便徑來咬人。若打狗。狗狂只去。理會士聖賢。急於教人。故以情以性以心以才說與人。如何泥得。若老兄與別人說定。是說如何樣是心。如何樣是性情與才。如此分明說得好。剗地不干我事。須是血脈骨髓。理會實處始得。凡讀書皆如此。又問養氣一段。先生云。此尤當求血脈。只要理會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當吾友適意時。別事不理會時。便是浩然。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蓋孟子當時與告子說。告子之意。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是外面硬把捉底。要之亦是孔門別派將來也。會成只是終不自然。孟子出於子思。則是涵養成就者。故曰是集義所生者。孟子之言。大抵皆因當時之人。處己太卑。而視聖人太高。不惟處己太卑。而亦以此處人。如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之語。可見不知天之予我者。其初未嘗不同。如未嘗有才焉之類。皆以爲才。乃聖賢所有。我之所無。不敢承當者。故孟子說此。乃人人都有。自爲斧斤所害。所以淪胥爲禽獸。若能涵養此心。便是聖賢。讀孟子須當理會他所以立言之意。血脈不明。沈溺章句。何益。

伯敏云。伯敏於此心。能剛制其非。只是持之不久耳。先生云。只剛制於外。而不內思其本。涵養之功不至。若得心下明白正當。何須剛制。且如在此說話。使忽有美色在前。老兄必無悅色之心。若心常似。如今何須剛制。(並象

山語錄

周先生清叟

周清叟字廉夫。雲縑案一作周廉夫。字清叟。黃元吉叔豐之僚婿也。同師象山。所記象山語。多論書易。其祭象山文有云。天爲斯文。乃生先生。指學者之膏肓。示入聖之門庭。不繼繞而支離。誠坦然而可行。暴之以秋陽之白。濯之以江漢之清。繼孟子之絕學。舍先生其誰能。

縣丞嚴守軒先生滋

嚴滋字泰伯。臨川人。端重明敏。象山嘗曰。始吾聞泰伯賢。今觀其氣象。聽其談論。乃可與適道者。累舉進士不第。嘗著十論。叩閭言事。不得用。郡守禮請爲學正。大新講舍。屬周平園記之。晚主彬陽簿。調縣丞。嘉定八年。列狀請於本州。以象山說法爲言。卒得賜云。所著有寄松隱稿守軒草錄。東征雜著。(修)

附錄

象山言泰伯只是好勝。見一好事便直前。余以爲卽做得。亦不是。事好。心卻不好。

祕丞林山房先生夢英

林夢英字叔虎。一字子應。大父自閩清徙臨川。先生與象山年相若。而篤信其學。途師事之。登淳熙二年進士。授祁陽簿。再調衡州法曹。所至整飭嚴明。爲部使者及郡守所知。每遇改官。五剡俱集。知武陵縣。大修學宮。教士。大守嘗延至郡庠講學。誨諸生曰。今之士。涉獵以爲博。組繪以爲工。倫胥陷溺。本心日喪。何學之云。聞者感發。通判靖州。討平洞蠻。知武岡軍。未上。退居城西金石臺。建樓藏書。徜徉其間。薛叔似辟爲安撫司參議官。甫六月。隨司罷歸。召除國子監丞。遷宗正丞。權工部郎。又遷祕書丞。權司封郎。奉祠歸。年踰八十。學者稱山房先生。(修)

張先生孝直

張孝直字英甫。臨川人。性孝友。恬於利欲。師事象山。窮理最密。其於先儒經學。心有未安。雖伊洛諸儒議論。亦不肯爲苟同。晚年與章節夫齊名。蔡介軒亦重之。(梓材案蔡介軒疑是蔡久軒傳寫之譌。)卒年七十七。所著有周易詩書語孟中庸口義五十餘篇。又有要言。渾象原意雜詩等藏於家。(修)

隱君饒止翁先生延年

饒延年字伯永。號止翁。崇仁彭原人。家臨川。魁岸個儻。初師文達公子壽。繼師象山。嘗稱其開豁有力量。先生淹貫經學。旁究律歷方輿技數之書。真西山極重之。隱居不仕。值歲歉。穀價翔踊。先生以錢米和糴。指天自誓。穀價定於此矣。捧斗度量。以米中錢數爲準。時斗米百錢。而先生所得僅六十五。遂爲定價。鄉人德之。太守欲薦於朝。

固辭而止。紹定三年，以避寇難卒於金陵。（雲濠案：梨洲原本云：明燭焚香，跌坐而逝，年八十一。）訃至，太守爲位於寺吳之。魏華甫題其石曰：有宋長者饒止翁之墓。（修）

司石鄒南堂先生姓

鄒斌，字俊甫，臨川人。博記敏識。初受學於李德章。陸氏門牆之感，自德章師文達公復齋始。而先生爲德章高弟，尋得鄧名世春秋學，嘗應省試。士多未省攸陽田所由失。先生曰：陽虎居鄆，入於讎以叛，繼以奔喪，經不書，諱之也。一日見象山問平日何學，以求放心對一語契合。鵝湖之會，先生從行。登嘉定四年進士，授德安司戶。黃轅守漢陽，貽書叩所學，答曰：人能識孟子第一義，然後可以死見象山而不辱其門。制使使經理三關，措置有方。初開禧間，金犯應城，進士陸桂迎降之，邑免於屠。會宣司補官事覺，先生以春秋誅心之法定其罪。至汝魚湖訟，平漢陽獄，皆當人心。制使欲薦之，留於幕府。辭曰：制使性剛，某亦性剛，恐不相容。禮使吳柔勝命二子淵齋往師之。丞耒陽武岡，有案獄，辭連州縣。先生勘契成服，辜人稱神明。袁蒙齋甫作象山書院，欲延先生主其事，以老病辭。端平更化，趙汝談薦之，有旨都堂審察，不赴。除嶽祠致仕。所居南堂，藏書萬卷。陸子之門稱多學者，祇先生一人而已。有南堂稿，學者稱南堂先生。（修）

直閣趙先生師雍

趙先生師蒧（合傳）

趙師雍，字然道，黃巖人。淳熙十四年進士。（雲濠案：台州府志：然道官至朝議大夫直寶章閣。）與弟師蒧，字詠道，俱師陸子。亦兼學於朱子。先生嘗言：諸公傷於著書，而其心反有所蔽。意指朱子。陸子聞而非之，以爲必其心先有蔽，而言之蔽因之。故敢於著書，豈可言因著書而反蔽其心。陸子卒，先生致書朱子，言惜不及見兩家論辯有所底止。朱子答之，有微帶千金之語。蓋亦諷之。先生兄師淵，字幾道，卽爲朱子修綱目者。弟師夏，字致道，則朱子孫婿也。近作者亭淵源錄者，目先生爲叛徒。據先生之學，原是陸子分位多。然其於朱子，不過意見不盡合，今置之胡敏傳伯壽之列，則繆矣。（修）

包克堂先生揚

包先生約（合傳）

包先生遜（合傳）

包揚，字顯道，號克堂，南城人。（雲濠案：一作建陽人。）兄約，字詳道。弟遜，字敏道。皆師象山。初，先生在南豐時，嘗謁朱子。有讀書講學充塞仁義之語。朱子以告象山。象山亦大駭。答以此公好立虛論，須相見時，稍減其性。後遺

先生書責其怪。及象山卒。先生率其生徒詣朱子精舍中。執弟子禮。蔡李通之貶也。朱子將爲經營。先生以福祿已定。不必徒加勞攘。朱子善之。然先生嘗贊朱子語爲四卷。今多載入語類中。其間有先生平日之言。託於朱子。如所載胡子知言一章。以書爲溺心志之大害者。後黎靖德編朱子語。始削去之。象山嘗曰。某何嘗教人不讀書。故一聞先生在南豐時之語。斥之不遺餘力。而先生少時之見。埋藏八識田中。且欲以誣朱子。是真陸氏弟子之失傳者。固宜後世之人。直言文安師弟以讀書爲大禁也。敏道喜譚禪。見劉後村集。(修)

州守高先生商老

高商老。括蒼人。登進士第。歷官至撫州守。刻象山集。並其兄復齋集於郡學。自言嘗從象山遊。頗自奮勵。今老矣。學不加進。然而默識心通。豈欺我哉。初。先生知宜興縣。時朱子社倉之法。新奉詔施行。間有應者。莫能遠也。先生實始爲之。而治故瀆。疏積水。以防水旱。新縣中社稷之位。並作風雨雷師於其側。以虔祀事。又修學宮。藉閒田。以爲廩。斥長橋獄金以附益之。朱子皆爲之記。又稱其能教人從事於爲己之學。而不汲汲乎誇多鬪靡之習。以追時好而取世資。蓋亦深許其學也。先生守撫州時。嘗辟黃榦爲清江令云。(修)

通判孟先生煥

孟煥。字濟父。自鹽淵徙臨川。淳熙二年。進士。授徽州教授。准西總所幹官。知華容縣。通判陽州。知荆門軍。奏罷馬梁。歷新店三稅務。獨削浮征。人皆德之。再知饒州。除倉部員外郎。不赴。除廣東提舉。遷運判。調奏利民五事。皆見施行。官未滿。乞納祿奉祠卒。先生性孝友。執喪三年。雖有疾。不敢飲酒食肉。田廬遜諸弟。外舅芮氏無嗣。族人分其貲。留以待先生。先生曰。此芮氏物。吾何與焉。居官未嘗飾廚傳。以公清方正見稱。先生少學於臨汀楊方。又學文於莆田劉夙兄弟。長師象山。(補)

李先生雲

李雲者。與國人也。將家子。少時。欲合數百人爲盜。一日。見象山。翻然自悔。遂請業焉。亦嘗往見朱子。朱子以書告象山曰。李子誠不易知向學。但亦漸覺好高。鄙意且欲其著實看得目。前道理事物分明。將來不失將家之舊。庶幾有用。若便如此談元說妙。卻恐多無所成。反壞其天性。氣質卻未必如乃翁。樸實頭地。無有許多勞攘也。先生復見用於畢再遇帳下。稱良將。其家祠祀象山。以報其成就之恩。(補)

軍帥豐先生有俊

豐有俊。字宅之。鄞縣人。學於象山。先生嘗遊酒家。偶見小妓。疑其爲故人女。累目之。酒罷。女入曰。豐官人識妾否。

詰之。果故人女。先生曰。子且需之。先生與臨安尹有契。明日以告之。曰。吾僅有錢百千。從公更貸二百千。以爲嫁費。尹嘉其誼。卽召入府。厚奩具嫁。尹卽王宣子佐也。(補)

謝山跋豐宅之傳曰。四明諸志。俱不爲豐吏部立傳。祇上虞志有之。然不能具其顛末。吏部爲槐堂高弟。而傳不言其承學統。其贖孤女事。見行營雜錄。而傳不言其篤行。案後村哭吏部詩曰。江表依公稍自強。計聞朝野共淒涼。蠶移北府兵皆散。旆返西州宅已荒。又曰。康時才業未全伸。晚建油幢白髮新。畚土爲城塵滿面。握拳猶戰膽隨身。則吏部由京朝官出守藩時。蓋開禧嘉定之間。江淮方有兵事。而吏部蓋有助績者也。其夢吏部詩曰。老猶奮筆排和議。病尙登陣募敗兵。天奪偉人關氣數。時無好漢共功名。又曰。朝給贖錢方掩骨。家無餘帛可爲衾。然則吏部之節壯矣。其廉又可知也。他日當博訪其事。附之宋史。

### 提舉潘先生友文

潘友文。字文叔。金華人。德卽時之從子。象山稱其慈祥懇澗。一意師慕。善人。服行善事。嘉定中。官至提舉福建常平茶鹽公事。先生亦嘗貽朱子書論學。有不敢向外馳求。不作空言解會之語。亦槐堂之教也。(補)

### 張先生明之

張明之。字誠子。貴溪人。世居龍虎山中。父琬。爲高宗扈從勞臣。先生其四子也。先生之母周氏。爲陸氏中表兄弟。故先生從象山。先生有才氣。象山嘗貽書。謂其鄉人有斷斷不可志祿勳之意。雖不必學爲鄉原。而迫切糾急之失。所當戒云。(補)

### 進士周先生良

周良。字元忠。南城人。嘉定七年進士。其師象山最久。象山謂其心志專誠。故與言者必有感動。行檢嚴整。故與處者必有絕行。應天山書院既成。象山與彭興宗書曰。世昌相信之意甚篤。鄙意每欲世昌降意與元忠講切。元忠之學。固未可謂便是。然其篤實躬行之日久。有非泛泛所能及者。其所長處。如某亦就而取決焉。世昌未易輕之也。先生亦嘗問學於朱子。所謂把持此心。一念忽生。則此心反爲所引去者也。平時尤與羅樞密點善。(補)

### 隱君董心齋先生德修

董德修。字仲修。樂安人也。三赴漕試不第。遂決意仕進。曰。吾族自有顯庸者矣。何必入官。隱居力學。終日靜坐。潛心理窟。從之遊者。多有成就。學者稱曰心齋先生。(補)

### 知州危驪塘先生積

危積。字逢吉。臨川人。舊名科。淳熙進士。孝宗更名積。歷知潮州漳州。卒。學者稱爲驪塘先生。嘗遊陸子之門。陸子

嘗問學者曰有自信處否。對曰。只是信幾箇子曰。陸子徐語之曰。僕儒幾箇杜撰子曰。足下信得過否。學者不能對。問曰。先生所信者若何。曰。九淵只是信此心。驪塘嘆曰。學子所對所問亦佳。只是象山又高一著。此老極是機辯。然亦嫌其近於禪也。(補)

祖望謹案。驪塘此言。則晚年非純爲陸子者

梓材謹案。萬姓統譜言先生以詩名著。歷屯田郎官。上言國家治亂之故。忤用事者。出知漳州。後歸與鄉老爲率真會。所著有異齋集。驪塘和其弟也。又案。謝山劄記有驪塘說一條。今移入龍川學案。

幹辦吳先生紹古

吳紹古。字子嗣。安仁人也。從象山遊。任茶鹽幹辦官。(補)

梓材謹案。先生淑齋。象山與之書云。草廬在二池之間。欲名以濯纓。當爲書之。其一池曰侵月。見象山年譜。

章從軒先生節夫

章節夫。字仲制。學者稱從軒先生。臨川人。從陸子在象山中。終日不倦。以夜繼之。陸子嘗勉以硬豎脊梁。深造遠到。先生嘗取朱陸辭異旨同之處。集而疏之。名曰修和管見。晚年從學者益衆。著書數十萬言。皆發明諸經之旨。蓋自朱陸爭辯以來。陳止齋葉正則皆嘗欲調和之。卒莫能得。先生之書。實爲趙東山諸人之祖。(補)

縣丞游先生元

游元。字淳夫。撫州人。直祕閣經之會孫。爲人外和易而中介持。讀書必求古人用心之所在。尤深於易。嘗讀坎卦有契。幾忘寢食。服膺象山之學。論議平實。爲文健贍。以進士主安化簿。攝邑事。以理學訓士子。議減泉司鐵課以利民。邑鄰溪洞。凡訟關風化。必懇澗開諭。令其愧服。調縣丞。以長子鑾主南嶽祠。就養卒。陸氏門人自傅鄧諸子而外。以鄒南堂章從軒與先生爲著。(補)

教授高先生宗商

高宗商。字應朝。浙江人也。乾道八年侍學。尤與楊敬仲舒元賓相契。常任邕川教授。朱子與詹元善書曰。高教授所留意學校甚重。渠從子靜學。有意爲己。必能開導其後。先生以講義寄示朱子。朱子謂其發明深切。遠方學者得所未悉。必有感動而興起者。然但可謂初學一時之計。當更教以日用平常意思。涵養玩索工夫。弗使流於欲速助長之病。先生之官邕川。楊敬仲方在浙西。蓋淳熙十年以前也。其官階所至未考。(補)

教授李仲欽先生肅

李先生復(合傳)

李肅。字仲欽。橘園侍郎浩之子。其先世自南城徙臨川。橘園在高孝兩朝爲名臣。然最服象山之學。象山少年無意應舉。橘園力勸。始以周禮應試。先生少讀史記。至晏子御者曰。以富貴驕人者。雖妻子亦笑之邪。人服其識。登淳熙八年進士。授漢州司戶。攝理獄。以平反稱。調江西運使帳司。秩滿。例有送還錢。卻不受。當事因以廉史舉。先生笑曰。是足爲廉乎。監文思院中門。調衡州教授。訓士諄至。齋舍無所容。則闢武侯祠以居之。子復。字信仲。亦隨其父學於象山。(補)

知州徐先生子石。(附弟元德。)

徐子石。字勁仲。臨川人。性簡易。力學。嘗聽象山講集義義襲之說。具有省發。與范應鈴爲文字交。登慶元五年進士。主閩簿。再調鄂州錄事參軍。講邊防。著外治論十三篇上之。授西外宗教。改知溧陽。判光州。薦統領萬文勝可用。盜全寇淮。欲窺浮光。先生與太守嚴備。賊不敢犯。知賀州。陛辭。極言保邦防邊之要。上首肯。改幹辦諸司審計。巧外。得澧州而卒。先生視貨利若有所挽。不以窶貧少有所動。其居室壁間。無非前輩訓戒之詞。所著有西銘章句雜著。弟元德。字靜甫。學於其兄。寶慶二年進士。樸梁令。(補)

知軍晁先生百談

晁百談。(雲濠案西江人物志作伯談。)字文默。臨川人。大中大夫詠之曾孫。祭於春秋。登淳熙二年進士。授吉州教授。周平園稱其文。主管官告院。時權臣開邊。先生輪對。言內修不可忽。大舉不可輕。當舉剛正士以強本朝。巧外。知南康軍。陛辭。猶以除戎器飭邊備爲言。至郡。適旱蝗後。首罷科率之令。貴粟薄征。民無流徙。會奉祠。杖屨游廬阜。賦詩集爲歸田雜著。再起知道州。嘆曰。吾嘗慕元結爲春陵。當使萬物吐氣。惜老矣。恐不能踐斯言也。入仕籍四十年。家無餘財。有帶川集二十卷。先生學於象山。其授受言論不可考。(補)

進士王先生允文

王允文。字文伯。豐城人。乾道中進士。從象山遊。尤爲彭子壽所知。嘗介之於楊誠齋。示以所作虞雍公碑。有諒彼高宗之語。先生引詩諒彼武王正之。誠齋謝曰。一字之師也。子壽以論韓侂胄死貶所。嘉定初。先生袖諫章謁樓攻媿於京師。具劄劄。攻媿爲請於上。得徵贈卹。時人義之。有棲碧類稿。(補)

黃先生栢。(父文晟。)

黃先生椿。(合傳。)

黃先生斐。(合傳。)

黃栢。字達材。南豐人。其父文晟。篤學高行。當世稱壺隱先生。嘗與象山通書論學。故先生與其弟椿字康年。斐字



彥文。並學於象山。先是隱壺嘗得李延平所授朱子講義鈔成一卷。其後先生請朱子跋之云。彥文最爲陸子所稱。嘗令其誦屈子覽冀州。今有餘橫四海。今安窮之語。以厲其益壯之志。（補）

梓材謹案。先生父字世成。象山誌其墓。謂余不識世成。而得其爲人。比十數年。辱余以書。無曠時。若所嚴事云。

縣令俞先生廷椿

俞廷椿。字壽翁。臨川人。乾道八年。主南安簿。調懷安。兩易古田令。秩滿。充金國禮物官。還。特旨差江西安撫使幹會。大治奸民盜竊。因緣生變。大帥及禮使奏爲節制軍馬。先生廣布耳目。以獲盜爲鄉導。凡十八日平之。復富民監。再除新淦令。先生師事象山。個儻多大志。博通經術。嘗言周禮司空之官。多散見於五官之屬。先儒汨陳之。故因司空之後。而六官之譌誤。亦遂可以類考。著復古編。其使金而還也。因紀次其道路所經山川人物。與夫言語事物之可考據。以備采聞者。爲北轅錄。（補）

機宜邵先生叔誼

邵叔誼。（雲濠）朱子文集作叔義。象山之徒也。官機宜。象山嘗與之書云。君子之道。夫婦之愚不肯。可以與知能行。唐周之時。康衢擊壤之民。中林施置之夫。亦帝堯文王所不能外也。又云。今謂之學問思辨。而於此不能深切著明。依憑空言。傳著意見。增流益贅。助勝崇私。重其猜忿。長其負恃。蒙蔽至理。扞格至言。自以爲是。沒世不復。此其爲罪。浮於自暴自棄之人矣。又與之書云。蓋後世學者之病。多好事無益之言。假令記憶言辭。盡無差爽。猶無益而有害。况大乖其實。盡失其實邪。又云。茲得來示。方知窒塞如初。此乃向來不得眞實師友。講貫傳授。類皆虛見空言。徒增繆妄。今能盡棄前非。務明正理。則此心之靈。此理之明。誰得而蔽之。又云。得元晦書。其蔽殊未解。然其辭氣窘束。或恐可療也。（參象山文集）

繆先生文子

繆文子。象山之徒也。嘗云某始初來見先生。若發蒙然。再見先生。覺心下快活。凡事亦自持。只恐到昏時。自理會不得。象山云。見得明時。何持之有。人之於耳。要聽卽聽。不要聽則否。於目亦然。何獨於心而不由我乎。

附錄

象山語錄曰。繆文子資質亦費力。慕外尤癡。每見他退去。一似不能脫羅網者。天之所以予我者。至大。至剛。至直。至平。至公。如此私小做甚底。人須是放教此心公平正直。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某今日作包顛道書云。古人之學。不求聲名。不較勝負。不恃才智。不矜功能。今人之學。正坐反此耳。

又曰。人須是問時大綱思量。宇宙之間。如此廣闊。吾身立於其中。須大做一箇人。文子云。某嘗思量我是一箇人。豈可不爲人。卻爲草木禽獸。先生云。如此便又細了。只要大綱思。且如天命之謂性。天之所以命我者。不殊乎天。須是放教規模廣大。若尋常思量得。臨事時自省大。不到得被陷溺了。

江先生泰之

江泰之。亦象山之徒。嘗問某每懲忿窒慾。求其放心。然能暫而不能久。請教。象山答曰。但懲忿窒慾。未是學問事。便懲窒得全無後。也未是學。學者。須是明理。須是知學。然後說得懲窒。知學後懲窒。與常人懲窒不同。常人懲窒。只是就事就末。

徐先生仲誠

徐仲誠。口口人。嘗請教於象山。象山使思孟子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一章。仲誠處槐堂一月。一日。問之云。仲誠思得孟子如何。仲誠答曰。如鏡中看花。答云。見得仲誠也是如此。顧左右曰。仲誠真善自述者。因說與云。此事不在他求。只在仲誠身上。既又微笑而言曰。已是分明說了也。少閒。仲誠因問中庸以何爲要語。答曰。我與汝說內。汝只管說外。良久曰。句句是要語。梭山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此是要語。象山答曰。未知學。博學箇什麼。審問箇什麼。慎思箇什麼。明辨箇什麼。篤行箇什麼。

趙先生子新

趙子新。亦象山之徒也。象山稱歎其美質。謂人莫不有夸示己能之心。子新爲人稱揚。反生羞愧。人莫不有好進之心。子新恬淡。雖推之不前。人皆惡人言己之短。子新惟恐人以其失爲告。羣居終日。默然端坐。陰有以消夫氣習之矯厲者多矣。可謂人中之一端。但不能進境。可憂耳。或云。年亦未壯。答云。莫道未也。二十歲來。一日。子新至。語之曰。莫堆堆地。須發揚車前不能令人軒。車後不能令人輕。何不發揚。

邱先生元壽

邱元壽。邵武人。從象山聽語累日。自言少時獨喜看伊川語錄。象山曰。一見足下。知留意學問。且從事伊川學者。既好古如此。居鄉與誰遊處。元壽對以賦性冷淡。與人寡合。象山云。莫有令嗣延師否。元壽對以延師亦不相契。止是託之二子耳。象山云。既是如此。平生懷抱欲說底話。分付與誰。元壽對以無分付處。有時按視田園。老農老圃。雖不識字。喜其真情。四時之間。與之相酬酢居多耳。象山顧學者笑曰。以邵武許多士人。而不能有以契元壽之心。契心者乃出於農圃之人。如此是士大夫儒者視農圃間人。不能無愧矣。象山因言世間一種恣情縱慾之人。雖大狼狽。其過易於拯救。卻是好人剗地難理會。嚴松云。如邱丈之賢。先生還有力及之否。象山云。元壽甚佳。

但恐其不大耳。人皆可以爲堯舜。堯舜與人同耳。但恐不能爲堯舜之大也。元壽連日聽教。方自慶法。且云天下之樂。無以加於此。至是。忽局變色而答曰。荷先生教愛之篤。但某自度無此力量。誠不敢僭易。象山云。元壽道無此力量。錯說了。元壽平日之力量。乃堯舜之力量。元壽自不知耳。元壽默然。

梓材謹案。此從梨洲所節象山語錄移入爲傳。語錄原本元壽默然愈感。退嚴松別之。元壽自述自聽教於先生甚樂。今胸中忽如有物以梗之者。姑鈔先生文集歸而求之。再來承教。傳文未足備錄之。

口先生顯仲

口顯仲。佚其氏。嘗問象山云。某何故多昏。象山曰。人氣稟清濁不同。只是完養不逐物。卽隨清明。纔一逐物。便昏睡了。顯仲好懸斷。都是妄意。人心有病。須是剝落。剝落得一番。卽一番清明。後隨起來。又剝落。又清明。須是剝落得淨盡方是。

梓材謹案。以上六先生。並移象山語錄而爲之傳。

通判劉淳叟堯夫

劉堯夫。字淳叟。金溪人。年十七。師象山第三兄庸齋。尋師文達。最後師文安。嘗好閉目靜坐。乾道己丑。入太學。四試兩優。遂釋褐。時號走馬上舍。淳熙二年進士。除國子正。遷太博。陛對極言時相之失。以爲天子有私人。則外廷有具位。外廷有具位。則公卿有他愆。又口奏治天下在明辨乎邪正。是非之大者。退朝。上目送之曰。監司須得此人。時楊誠齋薦士於王淮。列朱子等六十人。淳叟與焉。謂其立朝敢言。劉光祖亦極稱之。言其排斥權倖甚勇。通判隆興府。已而淳叟忽背象山之學。言其大謬。朱子責之。以爲子靜之學。卽有未當。堯夫不可如此詆之。是其質薄。淳叟尋學禪。遂爲僧。陸子深嘆惜之。未幾卒。所著有弁藜齋集。(補)

謝山奉臨川帖子二曰。撫州府志言淳叟以隆興通判卒官。而或傳其晚年嘗爲僧。觀陸子與止齋書。言其

冒暑歸自臨江。病踰旬不起。可哀。此卽年來避遠師友。倒行逆施。極可悼念。春夏之間。某近抵城闔。見其

臥病。方將俟其有瘳。大振拔之。不謂遂成長往。然則府志卒官之說。似諱其事而爲之辭者。不然。何以有歸

病城闔之語也。朱子謂淳叟不意變常至此。某向往奏事時。來相見。極口說陸子靜之學大謬。某因詰之云。

若子靜學術。自當付之公論。公何得如此說他。此亦見他質薄。然其初問深信之。畢竟自家不知人。然則淳

叟先已叛陸子之學。後乃歸佛乘耳。考淳叟年十七。卽爲陸子弟子。始師庸齋。繼師復齋。其於槐堂講席之

誼最深。故朱子責之以薄也。朱子又言向年過江西。與子壽對話。淳叟獨去後。面角頭坐。都不管。學道家打

坐。某斥之曰。便是某與陸丈言不足聽。亦有數年之長。何故作怪。愚嘗謂陸子之教學者。諄諄以親師取友

爲事。且令人從事於九容。而弟子輩多反之。雖以高足。若傅子淵。俱有未免。斯所以累與朱子相左。要不可謂非弟子之失傳也。陸子嘗論門下之士。以爲淳叟知過最早。今觀草廬所作并藜齋集序。稱淳叟天質超特。人物偉然。而深悲其早達。不得久於親師。有微詞焉。則其叛教亦早也。淳叟之判陸與。事跡不著。而朱子論治三史事云。淳叟太孤揭。故生事。是卽陸子所云淳叟事殊駭聽。以爲後生客氣者也。淳叟與陳教授正己爲莫逆交。正己初學於陸子。已而學於同甫。已而又學於東萊。最後亦與淳叟同學。佛然朱子謂當淳叟用功時。過於正己。故及其狼狽也。甚於正己。則以淳叟直爲僧。而正己不過學其學也。淳叟初爲誠齋所薦。得預於六十人之列。稱其立朝敢言。風節固非苟然。孰意其未造之遷喬入谷。一至於此。是又與石應之曹立之諸君之以意見不同而更學於他人者。不可同年而語。

壘塘學侶

主簿危壘塘先生和

危和。字應祥。臨川人。壘塘之弟。開禧乙丑進士。主上元簿。再調隆興之南昌。未至官而卒。年六十四。先生與袁蒙齋善。其在上元也。簿舍爲明道舊遊。大開祠宇。廣養士員。真西山爲記其事。始築書堂於臨川。取陶靖節語。自號閒靜居士。（參袁蒙齋集）

梓材謹案。先生又號壘塘。見劉後村大全集。

會潭家學（象山再傳）

傅先生道夫

傅道夫。子淵從子。正夫之兄也。嘗問答於慈湖。（參魏鶴山集）

附錄

慈湖遺傳道夫書云。濂溪明道。康節所覺未全。伊川未覺。道夫昆仲皆覺。（補）

傅先生正夫（別見慈湖學案）

直齋門人

主簿傅琴山先生子雲（見上象山門人）

琴山門人

知州葉是齋先生夢得

葉夢得。貴溪人。號是齋。琴山之徒也。由進士授祕書丞。建石林書院。延盧玉溪陸梭山講學其中。有著述行於世。

(參江西人物志)

梓材謹案。先生與吳人字少蘊。號石林者。同姓名。黃文燾云。先生知撫州日。嘗刻琴山文于郡齋。世昌門人。

迪功陸先生持之。(別見象山學案。)

默信門人

喻先生仲可

喻仲可。字可中。嚴陵人。陳北溪與黃寅仲書。稱喻可中資質極是純粹。惜乎學問一偏。纏肌入骨。無可轉回者。初聞相訪。開懷說其學問來歷。及詹郎中悟道一段。殊無隱情。與他詳細剖折。確然固執。其祭詹文道。孟子千五百年後。得其傳者。惟象山。象山之傳。惟默信。未說默信。未嘗死。全用佛莊死而不忘底意。更何暇責云。默信。即詹也。(補)

梓材謹案。先生又為趙復齋高第弟子。復齋著易說。先生為之跋言。復齋疾甚。時入省。復齋謂曰。余病中見處。甚有進。始知平時之言。無一句用得。亦無一句用不得。

附錄  
陳北溪答李公晦書曰。浙間年來象山之學甚旺。以楊袁為陸門上足。嚴陵前輩。有趙復齋詹中郎者。為此學種下種子。趙詹雖已為古人。而中輩有喻願二人者。又繼之護衛。少年多為薰染。大抵全用禪家意旨。使人終日默坐。以求本心。更不讀書窮理。

祖望謹案。此段詆陸學都似有病。

文答黃先之書曰。嚴陵喻丈者。舊雖造師門。而後卻為象山之學。趙復齋者。舊雖來往師門。後亦從此學。士之為薰染者。長者有願平甫。少者有邵甲王震。

願先生平甫

願平甫。喻可中之流也。北溪與黃寅仲書云。平甫資質亦莊靜。叩其所學。乃詹揚所傳授。欲因其偏而為之救。絕口不出一言。累叩。但又手唱喏而已。又不如可中之無隱。其堅默如此。(補)

高先生公亮

高公亮。字和叔。餘姚人也。父國任。篤學言直。

從傳照間諸先生長者遊。咸嘉其志業。（參孫燭湖集）  
應之門人

知軍鍾先生穎

鍾穎。字元達。丹陽人也。石應之弟子。從事於有用之學。金人內犯。豐有俊帥淮西。薦其強敏廉白。時先生通判濠州。行守事。招來山東策應之士。資其策力。預從餉司得十萬石米。因修城練兵以待之。食有餘而幣不足。乃創憑田以待之。俟道通。易以官楮。已而金人至。內固城守。外成曹莊之捷。自是凡三至濠。皆不得逞。召赴都堂。已而知建昌軍。以疾不能赴。詳見漫塘劉文清公所作墓志。（補）  
燭湖門人

忠宣史滄洲先生彌堅（別見慈湖學案）

知軍胡先生衍（見下崇禮家學）

崇禮家學

侍郎胡先生衡

知軍胡先生衍（合傳）

胡衡。字衡道。累官禮部侍郎。弟衍。字衍道。知懷陽軍。皆胡摠子。（補）

梓材謹案。衍道一字晉遠。孫燭湖先生之壻也。蓋即受學於燭湖。胡氏譜載其爲嘉定辛未進士。知漢陽軍事。但謂贈中散大夫拱之子云。

南堂門人

參政吳退庵先生淵

吳淵。字道夫。宣城人。祕閣修撰柔勝之子也。幼端重力學。五歲喪母。哀慕如成人。嘉定七年進士。調建德簿。丞相史彌遠與之語。欲授以開化丞。先生對曰。甫得一官。何敢躁進。彌遠改容不復強。丁父憂。詔起復。力辭不許。復辭。且貽書政府曰。人道莫大於事親。事親莫大於送死。冒哀求榮。大節掃地。何以事君。時丞相史嵩之方起復。或曰。語得無礙乎。先生不顧。服除。差浙東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進權工部侍郎。歷知太平州兼江東轉運使。兩淮民流徙入境者四十餘萬。慰撫而開濟之。境內肅然。又知隆興府。歲大歉。講行荒政。全活者七十八萬九千餘人。知鎮江府。歲亦大浸。因先生全活者六十五萬餘人。丁母憂。服除。歷遷兵部尚書知平江府。兼浙西兩淮發運使。歲又大浸。因先生全活者四十二萬餘人。拜資政殿大學士。封金陵侯。賜褒纈堂忠勤樓大字。進爵爲公。巧祠。復起

爲觀文殿學士。寶祐五年。拜參知政事。卒。贈少師。（參史傳）

丞相吳履齋先生齋

吳履。字毅夫。參政備之弟。嘉定十年進士第一。紹定四年。都城火。先生疏請修省恐懼。以回天變。又貽書丞相史彌遠。論事以格君心爲先。端平初。歷官至紅東安撫留守。嘗陳九事曰。顧天命。植國本。篤人倫。正學術。廣畜人才。實恤民力。邊事當鑿前轍。楮幣當權新制。盜賊當探禍端。以直論忤時相。罷奉千秋鴻禧祠。改祕閣修撰。後以工部侍郎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建築隄堰。以備旱潦。至今民食其利。及知臨安府。乃論艱屯塞困之時。非反身修德。無以求亨通之理。俾祐十一年。由紹興府入爲參知政事。拜右丞相兼樞密使。明年。以水災乞解機政。又四年。授沿海制置大使。判慶元府。累章乞歸田里。進封慶國公。判寧國府。還家。以醴泉觀使兼侍讀召入對。論畏天命。結民心。進賢士。通下情。帝嘉納。拜特進左丞相。進封許國公。鄂州被兵。疏劾丁大全等。論國家安危治亂之原。由近年公道晦蝕。私意橫流。仁賢空虧。名節喪敗。忠嘉絕響。諛佞成風。時羣小側目。國事日非。適將立度宗爲太子。先生密奏云。臣無彌遠之材。起王無陛下之福。帝怒。先生以仇炎論劾落職。責循州安置。賈似道使武人劉宗甲毒之。先生鑿井臥榻下。毒無從入。復開宴趣赴。辭之者再。不數日。移寢就先生。遂得疾。曰。吾將逝矣。夜必雷風大作。已而果然。四鼓開霽。撰遺表。作詩頌。端坐而逝。時景定三年五月也。循人聞之。咨嗟悲慟。德祐元年。復官贈少師。著有履齋遺集。（雲濠案先生遺集四卷。采入四庫集部。）先生四維郡組。所至民不能忘。其在政府。時時以畜人材儲邊防爲亟。遺疏雖不盡傳。然其與史彌遠諸書。具載集中。猶想見嶽嶽不撓之概。詩詞激昂慷慨。在南宋亦不失爲佳手。是固不但其人品足重矣。（同上）

祖望謹案。吳毅夫疏言徐庚金等事曰。強敵入我堂奧。奸黨猶在衽席。外廷紛紛。蓋爲社稷。陛下若以正人。不當收召。則是君子不足恃。六經不足信。而孔孟之道可廢。萬一宗社輕搖。恐天下後世書之曰。亡國自臣。曆始。上爲之歛容。而隙由此開。

克堂家學

文肅包先生懷

包恢。字宏父。父揚。世父約。叔父遜。皆從朱陸二子學。先生弱冠。卽聞心性之旨。成嘉定十三年進士。累以軍功擢知台州。誅妖僧號活佛者。及知建寧。嚴禁淫祠。民俗不變。數膺劇郡。所至破豪猾。去姦民。治蠱謀。課益鹽。政聲赫然。積官至刑部尚書簽書樞密院事。封南城縣侯。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卒。年八十七。贈少保。諡文肅。先生在理宗時。經筵奏對。誠意懇澗。至身心之要。未嘗不從容諄至。度宗至比先生爲程顥程頤。少時文譽藉甚。既登仕籍。轉

爲功業所掩。史傳亦不及其著作。元劉壘隱居通議稱先生學爲時師表。爲文下筆任斧。根據義理。由其學力深厚。不可涯涘。故推重於後進如此。著有周禮六官辯敵帚稿略等書。（參史傳）

敏道門人  
寶章羅北谷先生必元（見下灑塘門人）

灑塘門人  
寶章羅北谷先生必元

羅必元。字亨父。進賢人。嘉定中進士。累官撫州司法。真西山入參大政。先生移書謂老醫嘗云。傷寒壞證。惟獨參湯可救。先生其今之獨參湯乎。通判贛州。上疏論賈似道。後以直寶章閣致仕。（參姓譜）

雲濠謹案。先生自號北谷山人。劉後村大全集先生墓誌云。公少師灑塘危公。嶺塘危公。壯爲性理之學。與柴中守歐陽鎮馮會講切。是則先生之師友可見矣。

梓材謹案。宋史先生本傳云。卒年九十一。且言先生嘗從危積包遜學。最爲有淵源。見理甚明。風節甚高。至今人猶尊慕之。則先生又爲包氏門人也。

羅先生晉君

羅晉君。字晉伯。進賢人。寶章必元從子也。早從危灑塘積嶺塘和柴蒙堂中守歐陽東谷鎮學。所居東偏萬竹中。作樓聚書萬卷。扁曰經訓。紅古心萬里記之。（參劉後村集）

北谷講友

柴蒙堂先生中守（別見邱劉諸儒學案）

歐陽東谷先生鎮

歐陽鎮。字伯禹。號東谷。嘗遺陸伯微書。自謂於象山之學有會心處。馮聖與吳規甫亦極稱之。清修篤孝。臨終脩然。（參袁蒙齋集）

梓材謹案。蒙齋文集止稱歐陽伯禹。考之劉後村集。誌羅北谷文。蓋卽東谷先生鎮也。又案。蒙齋所稱馮聖與。卽後村集之馮會爾。

馮先生會

馮會。字聖與。

仲欽家學



李先生復（見上象山門人。）

機宜家學

邵先生魯子

邵魯子。其父從陸子袁掣齋遊。劉漫塘送之序云。今之學者。喜立言以自見。夫太極氣之始。大衍供範數之元。不爲之圖。未易曉。而近世精一之傳有圖。心性之分有圖。皆爲蛇畫足。

梓材謹案。謝山節錄漫塘集此條而識云。魯子恐是邵機宜之子。故云其父從陸子袁掣齋遊。當查今姑如其說補爲之傳。以俟再考。

蟾塘門人

寶章羅北谷先生必元

羅先生晉君（並見鹽塘門人。）

東谷門人

羅先生晉君（見上鹽塘門人。）

會潭續傳

隱君陳靜明先生苑（別爲靜明寶峯學案。）

石氏續傳

州屬石靈翁先生余亨

石余亨。字成己。新昌人也。石氏世爲講學家。先生守先緒。以咸淳進士官明衢二州。見宋且亡。棄去。隱沃洲。自號休休翁。丙子之亂。轉徙萬山。嘆曰。吾家累世傳正學。（雲濠案兩浙名賢錄。作吾家更八九世。皆不失素業。）至予身益窮。然不死於盜賊。得奉遺體。以從先人於九原幸矣。又號靈翁。且爲銘曰。膠膠乎。申申乎。將久存以瘞予形乎。寧亟歸以全吾真乎。悲夫。時以致曲先生並稱云。（補）

靈翁門人

黃先生奇孫（別見潛庵學案。）

卷七十八 張祝諸儒學案

張祝諸儒學案表

張祝諸儒學案

張行成	呂凝之
謹氏門人	
王卿月	
並百源續傳	
祝泌	廖應淮 見下杜氏門人
	傅立 程直方
	祝氏續傳
朱元昇	子 仕可
並邵學之餘	子 仕立
杜可大	廖應淮 彭復初 傅立 見上祝氏續傳
王氏續傳	附吳俊
荆	李俊民 別見明道學案
並邵學別派	

祖望謹案。康節之學。不得其傳。牛氏父子自謂有所授受。世弗敢信也。張行成疏通其紕繆。遂成一家。玉山汪文定公雅重之。其後如祝子涇。又稍不同。至於廖應淮之徒。則益誕矣。康節本出於希夷。其後卒流而為應淮。所謂必復其始者與。述張祝諸儒學案。

梓材案。張呂二先生傳。黃氏本附康節學案。謝山序錄別定為張祝諸儒學案。